



十二年上海歷史記

佐趣利托著
曾宗鞏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新裝
售價 0.30

22

George Little 著
曾宗鞏 譯

二十年海上歷險記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

二十年海上歷險記 一册

◆(S1481)

Life on the Ocean

or Twenty Years at Sea

每册實價國幣伍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 著 者 George Little

譯 述 者 會 宗 鞏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* 版 權 所 有 *
* 翻 印 必 究 *

五四九上

朱

(本書校對者蔡仲宣)

原序

余友欲重刊美國文學家佐趣·利托所著小說，名曰二十年海上歷險記者，屬予書序弁首。余於文辭久荒，何能任此；顧情不可却，姑書此以應之，善否所不計也。

是篇文旨通暢，敘事明晰，爲上世紀遠涉重洋探險小說之善本。余愛讀之，以其較勝於他種之小說也。余瀏覽小說多矣，如斐麥摩·柯 (Femimore Cooper) 所著之小說，敘述海事甚多；但常讀之，輒使人發生輕佻侮慢之心。至於波羅·佐尼 (Paul Jones) 之書，雖改除怯懦腐敗之習氣，使航海之人讀之，精神爽豁，意氣和平；但以鄧那 (Dana) 及赫孟·麥斐 (Herman Melville) 兩氏所著之小說較之，又有不及之處。鄧赫兩氏所著小說，較勝於英國小說家無論已死者或未死者所著之書。

余平時所欽佩之小說作家，如彼得·升伯爾 (Peter Simple) 與湯姆·格林洛 (Tom

(Cringlelog) 日記。此兩人所著之小說，均與海事有關。書中敘事，一章比一章饒有興趣。至於美斐所著之 Moby Dick 一書，文詞高妙，語意深奧，恐未必有人能與之匹敵。其書描寫各種情況，實巧不可階。

至於小說，名曰桅前二年閱歷 (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) 一書，敘述航海之人，在海
上服務，無時無刻，無不受波濤之洶湧。是種職業，誠爲世界人事職業之最苦者。船上員司，以及水手等，在船上居住狹小艙位，工作時，站立桅前，由好恩角 (Cape Horn) 至加黎佛尼亞，如此長途航路，輪流值更，其辛苦狀況，恐非身臨其境者，不能闡述之。余深感前輩著作家，能將彼中之情形，筆之於書，并將船主或船東，當時虐待或輕視船上員司及水手各種情形而表顯之，冀船主或船東，改良其待遇，其功德豈不偉耶。

英國最著名之小說家，如鮑威 (Bulwer)、迪肯 (Dickens)、羅格士 (Rogers)、布洛亨 (Broughan)、摩爾 (Moore) 等，作書與達那 (Danna) 其書中，亦論及二十年海上歷險記一書。具云是書之性質，與達那所編之海上遠航一書之事大略相同。

達那海上遠航一書，由哈伯（Harper）書局於一八四〇年，刊以行世。按達那著是書時，僅二十五歲，而書中所敘述之事蹟，竟如此迫真，殊令人不解。

一八四八年時，佐趣·利托已五十二歲，彼時渠尚在海上服役，彼讀達那之書，有所感悟。以爲達那之書，所述之事體雖確，而尙有遺漏不實之點，所以佐趣著作此書，所述之事，比達那更深一步。如水手平時，在前艙飲食起居，談笑動作，無不一一紀錄之，使讀者更有興趣。佐趣之書，所述事蹟，比之Cupples Two Frigates 與 Melville Redburn，更爲奧妙。至於達那書中所述，彼乘 Brig Pilgrim 與 Ayacucho 等船，由美洲向新蘇格蘭各口岸航駛，彼時船上設備不週，其所受之痛苦，自不待言。

所以至佐趣海上歷險時，所遇之情況，與前此航海家所述者，大不相同。按佐趣遠航探險，首次所乘之船，名曰都洛摩號（Drum），其排水量六百噸，船上配置大砲二十六尊，員司水手等共計一百人。此船配設人數如此其多，砲械又如此完備者，實因彼所欲探區域，爲盜匪匯聚之淵藪，不得不作如是準備也。佐趣書中，所述登船後，卽受譴責，而彼乃逆來順受，其行狀實與達孚所著魯濱孫漂

流記 (Defoe's Robinson Crusoe) 所經歷之狀況，大抵相同。

佐趣之書，雖係百年之古本，但就文學方面論之，書中所述情節，實爲前鎗水手於航駛遠洋，在船上作爲談話之資料耳。書中所述，水手在船上，應如何遵守紀律，日間如何工作，並形容一百年前，航行海外，船上黑暗世界之狀態。水手初次登船練習，由高級員司，迫令認識繩索名目，稍有錯誤，則用繩索鞭扑其背。（見第一章）此種科罰，雖近嚴厲，但能使初登船練習之水手，可免除暈船之痛苦，亦磨練新水手登船練習之一法也。

余以爲佐趣之書，與達那或美斐所著者，大體相同。但與北冰洋獵鯨之小說，名曰 *The Nimrod of the Sea*（是書爲五十年前獵鯨者所著）者，略有不同。以其相隔五十年之時期，且所航行之區域殊異，所經歷之境遇，亦難使之一致也。

余閱讀此種小說，爲數甚夥，對於船上水手之叛變一節，大概均由於船主或船東虐待之所致。彼時航業之不甚發達者，恐亦受此種之阻礙也。

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六年之後，由帆船時期，改變爲鋼版船舶時期，應用特賓機等等。至於

船上水手之待遇，亦大加改良，大非古昔情況可比。然此書所述之情況，均係前此航海家所經歷之境，亦有研究之價值。余特書此數言，爲讀者作是書之介紹人可也。

格拉克羅西爾

正編目錄

卷上

- 第一章 決計乘桴浮海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初次領略風濤……………一一
- 第三章 練習天文勤求學問……………二二
- 第四章 南美航行識見增長……………二九
- 第五章 合恩角經商目視沿途狀況……………四〇
- 第六章 裝運淡水被人襲擊……………五四
- 第七章 海洋遇敵同伴傷亡……………六七

卷下

- 第八章 黎利佐海灣貿易勝利……………八一
- 第九章 歇威克海島獵捕海豹……………九〇
- 第十章 向印第安人收買獺皮運往他埠……………一〇〇
- 第十一章 阿威希海島男女來船參觀……………一一〇
- 第十二章 船抵廣東黃埔埠運貨回國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- 第十三章 航抵爪哇卽添購糧食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- 第十四章 好望角洋面突遇暴風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- 第十五章 波士敦碼頭回家休息……………一四〇
- 第十六章 第二次出海受冤被逮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二十年海上歷險記

卷上

第一章 決計乘桴浮海

今日何日，非一七九二年九月十二日適余誕生之辰乎？自問學疎才薄，蹉跎歲月，馬齒徒增，回憶二十年來，海上奔馳，自謀生活，箇中甘苦，嘗之已遍，不妨自述，作爲一書，以爲後學勸。余生於舊居美洲馬薩諸塞省，余父因執美國海軍之役，平日常須離家登艦，於是與母計議，收束家事，拋棄故居他徙，母意擬率姊等，赴坎拿大就舅氏居。因地學校名譽頗佳，若移居不特可減輕家擔，且子女得受良好教育。議決後，吾母卽率余及姊，就居於舅氏家。

舅氏家族，信奉耶教，屬於長老會，平日謹守教規，不敢稍涉懈怠，逢安息日，必虔誠誦讀聖經，習

爲慣例。舅氏不特對於宗教，守有恆性；即持躬涉世及料理家務亦有永久不變之方針，令人欽佩。舅氏待遇余姊弟，竟與自己所生兒女，毫無區別，平時嘗勸告其家族子弟云：「凡人務須練成勤謹，卽爲箇人自立之基礎。」此種訓詞，自幼穉之年，種入余之腦海，竟成爲余等一生處世爲人不二之法規。

余九歲時，父母命入羅斯布里文法學校，學習英文，及各種初級課程。該校教授認真，爲著名學校，上文已敘及之。余所習各種科學，均有進步，回憶當年在校，奮發勤謹，意興勃勃，亦不知從何而生，及今細思之，此種勵志求學之熱誠，多半係由舅氏居恆勸導提撕之所致也。余幼時，目視舅氏，每日飲食起居，動作行爲，均有一定期間，此種習慣，利益無窮，不特養成肢體，能耐受勞苦；且有此基礎，則事變之來，卽有剛毅果決之心以應付之，斷不至爲事物所誘惑，而改變其意志。

轉瞬間卽已兩年，余之學問，亦與年俱進。一日，念及余箇人將來究將奚若？此爲余第一次腦筋發育之思想，此思想由何原因，感觸而起，余未之悉。第念世事渺茫，余年尙幼穉，現時卽計劃箇人終身之事，誠恐事變無窮，非能預料及之。

余父由海外回時，皮膚均成赭色，余觀其容顏，即審其在海上飽受風波雨露之苦；而精神活潑，體幹健康，知海行之於箇人身體，不爲無益。父見余，必述其在海外所聞所見，并海上之生活狀況，父談次，有時聲色俱厲，寓有警告勸導之意，父母衛護子女之心，無微不至。所以凡有動作語言，常存誘掖，余父談次，均含有是種意味。余父云：「余不幸就海事，受風波，冒險阻，苦惱萬千爾等將來，當另圖別業，不可再作海上生涯，冒險受虧，徒取苦耳！」惟是余父言之諄諄，而余聽之藐藐，所以余父之言，不生效力。余年少性偏，滿擬效吾父離鄉去國，浮海謀生，此種思想，恆潮洄余之腦海，甚至懸想及登艦遠航，另闢他人未行之航路，余彼時在艦面指揮全艦人員，作種種工作，方不負余一生之宏願。

余遇有參觀船舶機緣，無不踴躍前往，并素性樂與航海者接談。余以爲世界交遊，惟航海者爲第一流人物，因其志願與余相等也。余之此種心思，日益迫切，似有不可制止之概。余父雖用各種方法勸阻之，終不敵余血氣壯旺之野心。一時竟忘其所以，違背余父一切嚴訓，決計無論何時，倘有機緣，即附入任何船舶，作海外之遊。

當余心緒紛亂之際，適家中僱用之園丁，爲余叔遠房親戚，此人前在海外謀食，歷充船舶水手，

余偵知之，私心欣慰。於是每晚，卽就此老人，詢其前在海上服務時，目之所見，耳之所聞，各種怪異離奇之事。老人云：「在船舶充當水手，能至外國各埠，目觀異言異服之人，奇形怪狀，不勝枚舉。所閱歷之山川景緻，風土人情，卽野史小說所敘述，亦未必如身歷其境者之有趣味也。」老人且言：「在海上無論充當水手，或其他職務，生活雖苦，興趣極多。蓋海上生活，精神活潑，陸上生活，暮氣沈沈，兩相比較，相去多多矣！余老朽無用，倘有兒子二十人，必令其全數航海。」余日夕聆園丁老人之言論，衷心如醉，航海之念，愈形迫切，余父及親屬所有一切勸言，均置之腦後矣。

乘桴浮海，爲古人處世無聊，激發牢騷之語。其意指指凡人若決計浮海，則其人之生命，聽憑海浪飄流。其實古人此種論調，與事實大不相符，海中風浪，雖不能免，但據老於航海經若干年之經驗，鬚髮斑白者，亦謂不若古人所云之甚。則古人之陳言，更不足壓服年輕有志浮海者之野心也。

余日常就園丁老人，聽其敘述海外故事，以老人爲親密之伙伴。甚至夢寐之中，恆現是種幻境，嘗整夜在睡鄉，航海十二箇月，雲山萬仞，寺塔千尋，宮殿輝煌，人物怪異，均在目前。此時余乘興遊行於通都大邑之中，四週均係新景象，比東方之文物，更見美麗，余正不知若何讚美之。蓋余之醉心航

海，殆已入於迷途。此種執迷不悟之魔力，極爲重大，似無法解釋而制止之。余正在夢中遊覽收樂之際，忽覺颶風暴發，波浪滔天，余身在海舶之中，任憑大風巨浪，飄流蕩漾，由極歡樂之境界，轉入極危險極困苦之狀況。余似自知此種無妄之災，均由箇人所自取，與他人無涉也。時光如逝水，條爾余之年力益長，余航海之念愈切，雖余父及叔父極端反對；但余志既堅，一似雖有若許艱辛，若干危險，亦甘於忍受而不悔也。

余在校四年級之學業，業已完成。他人以余之年齡與學識，可充一書記之事。適舅父與一戚屬，交情極爲密切，遂轉薦於克氏商行之貨棧，充司書之職。余得此消息，大爲失望，余平時腦筋所思想，心理所計劃，將來如許光大鮮明之願望與幸福，至此將一筆鈎銷，成爲泡影！余正灰心之際，承余摯友數人，竭力勸解，余之心意，遂漸轉移，姑允先就現有職業，再作良圖。

當余未離家就事之先，承余親切戚屬，用各種之勸導及調勉。言詞懇切，實足感動人心！所以其誠懇之情狀，余終身不能忘之。離家之前一日，薦引者喚余至其身伴，正色曰：「佐趣爾現亦進入處世謀生之軌道，後此之境遇，爾當自求之。不久，爾之性情，或將改變，即爾素所親愛親友所贈規勸之

言，恐將置之度外，但後來之造化及境遇，大半恃爾本身箇人之選擇耳。其後又作懇切之狀而言曰：「第一緊要，爾常常讀聖經，虔守聖經格言與十誡。聖經教爾敬奉上帝，親愛同胞，保重自己，處世爲人，要忠實勤謹，勿佔他人便宜，重視財東利益。如守此行徑，則爾可得終身謀生之大道理。」長者述此勸言時，眼淚由其兩腮皴痕，滾湧而下。余此時睹此狀況，不禁亦傷心流淚，承認長者訓誥良言而謹守之。

未幾，余離家之鐘點已屆，家人團聚敘別，耳鼓祇聞上帝錫福於爾等語。俄頃間，身已離家矣。經兩日路程，抵新亨姆州（New Hampshire）一小鎮克氏商行貨棧。此鎮距康尼特葛河約十二哩，與著名俾魯（Yellow Falls）瀑布距離相若。居民約有兩千戶。當時美洲人民，尙未繁殖，故該鎮已認爲重要市鎮。不特與美洲上部相聯絡，且與威蒙州（Vermont），不甚接近。余到貨棧時，頗承德氏家族，優予待遇。

余在貨棧，執行保管事項，事務繁多，致使素常所抱負航海謀生之志願，銷磨殆盡。惟是在此窮鄉僻壤之村鎮，司貨棧書記，其寂寞無聊之苦境，不問可知。抵是間尙未滿六箇月，卽有不願履行職

務之意。日夕思一臨繁華隆盛之海口，另謀生計。由是前此航海之思潮，又鼓動於腦海。余乘機潛赴附近口岸，參雜於人羣擁擠之中，自尋樂趣。甚至將應盡職務，逐漸廢弛。德氏睹此狀況，極爲不悅。渠爲人寬洪大度，余在貨棧，極承青眼相待，凡能適余之意者，無不竭誠允許。其家族之人，待余亦厚意可嘉。所以就余良心之公道言之，實余有負於德氏，德氏不負余也。

其後德氏偵知余所就之職業與志願不合，即馳書居於羅斯北里（Roxbury）余之親眷，求於波士頓商埠，代余尋覓一其他職業。仍藉余叔父援助之力，所求竟告成功。余得此消息，樂不可支，私心以爲目的已達。到波士頓就事，必較此間有興味。惟是承此間居停主人及家人之優遇，臨別時，實有留戀不捨之意。余自離叔家，不覺已十四箇月矣。及余至，舅父及其家人，待遇不如往時之誠摯，因彼等已預知余出外謀食，無穩定之性質，似有不慍。叔父見余，即厲聲呼曰：「佐趣爾行爲不當，棄去良好事業，及其仁慈忠厚之主人以余所見，現雖爲爾在波士頓另覓一良好之事，爾醉心航海謀生，不務正業，其結果，恐不過又演成前次狀態耳。」舅父言時，狀極嚴肅。余答云：「余此後當謹聽勸言，消除妄想。」在叔父家，滯留未久，即赴波士頓之畢查達武貿易公司賬房，充當書記。此間商業繁盛，

常有無數機緣，爲余將來發展之地。在此服務，與余之心意相合，所以與當事者及同伴夥友，相處均甚狹合。就職未久，凡貿易中祕訣，俱洞悉無遺矣。

余已面舅父，對於此次推薦之事，殷勤不懈，所以在該公司服務許久，諸凡妥善。余自思現既投身於貿易場中，當專心致意，涉獵其中之興味；不可因現時身充書記，職分卑微，而自暴自棄也。但爲時未久，事體變遷，竟將余新定之志向，完全推翻，心緒有如亂絲，余將來之造化，從此又大變更矣！

附近有一「都洛摩」輪船船主達博遼現正招集人衆，作太平洋長途之旅行。船上擬招八十人爲幫手。其中三十人，以年輕者爲合格。年輕應聘之人中，有數人爲余之摯友。余被邀登其遠行船上，友人於無意之中，勸余同行，以觀國外風光，增長少年識見。余於此道，本極醉心，特無機緣達到目的，一經片言鼓動，當時即以果決之言回答，允許卽日到船，結爲伴侶。此着定後，余卽回公司辦理未了事件。設詞向公司辭去職務。余平日所蓄航海遠行之志願，至此已進行毫無阻礙，私心欣幸！惟是此種行爲，恐爲余叔所不悅，而事勢如斯，亦祇得從權而已。余離公司後，經兩少年摯友，引見達博遼船主，余卽將余平時志願遠航之宗旨陳述之。船主以仁慈狀態待余，詢問余親友長輩爲誰？此種航

海遠行之事，經彼等之認可？余將前此舅父所薦之事，與余志願不合，毫無意味，故於中途棄置之。等語詳告之。船主云：「爾年輕人，不知世故，現爾所選擇之事，職務辛苦，并且遠航太平洋，有極大危險。在此未定之先，以余之意，爾當仔細斟酌，或與爾之摯友，或親屬計議方妥。倘爾果決計航海遠行，爾明日可再來，我再給爾正式答復。」余聆此勸言之後，即歸與良友商議。彼等均以余生平之志趣，既已如此，似無再商量討論之必要。余即時摒擋一切，以備次日到船。翌日，余復往謁船主，告以所囑已詳細考慮，現已決計隨船同行。船主登時允准，即於艙內給一鋪位。余即將船上之契約簽押，入艙聽候服務。時爲一八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事也。

「都洛摩」船所定之航路，係向美洲西北各海岸，繼至中國，其回程擬航抵合衆國。但據謠言稱此船遠航，係向西班牙海岸航駛，力迫西班牙與我國通商，不准西班牙船經營不合法之貿易等等。以上謠言，似有根據，因該船配砲二十六尊，員兵一百名。約有十五天之後，此船已預備解纜而行。該船大副愛洛以斜眼視余言曰：「小孩，爾當登岸，將爾身上所着之長外衣，調換一水手之短衣，方合爾開船航海之用」。

余此時在船，極爲滿意，以爲余平時理想及志願，竟成事實，深足慶幸。雖冒險境遇，卽在目前，亦所不計。此種冒險遠航之事，爲余箇人之志願，自己所揀選，加以摯友所鼓動，方克成功。但後此二十年所受艱辛勞苦之情狀，若何？讀者，未讀余之續篇，諒已測知其梗概矣。

第二章 初次領略風濤

余得悉十二月五日，爲余船放洋之期。余卽籌備行囊，購置小木箱一，以爲存貯書籍衣服及零件之用。余俟摒擋行裝一切完訖之後，卽運備所有行李登船。及余等抵船，剛攜行李至船上梯口時，卽晤見船上二副施克君，彼卽厲聲揚言曰：「爾兩小子，體質堅強，品貌俊秀，蒞此何爲？」語時以目斜視余等所攜之行李曰：「爾等攜此兩口小棺木，或許我船行抵好望角時，彼時船身倘有破漏，卽將此種木料，權作修船之用，亦未可知；現時無須此物，爾等當從速妥慎安置爲妙。倘或爲船東行抵是間，偶然遇見，恐將向爾等計算運備此物之運費耳。」施克君語訖，卽轉身他去。余等卽乘此機緣，迅將所攜來之物，於前艙覓一適當之區，妥爲收藏，並尋覓一睡臥之艙位。

余等將行李安置停妥後，又擬登陸一行。遂往謁施克君，乞假，彼正色曰：「爾等兩小孩，來此要求登岸一行乎？爾等年幼無知，尙未悉明日早晨，我船卽離埠放洋，凡船上人員，均須預先在船，以

備出發；倘彼時遲來，有誤行期，則此次行程，當爲爾等終身不忘之憾事也。」施克君言詞及其態度，印入余等之腦筋，永久不忘。余等受如此懇摯友誼之勸言，格外注意，決計於次日提早登船，以免延誤。

次日下午三點鐘時，船上員役，大多數均已齊集，預備放洋。船上繼續發表預備出航動作之號令。此種號令，凡航海之人均悉之。但余等係初次登船，其所發之號令，多半不能了解。惟是新來參加此次航海之人，爲數亦不少，對於行船學識，亦甚有限，余心又稍寬慰。未幾，船主發令，用拖繩將船拖前少許，將原有所繫之大纜，解去船首錨鍊，取出船錨，以便俟船身轉動時，離岸暫行拋錨之用。

按船上規章，凡船將拋錨時，必須先將錨鍊清理。船錨備妥，視港道之深淺，爲錨鍊長短之標準。預備或二十尋或三十尋之錨鍊，爲尋常拋錨之用。錨未下水之先，大部分之錨鍊，係旋疊於船首艙面，其餘不用之鍊，則繫繞於繫鍊旋轉盤之上。如此佈置，則船錨拋放下水之時，錨鍊立即隨錨下水，無稍窒礙。錨在船首前向，無所阻礙，及船身航至相當拋錨地位之時，船主即高聲揚言曰：「拋下」(Let go)。則船身即泊停於適當地位耳。

是日，天氣清和，風平浪靜，余船由碼頭已移泊於江心鑄位適當之區。未幾，船上人員，督率水手舵工等，細心整理船上各部位，整飭修潔，以壯觀瞻。余係初次登船之人，未諳船上人員之習慣，故瞥見是種之動作，私衷極爲詫異。船上二副發令，將所有船上繩索，拉緊勿令鬆散，桅上橫杆，以及所有繩索，收拾整齊。二副親臨各段，監視各種工作。余此時方悉船上勤謹奉公者，必能隨時整理船上各部位清潔，竟如婦女管理家務，必使其客室修潔，方足接待親友，以表示其管理家務之精神也。所以無論船上管理員航海之學識如何，於該船停泊港埠時，就俗眼觀察，該船外觀之整飭，至若何程度，卽知學識大略之概況耳。

余等將船上應行整理之事件，整理合於相當之款式後，卽奉令排班。分派四人一組，爲在港寄泊值更之舉。每值兩句鐘，方行交替。凡商家船舶，水手值更，本無定例，惟是余船此次所僱用手手，人數稍多，故行此令。值更者四人，兩人爲船上老練熟手，兩人爲初登船學徒而已。

未幾，船上人員及水手，均已到齊，祇待船主與醫生蒞臨，卽能起錨出海。船之行期，原訂於明日天曉放洋，所以船主與醫生，一時不至，或有其他事故，未可知也。

轉瞬入夜，鐘鳴八響，適值換更之時。兩人在船首值更，兩人在後段巡邏。余亦值更之一，余傾耳側聽，領港人某君，向一值更水手揚言曰：「爾當留意，如夜間風力改向，天氣變更，希即告我。至四點鐘時，即來喚我，幸勿忘記！」

夜氣深沈，未幾，全船竟成爲寂寞無聲之境界。余值更完訖之後，亦擬向睡鄉尋覓夢境，因余日間所執行之粗笨工作，爲余個人所自擇，故格外獻勤，無稍退縮，此時自應乘機休息，以保養精神。及余臥時，心血來潮，惡感叢集。計余現將離鄉去國，欲求家人摯友之慰藉，亦不可得！船上水手，性情暴戾，舉止乖張，不特親友已詳述之，即余個人，亦深悉之，今竟置身其間，與之爲伍。且船上地位窄狹，困頓是間數個月，恐難消受。二副性癖特殊，言詞傲慢，種種情形，在余腦海中，循環週轉。末後，思及余此次跟隨彼等航海遠行，恐無歡樂之景象也，但事勢已至如斯，雖欲回歸故里，重理舊業，亦不可得。且余生性驕傲，願望極奢，以此之故，遂決計仍照本來之志願，努力奮鬥，而求最後之勝利。

余在牀中，雖展轉不寧，迨至中夜，亦不覺朦朧酣睡。是夜，天氣平和，船身穩定，故得高臥。後因口笛尖聲，及水手頭目厲聲呼喊，水手齊集舵面之號令，余等遂驚醒。不久，均至艙面，彼時風平浪靜，似

可航行出口，但船主與醫生，尙未到船，一時不能移動。由是按照船上規章，照常工作，或清理船首水龍帆布管，或奉派洗掃艙面；或沖洗船旁，或抹擦船面各部位。大概新班水手，多充抹擦船艙各段之役。余亦充抹擦船艙之一。此種服役，讀者應知係尋常家居，由婦人女子執行之，凡人家婦女洗掃地板之後，必用乾布抹擦潔淨，在船上抹擦水汽，係用綿紗索縴，扎成一束，並加一木柄以代擦布之用，略有不同耳。洗掃之役完訖後，全船水手，分派充任船舶航行前應行籌備各種工作，如清理帆桅橫杆帆索，轉動轆轤，修補帆罩，及其他工作。至中午，船主與醫生，始登船預備出海。

余未將余船之噸備，及配用之人數，奉告讀者，殊爲忽畧，茲補述之：余船備重六百噸，船身堅固，設備齊全，堪充遠涉重洋之用。船上配用官員水手夫役等，計一百八十人，內有官員十八位，老資格水手六十名，生手者三十名。配砲二十六尊，多半係九磅與十二磅口徑者。船主名達博，遼年事約在五、六十左右，體格堅強，品行端正，心性溫和，待人接物，謙恭有禮，且學問優長，爲同僚所稱許。船主在船上，甚有類於一家之家長，有無上之威權，以處置一切事務。此次遠行，船主行爲鎮靜，督率有方，全船水手員司等，均欽仰其人而崇拜之。

船上大副，爲埃羅君，渠爲人機警，航海係其特長，惟生性暴烈，稍不順意，則怒形於色。船上人員，多不願觸忤之。彼對於航海研求有素，主持遠行之航務，尤其特長，所以船主極信任之。

船上二副，爲施克君，此人性情，上文已略敘之，彼之精明強幹，類似鑽石，竟如最濃海水之鹽，令人飲之，澀可舐舌。其人體幹不長，堅實而偉大，滿面風霜，他人窺見之，即能辯識其爲航海有經驗者。且手腕碩大，一拳能抵一重大鐵鎚之力，其粗莽可知。年齡約在四十五歲左右。生平能耐勞受苦，平時在海上服務，雖遇若大風波與危險，亦未曾退避，水手等稱之爲船上鑽鑿索結之大鐵針，雖結實在索頭，亦能強硬穿透之。

三副爲凱爾君，年約二十六歲，跟隨船舶練習航海，已有數次。其人年富力強，精明勤奮，亦可稱爲航海活潑之人才。惟職位低微，妒忌之心，形於詞色，所以一遇能發展其職權之時，即盡量行使之。因其居於船上最低地位，對於上級人員，又極恭順怡悅。以上爲此行船上員司大略之行狀也。余現已困頓此間，隨從此種長官，服役三個長年，其境遇如何，諒讀者能預料及。

余船是日中午，揚帆離埠之後，即向海外航行。第一日，風力甚微，天氣無甚更變，因此航行極爲

疲緩。晚飯之後，水手均瀾集於船之前段上艙，艙內有天花板，分隔爲兩段，水手係由艙面之艙口一梯進出。余此時在艙內，乘此機緣，默察同人等之行爲動作。有人唱高調，有人說古書，有數人圍繞一瓶甜酒暢飲，飲時慶祝其情人之壽，或祝其妻之康寧。在他向一隅，則又環圍一老水手，名查克者，此人爲軍艦退伍之水兵，常衆演講曰：「爾等亦知余當日在西北海岸，參預戰事之狀況乎？當余等戰敗西班牙巡洋艦之後，着絲襪，挾西班牙美女而取樂，其歡樂之狀況，有非言詞所能描做者！」艙內歡樂之聲，尙未息，而船上之鐘，已敲八聲。船上傳令照前此在港內時之班次，分段值更。未幾，傳令令前艙熄燈，水手等即熄燈就寢。及次早，天初曉時，即聞尖利號笛之聲，令全船水手，盡數齊集船面，起錨航駛。未幾，船身即依所定方向，逐漸進行。余船與他種商船，配置稍有不同，船首起錨機械，並非尋常之絞盤，乃係最新式起錨機器。其始，先將繫束錨鍊大繩，捲於輪軸，輪盤旋轉時，錨鍊逐漸收入船內。不久，即將船錨收回船內，機器靈便，所以工作逾形捷速，未幾，風力漸加，船上之帆，逐漸展用，即橫杆上之小風帆，亦迅速展揚，以助船身向左舷前進。此時二層風帆，飽受風力，船身迅速向波斯頓海灣奔馳而去。余此時方覺與故土別離，情狀悲慘，處此境地，無力挽回，祇有長吁短嘆，回首向他方窺

視而已！傾間，忽聞引港之人，代發命令曰：「放開第三橫杆之帆！」按商船規則，凡收放橫杆上節輕便之帆，爲船上新來水手之職務。如是，余卽應召，攀登後桅第三層橫杆，解放風帆，迅速報命，此爲余第一次演習船藝之工作。余手脚靈便，條爾完工，私衷自覺工作不落人後，幾有自驕自恃之狀態！

此時海上風力，不甚狂暴，桅上橫杆主要風帆外所附設之上下輕帆，亦卽解放，以助航力。及航近南達愷海峽時，風力向東，船難前進。無已，於下午三點鐘，暫行下錨，以待風勢。船主乘機發令，將大砲拉過，俾砲身與船身之首尾，平行成一直線，而求砲位之穩固。船上舳舻，及斜杆等等，亦設法束縛穩妥，以免遇大風浪發生窒礙。至下午六點鐘時，全班水手，應召齊集於艙面後段，分組值更，並分派某人應守某段之職務。按船上定章，全班分爲兩大組輪值：一班名爲右班，一班名爲左班，以示區別。每班當值四點鐘，祇有由下午四點鐘至八點時，此四點鐘又分作兩更，卽係由四點至六點，由六點至八點，俗語謂之「狗更」(Dog Watch)。不知取何意義，惟多此一次輪值，則二十四點鐘之班次，有週轉之便利耳。值更派定之後，右班卽開始當值，余爲右班之一分子，卽應命當值。施克二副，爲頭次之值更官，余又在不愜意之人部下服務，或亦命運之使然也。

值更職務派定之後，船主即向全班水手言曰：「我等同人，現已離埠，向遠道航行，此行或有危險，亦未可知；但余極盼爾等各人自守船規，勿稍干犯，凡船上長官均當敬禮之，各人各盡其職務。」並特向老班水班言曰：「余不准爾等任便欺凌或責罰年輕新來之水手，因彼等均係初次到船，對於船藝，自多未諳，無可諱言；其船上學識，與爾等初次到船時，大略相等。」言已，又向新水手揚言曰：「爾等初到船上，第一要順從，並須自己勉勵，將來即能爲優尙航海人員，如爾輩中有心欲學習航海藝術者，則余身後諸君，言時目向身後所立之大二三副注視均能指教，如氣候和平，爾等不當值，在前艙時，准許蒞臨後艙問難。」言已，又高聲曰：「爾等值更，須交替勿怠，在航路之中，倘有意故犯規章，則爲爾等自取之咎也。」等語。

次日早晨，風力轉爲西北向，余船風帆飽受風力，向大海前行。旋風力稍殺，船身航行又稍停頓。倏爾窺見柯得地角（Cape Cod）之燈塔，在南偏東向，船距燈塔約十五哩之譜。至下午四點鐘時，即遠離此地而不見其影矣。此時船雖航行前進，而船身不甚震動，余私心自揣，前聞他人所述，航海有暈船之病，余亦有戒心。但現時未覺有若何病痛，殊爲幸事。但至六時，風力暴發，船上解放小帆，以

滅狂力未久，大浪高湧，船身大爲震動，余此時五體不寧，驚恐萬狀，恨乏良術逃亡，以脫離此新水手之職務，因胃臟內部，擾亂不堪，實難忍受！

下午八點時，風力漸減。船主又令揚掛上幅之帆，並將第三之帆，摺疊兩摺而用之。

余係奉派右班值更，與施克君同時服務，上文已敘及之。計此時右班當值，由八點至中夜十二點，余爲此班之一分子，海浪不小，余覺通身極不舒適，船身擺動極烈，余之兩足，幾無力支持。當此身軀困苦期間，船上忽發號令曰：「拉緊橫帆繩索！」余卽遵令跟隨同伴，奔至船之後段，拉牽帆索，行未數步，船身忽遇一巨浪，突然震動，余身無力支持，立時顛仆。余受此顛仆之震，致使胃內存貯之物質，全數散佈於後段下風之艙面。按船上規章，後段下風艙面，爲水手不應踐之區域，余如此行爲，干犯船規，罪在不赦。

二副施克見余形狀，卽呼曰：「唉爾在海面，亦失足乎？先生！爾知船上後段下風區域，不許潑熱水拋灰燼乎？迅赴前艙，取一索把，將穢物抹擦潔淨。余此時神魂不定，所以抹擦工作，愈形笨劣，致觸施克之怒，彼登時捉余之臂，其狀極不雅觀，將余擒至中桅桅梯，罰余站立，並將帆索索尾結頭，交余

手牽執之。並揚言曰：「此二吋半短繩，爾先生當默誌其名號，假如值更鐘點完訖之後，爾不能記誦之，彼時余將此索頭加於爾背，爾知之乎？」其兇狠之狀，更有甚於余初次登船時。前次之暴虐行爲，已深刻於余之腦海；此次惡狀，更使余終身不忘也。余受激刺後，格外留心，未至值更交替之前，索頭之名號，早已默識，且站立約有一點鐘之譜，暈船之病，竟脫離余身而去。從此之後，暈船一節，再不與余爲難矣。

第三章 練習天文勤求學問

是日中夜，大副與右班水手當值，左班水手，在前舵休息。此時風力尙增加不已，後竟成爲大風。船在海中猛烈前進，海浪衝撞，船首作怒號之聲，竟如瀑布奔馳之狀。船主不得不將船之頂帆摺疊不用。新來水手，大發暈船之病。咒罵與怨恨之聲，參雜怒濤之響，令人不願預聞之。且艙底水濁氣難堪，加以前舵穢氣薰蒸，實難忍受。由是余四點鐘應享之黑甜鄉裏光陰，完全作廢。及聞水手頭目呼喊換替值更，余心反爲痛快。

余不久，卽現身於船面，舉目瞭望，祇見船在海浪澎湃中，顛簸不已。海洋寬闊，四面無邊，余初次見此景象，極爲驚愕。余此時始悉古書所云：「大海茫茫，渺無邊際」之語，爲不虛也。船身順風行駛，速率每點鐘約行八味之譜。中桅上帆，與前桅大帆，尙摺疊少許不用，因風力過猛，無須此全副風帆也。或云：余船現在航駛之區域，爲墨西哥海灣中之一大海流，名曰海灣大流（Gulf Stream）是流

與大西洋海水相連，海流之力不小，每點鐘約行兩三哩。余係初次離鄉出海之人，驟見廣海無垠，波浪如崇山峻嶺，船身渺小，浮沈飄蕩於其中，私裏有不寒而慄之概！

余正在恐慌無措之際，忽聽值更官員發令曰：「放下最上之橫桅！」余由前段經若干次顛仆，始行抵後桅，正在攀登後桅索梯，隨同伴工作，而當值官員，目觀余之行動蠢笨，誠恐一上索梯，墮沉海底，立即命余毋庸攀梯。迨此桅收拾停妥，全班水手，即分派充任早晨應有之工作，如洗掃艙面，整理風帆等等。

余今補敘數語如下，俾讀者知余船與他船有特殊之點：即余船與尋常帆船，稍有不同。因配砲不少，所以水手較多。水手分爲若干組，站立砲位，時常操演，與軍艦大略相同。水手中尙分作後段保衛隊，短衣隊，船首看護兵，及桅頂專責兵等等。按船上定章，水手經派定職務之後，各人應認真謹守其職責，船上除特別事體，多不號召全班之人，此爲余船水手擔任職務之大略情形也。至於摺帆或收帆時，或其他重要職務時，則全班水手，又須全體會同工作；但余前此聞之友人云：「商船水手，分爲若干組，值更時，祇有半打之數，在舵面服役。」余船之服役特別，殊不可解。

鐘鳴七響，爲左班當值之期。頭目吹早飯號笛，余卽隨衆就食。但余在船上，心神尙未穩定，對於早餐，極不舒適。無已，竭力支持，冒險行至廚房，沖一壺咖啡，以資調攝。

十二月九日，風力漸漸輕微。此時船已航至海灣大流之南段極點，是間尙有橫向潮流，波浪更形猛烈。發現無數海豚，狀如巨豕，在海中行動，竟有類於獵狗，追趕鹿羣，成羣結隊，向東北奔馳而去。船中有人云：「觀此現象，我船若再向前航駛，必遇大風。」凡海上航行之老水手，一遇見各事物變化之現狀，則知天氣，或風力如何變遷。此種之人，可稱爲天下最經驗者，因其所經驗之事實，陳跡俱在，並非無稽之談也。余前此遇一老水手，據稱彼有一次海行，在船上遇鬼。鬼係在船被人謀害之冤魂，鬼狀不揚，形同老鼠。每至中夜十二點鐘時，卽出現於船之前段上艙，在艙面徘徊不去。未幾，卽攀登桅盤，彼曾以物擊之，鬼物受擊者若干次，衆以爲必能消滅無存，孰知此鬼依舊在船，時常作擾，不稍間斷。老水手所言，近於迷信，殊令人不解。

風向爲西北西，繼續不改，至十四日，仍係是向。海豚所預兆之東北颶風，未曾實現，亦云幸矣。旣而風力與航向相合，船上桅頂第三橫杆之帆，又揚掛航駛。余此時對於船身之震盪，遂漸習慣，船上

同人稱讚余在海上可以立腳。胃力亦漸強，余腹內收納鹹牛肉餅干咖啡等物，不爲少數。此時不特身體強壯，且精神充足。遂決計從學習船藝，以應要需。不久，余能攀登桅之橫杆，收摺及解放輕便風帆，神速捷快，且在他人之上，私心自鳴得意。二副目睹余之精神活潑，工作勤奮，遂升余至後桅桅頂服務。

船在海上，航行順利，不爲事物所擾亂者，倏爾已度過數日。至十九日，聞中桅桅頂值更水手狂喊曰：「前面有一帆船，船上水手，均形驚愕之狀，而余箇人之心，私自歡樂。以余初次登船，在海上航行多日，除己船之外，海上空無所有，衷心恐怖，一聞此間亦有一船在海上航行，極爲欣慰！此船在余船之右向，航駛向西方向而去，余船與彼船相距較遠，所以無法與之通訊，殊爲憾事？」

過九日之後，風力改爲西南向，天氣漸煖，氣候溫和。船上水手，每日均有一定時間之工作。此爲余意料所不及，因余前此誤信友人之言，渠稱「船舶放洋之後，除航抵目的地，船上水手，無所事事」。且告余云：「彼時水手，在船舶上，優游自得，除飲食睡寤，及值更外，並無其他工作」。余亦深信，以爲水手在船上，如此快樂，不勝羨慕之至！及今余身歷其境，與友人所言，均係相反。計余後此在船三載，

除天氣惡劣，或船面當值外，凡充任水手，並無休息之時。總而言之，水手所作之事，竟如居家婦女家庭工作，永無休息停止之期，因其工作無完訖之日也。至於遠洋航行水手，值更甫息，轉瞬又復值更，且須治理船面之工作，如每日洗掃船面，修整風帆等等。此種規章，實係保守水手在船上身體之康寧，其用意殊堪欽佩。

數日之後，適爲余當值之期。余上船面，窺見天氣清和，風平浪靜，旭日初升，其景象之美麗，余早聞他人述及之，今竟親臨其境，私心極爲欣幸。余目視日球，由天涯逐漸升起，且彼時天際無雲，天邊秀潔，天涯線愈顯分明，日球更形偉大。余初次窺見此景象，不覺突生恭敬之念，默思天帝具有萬能，主宰宇宙間一切事物，有條不紊，實足令人崇拜而讚頌之。

余係村夫俗子，不諳海事。現時窺見船上水手人役，種種工作行爲，均形活潑有趣。船之前段木匠，同其伙伴，整理舢舨。水手頭目，監視水手盤轉繩索。船之後段艙面帆匠等，合力修補風帆。其餘水手，或打辮索結，或製索纜，或縫索墊，或製帆布小袋等等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余船此時，尙係南向航駛，風力爲東北之貿易風。至三十日，余窺見一船員測量月球。按天文理

法，推測船身所處地位，經度之數，爲東經三十一度。此種學問，余擬乘此遠航之機緣，留心學習之。

嗣余船航近赤道，在緯度北緯十二度，風力偏東，依此風勢，卽能航抵聖羅克地角（Cape St. Rognes）及航至該處附近之時，風力逐漸低微。忽聞老班水手，低聲耳語：「余船在此間，將行迎接水神之禮。」余竊聽彼等言詞，不甚理會；及目覩實情，亦不甚詫異。因船上人員，盼望明日能航抵赤道，故船上籌備迎接水神，及其眷屬迎接之禮。係兩老班水手，將一桶柏油燃着，放浮海面，口中讚祝海菩薩上船保佑一切等語。此種禮節，係於入夜天黑時行之，並嚴守秘密，勿令新水手預聞其事，殊令人不解！

正月八日，余船有一特別事故，茲特敘於下：是日，船上突然發生恐慌狀況，水手似有反叛不聽號令之概。因船主與官員突發號令，強迫新班水手，一律剪髮。水手抗不遵命，由是將未剪髮者，銅禁於前艙。艙內每次放出一人，以布蒙頭，兩目縛束，扶至艙面，強制剃頭。剃時所用之肥皂水，不甚潔淨，¹含~~有~~鐵銹之味。且剃刀笨鈍，竟如桶匠所用之灣刀相等。當時余等之頭臉，塗抹鹼水，執行剃髮者，

且詢問爾等對於此種長官命令，有甚不滿否，及余等擬開口答時，鹵水流入口內，味臭難堪令人欲嘔！刺畢，用鹹質海水，粗略一洗，始得自由。余至今回憶當時鹵水入口，勃然動怒，手足擾亂之頃，束縛兩目之綑帶，竟然脫落，余即能窺見全部之工作。余之行動特殊，大衆爲之嘩然。新班水手，遂合力反對此事。後經船上官員，及老水手用權力制服，即照常工作，秩序井然。前此所演一幕之怪劇，已如泡影耳。

第四章 南美航行識見增長

一月十日早晨，余至艙面，窺見海中琥珀魚、鯉魚、鮪魚等，成羣結隊，隨船行走，余初次見之，倍有趣味。伙伴設法撈獲多數琥珀魚，與少許之鯉魚及鮪魚，以供食品，其味新鮮，頗堪佐饌。因余等在海上航行多日，日間所食者，非鹹豬，卽鹹牛肉，雖隔日調換，惟久啖鹽味，脾胃幾將被鹽力所摧殘，突遇新鮮肴饌，均喜形於色。余船規章，與尋常船舶稍別，每逢安息日，給予水手額外粉料，充布丁之用，以示優待之意。

余船此時所受之風力，係東南向之貿易風，風勢得力，天氣極佳。船員乘此良辰，督率余等，修理船上所配置槍枝與手槍，及擦洗其他砲械子彈等等。水手頭目等，編製船旁所用索網，高約十呎，艙面豎立鐵杆，以供編製索網之用。此時船上水手，有志向學者，均有良好機緣，勤求學識。因船上人員，極熱心援助，凡年輕欲研求船藝或航海學術者，無不竭誠相助。所以此次年少之水手，肯用心求學

識者，獲益不淺。有一次，余適在船上飛橋舵機屋內，鈔寫本日航行紀事於余自用日記簿之內，適遇二副施克君當值，承其熱心指導。渠告余曰：「小孩子，我船前日航抵海灣大流，風狂浪大時，余恐爾初次海行，稍不經意，即翻跌於海，故未令爾攀桅解纜，爾亦知余之美意乎？自是日起，風平浪盡，如此等天氣船上工作，即僱用一打老年婦女，亦可執行爾等之職務。我船航過此緯線之後，即抵合恩角，(Cape Horn)船上事體較繁，凡在船水手，均應勤謹工作，且爾現既志願隨船遠行，海外水手之服裝，亦購置完備，余極盼爾保守良好心田，專習是種職業，因近來世風不古，凡上船充水手者，多半係偏聽其友誘惑之言，冒昧航海，或係商店學徒，不能忍受痛苦，背師逃亡，權就是種職業。此等年輕之人，性情疎惰，毫無奮鬥之心，所以在如許偉大之大陸，未有容身之地，無已，浮海而謀生計。其實此等人在海上練習，恐永遠不能成就，因既不能在大陸謀生計，如何能在海上求生活耶？水手與航海人員，名譽不佳，實受此等人之累也。余今切盼爾簡人掃除惡習，勤慎奉公，縱使此後航抵其他海灣時，突遇風暴，亦須勉力支持，且余前此在一船舶，航抵合恩角，忽遇西南暴風，船上桅頂風帆，立須摺疊，余等六人，奉令攀登桅頂工作，被風力推湧入海，葬身魚腹者三人，余等尙努力工作，不稍退怯，現與

余同餐之伙伴，尙能敘述余等當日在海中努力之精神也。

余雖傾耳默聽二副施克君之勸言，但心有未服。因彼所言，並不由衷，不足輕信也。彼平日在私人交際之時，頗有和藹可親狀態，及至艙面執行其職務時，凡水手偶有違犯規章，不稍寬恕。所以彼之勸告，雖似摯友諫諍之善言，理應銘感不忘，而余祇以二副之言視之而已。

余未出海時，曾聞船上水手聲稱，船行是間，有貿易風，風力歷久不變，天氣極佳。今余蒞臨是間，親歷其境，經七日之久，風向果不變換，氣候和暢。至十六夜，適余當值，余在後桅桅頂瞭望。按船上規章，天氣和平之時，凡當值水手，均應在桅頂瞭望。余此時在桅頂，處境寂寞，俯視海闊無邊，水清似鏡，仰察天上，月色如銀，思鄉之念，油然而生。遙想家人及親友之境遇如何，無從偵悉。余之隻身飄零海上，咎由自取。繼復瞭望四週之狀況，沉靜岑寂，景象森嚴，令人恐怖。此時祇見淡青之色，彌漫天空，一塵不染，月球由海濱逐漸升高，狀極美麗。余船在大海碧浪之中，蠕蠕而動，其情景美妙，雖精巧美術專家，或博學之士，未必能形容而描寫之！

余由是又追思少時所誦大關所撰聖詩。讚頌天帝手創如許偉大乾坤，且使日月星辰，陳列整

齊，循行有序，其殊勳偉績，凡人無從比擬之，祇有頌揚其功德也。今觀此現象，方信古聖之言，不我欺也。余此時處此寂寞無聊之境，萬念叢生，繼復思及前此余叔父日夕勸言，告余須耐守已成職業，力求上進，不可見異思遷，自尋煩惱。且航海遠行，辛苦萬千，恐非爾之身軀所能忍受；倘不聽，悔之無及等語。至今思之，實難忘當日老人維護之盛德。諺云：「不聽老人言，即受眼前苦。」余之痛苦，余自取之，怨天尤人，無濟也！

二月六日，風力不大，風向爲東南向，惟西南向有黑雲，極爲濃厚，雲向東北，飛行迅速。不久，恐有暴風。船員力促將所有小帆，收疊不用，橫桁之帆，收緊向船右，受風數分鐘之後，風帆及帆索，即收拾妥貼。海上突呈風平浪靜之態，再延數分鐘，暴雨與大雹，傾盆而至。狂風猛浪，船身立即歪斜，船舷幾沾水面。余方有此良好機緣，窺見船主達博遼，航海精明，駕馭船舶，手腕靈便。水手等英勇強幹，遵令工作，不稍退縮。當此危急之秋，全船竟能措置裕如，足見船主達博遼與船員及水手等，臨危不亂，實足令人欽佩！船上後桅頂帆，立時摺去，下風橫杆，大帆牽解鬆，任憑風力飄動，船舵向右邊搬動，俾風帆迎風航駛。其速力每點鐘能十二哩，船在洋面，竟如不羈之馬，奮勇奔馳，惟善騎者方能駕馭之。

是次狂風，經一句鐘後，風力逐漸減小。風狂時，船不能依照原定方向行駛，刻風力稍殺，將舵搬向下風，俾風帆吸受風力。船上現時所用之風帆，祇有中桅半疊最高之小帆，前桅之三角帆，中桅橫杆大帆，以及其他他帆，均已收疊不用。船在海面航行，極爲順利。

據船上老伙伴聲稱：「此次大風，頗爲猛烈」。而余等初次登船之水手閱歷較淺，未能辯識風力之輕重。惟於此次大風時，竟於渾渾噩噩之中，安然而過，實爲意料所不及，私衷深滋詫異。是種大風，經十二箇鐘點，始變爲東南風，風力平和。船依所定方向，繼續前進，無稍阻礙。

二月十八日上午十點鐘時，在桅頂值更水手，呼喊曰：「窺見大陸，窺見大陸」。此水手眼力佳妙，在桅頂窺見西南向隱約間有大陸之地。船上人員，得此消息，無不喜形於色。按是處大陸，係南美西南之達拉狄佛沽（Tierra Del Fuego）沿海之地。余船自從南達克海灣（Nantucket Roads）放洋之後，在海上航行七十天，與陸地睽違良久。忽聞將近大陸，船上人員，大爲欣慰。

未幾，風向改爲西南向，風力漸大，雨雹同時而至。至上午五點時，船上之人，能窺見斯特江海島（Staten Island）在西南向。至下午六點時，船向東向航駛，是間海上風力，較他處更爲暴厲。余默守

二副施克勸言，勉力奮鬥，雖大風巨浪，亦照常工作。同伴老水手，亦勸余以半副精神，爲船上服務；以半副精神，勤求學識，爲箇人將來謀進取地步。余卽本此宗旨，繼續進行。是夜，風力狂暴，余隨同船上水手三四十人，收疊中桅大帆。彼時風力過猛，加以雹雨傾盆，布帆偉大，收疊此帆，大爲費力。半點鐘之久，尙未能竣事。余兩手被風雨所衝，幾成殭物，手腕知覺之力，完全損失。誠恐稍不小心，卽跌入海中，隨浪而去，引用帆角餘繩，將身束縛於橫杆之上，以防不測。是次大風，將前桅頂帆帆索吹斷，尙有數箇小帆，被風撕成破絮，難以收拾。未久，余船船首向合恩角穹灣式大陸前進。余前已聞他人敘述，是間氣候惡劣，險象多端，初不信之，此次身歷其境，方知他人之言，非妄也。近數日來，天多陰黑，日月星辰，隱藏不見，海上巨浪連天，浩無涯際，耳鼓中祇聞疊摺前帆，捲起後帆，放鬆中帆等等之號令而已。此種航海狀況，若非海人自敘，箇中困苦之情形，誰能識之。

二月念七日早晨，風力漸狂。船員發令，摺疊中桅頂帆，留中桅斜帆航駛，卽能維持航程速率。風帆疊訖，風勢愈形增加，風狂則海浪愈大；浪大，則船身盪漾不定。致使余等在船面，立腳不能穩定，工作愈覺困難。廚夫因風浪過大，不能烹調食品，及其他飲料。而余自製之咖啡茶，亦被大風浪所摧毀。

雖懊惱於心而無從訴苦，徒喚奈何而已！

晚間九點鐘時，風力稍減。至中夜，復將尖頂之桅帆，揚掛航使。二十八早晨，風平浪靜，海不揚波。窺見海鳥，成羣結隊，在附近水面，翱翔游泳。余等用小繩與釣鈎，鈎尖繫食物，捕獲海鵝一。此鵝體格偉大，由兩翼之端計之，合十二呎十吋。後又獲一鵝，兩翼端十四呎。是間海鳥，除神鷹之外，以海鵝爲最大。未幾，捕獲野鴿數隻，交廚夫烹調，以充食品。船主發給水手，槍蕃薯、酸醋、糖汁等物。補助水手胃力。因海行多日，風浪顛狂，充水手者，大概食少事繁。前艙人等，已發現血枯之症。故船員寬給滋養食料，如鹽牛肉燴碎餅乾，名爲雜燴 (Tobscornac)，頗堪適口。水手等辛苦多時，驟得如此美品，樂不可支。

海面風力平和，船身徐徐前進。至下午四點，東方突現黑物一團，後用窺遠鏡窺測，始悉爲暴風。推擁黑雲，向東奔馳，勢極兇暴。船員發令，全船水手，合力工作，將橫杆降落，風帆收疊，橫杆帆索收緊，以防暴風。艙面剛整理妥貼，時狂風大作。船員將船首，正面向風，任憑波浪之衝打。入夜時，風勢更形兇惡，其景象實令人恐怖。雷電交加，波濤之聲，與雷聲互相震撼。巨浪如山，向船首衝撞，幾有吞沒全

船之概！余船儼重六百噸，實不足與之相抵抗；此時在巨浪中飄流，竟如乾果皮殼在水面，任憑浪力推送，船員無力駕馭之。船上體格堅強久諳風濤之水手，亦無所措其手足。至午夜時，巨浪衝散船尾舢舨一艘，及船尾斜向帆杆兩枝。遂流而去。此時船身，隨浪行駛，每點鐘速率，計十二咪。此次風浪之猛烈，不問可知矣。

三月一日早晨，風力稍減，波浪漸平。惟船從風勢航行之後，稍偏北向。至午刻，由天文測算，始悉余船之地位，係在南緯線五六度五八分。船在海中飄流，祇見碧水綠波，與長天相啣接，環視天邊，未見大陸山川之形影。惟以數理推之。係在合恩角（Cape Horn）之西向，計與此地角，相距必不遠矣。未幾，余船果繞合恩角航行而過。余在海中服務，已有日矣。工作時，振刷精神，勉力奮鬥。凡船上水手應作之事件，無不乘機練習。此時凡船上老成水手所能作之事，余亦諳練之，私心極爲欣慰。余於海行學識，進步如此迅速者，亦藉二副施克提攜之力也。彼既肯熱誠教導，使余不能不自勉勵，以成其培植之美意也。

三月九日，天氣極佳，風平浪靜。船員飭令船上水手，用大繩吊起大砲一尊，安於砲架，以備修整。

磨擦等事。但大砲砲身，初吊離艙面少許，拉牽大繩所繫小索之水手，一時怠意，將小索放鬆，以致吊砲之大繩震動，船身因之搖擺。大繩所繫之大砲，衝擊船上木匠胸次，木匠受此砲身重力之衝擊，登時失魂跌倒，衆以爲渠必赴天堂報到矣。後經船上醫生，細心援救，不久，卽有回生之望。木匠經此意外奇災，在船上不能工作，雖調治四箇月，尙未能回復原狀，其內部之受傷可知矣。

船上經此意外變故，卽將大砲及零件，收拾穩妥，暫行擱置，不再修整。此時海上風力尙佳，船員飭令水手，合力揚掛風帆，向前航駛。以現時之風勢推之，翌日，或能航抵馬沙佛拉海島（*Masara-fuera*），亦未可定。

按馬沙佛拉島，在南美洲合恩角附近一小島。島長六咪，闊四咪半。余船航近此島時，祇見危石嵯峨，環島皆山，山上均係小石，草木不生。遠望之，狀極荒涼，令人不爽。但余等海行多日，未覩陸地。且船上飲食材料，漸形缺乏。無已，遣派小艇，赴島上探查，或獲少許物質，以資補助。及小艇航行抵島，向島之四面，嚴密探訪，毫無所獲。

船主以船上淡水告竭，極爲焦急。復將船航至島之南向，距島約半咪之譜，停泊。尙擬設法尋覓

淡水，以資急用。及船泊定之後，即遣兩舢舨，向島上汲取淡水，余亦爲派遣人數之一。余等行時，除隨帶汲水器具外，並攜釣鉤，以備捕魚之用。及舢舨駛抵島邊時，窺見石塊崎嶇，海濤洶湧，不能近岸，余等大爲掃興。但爲時未久，余等又樂不可支，因舢舨在島邊，無力汲水，即設法捕魚。祇費兩點餘鐘時間，釣獲魚類甚夥，且爲上等之物，及運載回船，供船員與水手食品，無不異口同聲，稱揚美味。是晚，余船仍逗遛原處。希望次日早晨，向陸地取水。

十一日，天初破曉，船員復令兩舢舨，隨帶釣具與槍彈，前往島邊工作。是日，天氣和平，波浪亦不如昨猛烈。所以舢舨航近島邊時，一舢舨擔任捕獲鮮魚，一舢舨向岸邊設法登陸取水。余則隨衆，勉力冒險，攀登此島，沿岸步行，尋覓淡水，但巡邏許久，毫無所獲。沿途頑石衆多，間有矮樹，亦係荆棘之屬。余等雖竭力向四週探視，終無所獲。余等沿岸步行，約一咪半之路，至一沙灘，灘之高阜，有一方場，似經人力耕種。是島附近，爲海豹產生之區，耕種是地者，當係捕獲海豹之漁民。田園之旁，尙有地基一方，似係蓋造茅屋之所。余等私心自喜，以爲是間前此既能適合漁民暫住之所，則其附近一帶，必有山泉供其飲食之用。及詳細探查，毫無影響，又大失所望。余等在島上，尋覓水源，爲時已久，徒勞無

功。三副凱爾，爲余等之領袖，向衆揚言曰：「日已將暮，余等既不能尋獲目的物，不如趁早回船。逗遛荒島之上，於事無補也。」遂率余等尋覓原路，預備回船。及行經一狹谷之旁，突見山谷間野羊一羣，越危石奔馳，如履平地。彼等似已預知余等非善類，被其窺見，狀極恐慌，擬向他處逃生。余等在叢石之間，行爲動作，極感疲緩，祇射獲兩羊。餘則渺如黃鶴，不知去向矣。迨攜兩羊登舢舨時，已四句鐘。是時岸邊，波濤猛烈，費不少心力，始與他舢舨結伴回船。當余等在島上工作時，他舢舨除捕魚外，沿岸檢拾野鳥蛋。此項野鳥，性極馴良，狀類野鴨。拾蛋時，母鳥在凹地孵蛋，不願捨棄，彼等乘機擊斃之。此種野鴨，幼穉者肉極嫩美，竟與家畜之鴨，有同等之滋味。兩舢舨備回山羊野鴨鳥蛋鮮魚等，爲數甚夥，船上食品，額外增加。余等腸胃，得此實出意料之外。全船之人，無不喜形於色。船主以是間既無從得水，逗遛無益，遂揚帆向西方航駛，擬赴智利（Chili）海灣，或得較此島便利，亦未可知。

第五章 合恩角經商目覩沿途狀況

三月十二日，風平浪靜，天朗氣清。船身航行，極爲順利。不久，即能航抵貢塞桑海灣（Conception Bay）。（南緯三六·四九，西經七三·五。爲智利國之海灣，位於佛拉巴瑣之南，爲該國南部商業之中心地。）午刻，船主飭令前艙水手等，聚集於後艙艙面，聽候訓話。及人衆到齊時，船主向衆揚言曰：「余深信爾等之中，早有人深悉余船欲抵之口岸，余今將余船所預定之港埠，爲爾等明白言之，余船係先向智利海濱航駛，再向加利佛尼亞（California）。（按該處其時爲西班牙之一州，位於太平洋岸，產金及水銀甚多，而水銀尤爲世界第一。所產羊毛之額，冠於各州。）余船此行，含有強迫貿易之性質，或與西班牙巡洋艦，發生齟齬亦未可定。余船船身堅固，軍械充足，在此洋面航行，無論西班牙任何船舶，均能與之抵抗。除特式戰鬪艦，則余船礮械之力，稍形薄弱。但余之膽氣壯旺，毫無

畏怯，縱使余船在此海面，爲末次之航程，亦所不計也。」船主語畢，水手高聲呼喚三聲，以示頌揚船主英勇誠實之意，而表水手尊敬服從之心。大衆散隊時，均有歡欣鼓舞狀態。

隊散之後，水手卽奉派爲若干小組，擔任各號舢舨之責，又將船旁四週鐵網，張佈完妥，以防敵人登船劫奪之患。至船上礮藥子彈，亦已移置妥協，以爲禦敵之用。次日，水手等奉令站立礮位，演習操礮。全數水手，分爲三組，有擔任放礮者，有擔任敵人登船時衝鋒者。

三月十四日午刻，在前桅桅頂值更瞭望之水手，高聲呼曰：「窺見前面大陸陸地矣！」由余船航駛之行程計算，此時係在南緯三六度四三分，此陸地，當貢寨桑與托加安那兩地之間。余船仍照原定航程，向前航駛。余船之宗旨，原欲航抵該兩埠，探視有無西班牙巡洋艦停泊於口內。但船行近大陸之時，風力低微，暮氣沈沈，目力已不足窺探港內船舶之位置，祇得在口外暫泊一宵，俟次日再行進港。

翌日，天初曉時，由口外向前航駛。此時貢寨桑島，係在西南西向。余船遂向該島南端而駛。卽能窺見島上茅屋數間，船主命兩舢舨水手，隨帶軍械，預備前往大陸，探查港內情形，並宣告該處商民，

余船所備物質，適合該處居民之用，於該處商民，均有利益。每舢舨，各派官員一人，督率水手登陸，以昭慎重。

舢舨航抵港內，探得兩島附近一帶，並無軍艦駐泊。該處海濱及內地，均缺乏外國貨物，並詢悉余船所航行偏南之航路，極爲穩妥，島之南端，有良好錨位，船泊是間，除北風之外，其他風向，均甚合宜。船上人員水手等，無不喜形於色，以爲此行不虛，貿易之目的，必興旺無疑。舢舨回船時，天色已晚，余船一時不便進口，祇得依照前此辦法，在口外再延擱一宵。船員飭令水手，整理船錨與錨鍊，以備次日入港下錨之用。

次日早晨，直航入港。十點鐘時，航抵相當錨位區域，水深十四尋，卽拋錨。船身方向，係與貢寨桑島南端極點居並排地位。由船上窺視，此島岸邊，狀極荒涼。但其內部，土壤肥沃，蔬菜極多，葡萄種植，亦極發達。智利沿海居民所用之葡萄，均係此間出產之物。葡萄含滋養料甚富，且口味鮮美，船上人員，均喜啖之。

上午十一點時，又遣兩舢舨，向岸邊訪問風土人情。至下午一點，舢舨載回西班牙土人兩箇，面

容雖墨黑，服飾極壯麗。來人不悉英語，不能與之直接談話，後由余船管事西班牙人作舌人，傳述一切。此人外貌不甚雅觀，竟係本地之富紳，據云：「倘有合式貨物，能保險護送至渠駐所，渠願作二萬元價值之交易」。並通知船主，謂余船所拋之錨位，易被賈寨桑大鎮人民窺見，極爲不妥。船主遂決計俟黃昏移動錨位，以避賈寨桑大鎮人民耳目。土人當時在船上選妥貨物，言定價格，卽於夜間，運至岸上。土人另以其土貨標本，交余船運往他埠發售。至晚五句鐘時，土人依照契約，卽將款日向余船交納。訖後，余船卽依約起錨向港外停泊。至中夜，乘夜色朦朧，將應行交卸之貨物，由小舢舨分批運送岸邊，交予顧客。余船水手，工作敏捷，俄傾之間，將貨物交割完妥，並無不測之事。舢舨回船時，全船人員，無不喜形於色。彼等均以余船初次蒞臨此間，頗批貿易，卽如此順利，則後此商業之隆盛，當可操之左券耳。

余船在是處海濱，航駛數日，並無特別之事可述。余船緊靠岸而航駛者，實因時刻留心於賈寨桑與托加安那兩地之間，尋覓穩妥岸邊，作爲登陸之用。但是間爲太平洋之屏蔽，岸邊石壁嵯峨，海浪澎湃，許久未獲舢舨靠岸之地。其後於距托加安那南隅約二十哩區域，不顧生命之危險，勉強由

舢舨登岸，售出貨物，約值六千元之數。在是間滯留三日之後，考察該地狀況，似無其他貿易可以進行，且恐久滯一處，終久必被敵人軍艦窺見，致生波折，由是起錨向下風區域航駛。按托加安那附近之港口，爲佛巴拉瑣港（Valparaiso 西班牙屬地，智利第二都會，商業繁盛。）惟該處防守極嚴，當此時令，西班牙必有軍艦駐泊於堅固臺壘之下，余船不特不向該處航行，且所定航線，與該埠距離極遠。余船起行之後，即在海中操演大礮，並於桅杆下節橫杆，安配輔索，爲避免西班牙軍艦之窺視，余船船旁及艙面油漆，完全改用他種顏色以朦混之。

此次所取之航路，係向柯奎堡（Cochinbo）商埠航駛。余近數日默察船員之行狀，始悉二副施克君，待余最厚，承其青睞，余由後桅擢升至中桅桅頂服務，地位較優，余甚感之！繼又派余充大舢舨首槳職務。凡船上水手，誠實可靠，膽識過人者，始選充舢舨首槳職務，地位較崇，水手中多重視之，但余不以此爲榮。

三月三十一日太陽沈西之時，余在艙面，窺見海中淡黃色鯨魚，爲數甚夥，在船傍游泳。據同伴聲稱，彼前曾充獵鯨船舶水手，獵獲此項鯨魚不少云。夜間風力稍微，余船逐漸航入鯨魚羣之內，船

身前進之力，極形疲緩。入夜時，祇聞鯨魚呼吸之聲，與鯨魚衝水之聲，船傍左舷之魚，忽潛入海底，不久，復重現於船之右舷，值更之人員與水手，通宵觀此狀況，亦不覺當值之疲倦。余船整夜在鯨魚隊中航駛，未遇若何危險，亦云幸矣。

次日早晨六點時，窺見前面大陸之地，此地與余船相距約十二哩。此頃風平浪靜，余船在海面飄零，不能前進，因海上無風，船帆不能得力也。船員窺測前面大陸，爲俾黎那（Bellena）與柯全堡間之陸地，地勢崎嶇。近海濱一帶，石壁嵯峨，似無口岸通入內地。舢舨水手，雖有靈敏手腳，恐亦無法攀登彼岸。但已詢悉此間有商業，可以進行，不能不飭人登陸詳查種切。船主遂將船航至岸邊，與大陸極近之處，派舢舨兩艘，配足軍械，作偵探隊，向岸邊偵查沿岸地勢。余爲一舢舨首槳之水手，遂隨同兩舢舨，前往岸邊。及舢舨行抵岸邊時，窺見石壁聯成一線，狀如石牆，無隙可入，海浪衝擊殘石，水勢澎湃洶湧，狀極兇猛。舢舨無機緣能航近岸邊，雖欲冒險向前，終不可得。無已，卽航駛回船，報告一切。下午三點時，船上卽將舢舨吊上艙面，預備向他處航行。舢舨剛吊完妥之後，忽聞前桅桅頂值更水手，高聲連喊曰：「船首左面有船」等語。計余船自從合恩角放洋之後，在海洋中，飄零如許時

日，未曾遇見一船。余船此行，係經營違禁商業，原不願與他船相遇，現突聞前面有船，全船之人，不覺自形恐慌。船主立即發令曰：「站礮位，全船之人，齊集於艙面，將艙面所有關礙物件，盡行折卸之，登時預備作戰。」余船此時乘左舷風力航駛，他船在余船右側，相距約五咪或六咪之譜。船主遂博遼曰：「該船爲獵鯨之船，由其船航駛方向察之，彼係向柯奎堡裝運糧食，但余船既與彼等相距不遠，不妨航駛前去，與之相近，以便偵查其究竟。倘他船向柯奎堡航駛，余船亦必追隨。」余船此時缺乏淡水，航向柯奎堡添儲淡水，計亦甚得。縱使中途含有冒險性質，亦祇得從權行之。據云柯奎堡港口並無礮臺及其他設備，航至該埠，諒亦無大妨礙。航程定後，船首立即向該處前進。余船航行許久。至太陽未西墮之前，即窺悉前面航行之船，係一商船，並非獵鯨之船也。

翌日，天破曉時，已航近大陸柯奎堡海灣，全境景像，盡在眼前。余船初入港口，即窺見前此所追蹤之船舶，已停泊於港內。果係一商船，足見余船船主眼力高明，遇見時，即能辨識之。由遠處觀望其船在港內停泊之狀態猜之，似係前日晚間抵此。彼時，余船尚在海洋之中，偵邏其蹤跡。

余船遂漸航入港內，預備下錨。下錨後，即揚掛我國商旗於船之首尾。船旗掛妥之後，方窺見他

船所懸之旗爲西班牙之旗。余船船主船員，不禁爲之一嚇。此船由外貌觀之，確係一商船，但其內容如何，必須實地偵查，方不致受其欺騙。余船遂又起錨，航至與該船附近水深十尋之處下錨。派一舢舨，向其船上，密查一切。約一句鐘之後，舢舨即回船報告，他船船主，隨舢舨同來。據船主面稱，彼船係由倭的斐亞（Valdivia），向加雅哇（Callao）航駛。此次航抵此間，原爲交卸少許貨物。渠當時詢悉余船之狀況，及遠行之宗旨等等，極爲滿意。復據聲稱，彼等擬向加勞所採辦之貨物，與余船船上之貨色相同，由是與余船船主，當面接洽，盡量購買余船所載之貨物而去。

余船此時，急需淡水，立卽設法取水。余船航泊此間，爲他人所不及料。假如此項消息，傳至散地牙哥（Santiago）智利國首府，致令彼處人民得悉，余船新近停泊於此海灣，彼等必遣派一大隊雄壯之兵，堵截余船之後路，則遣派舢舨，向大陸吸取淡水，恐更不容易耳。於是立時飭令舢舨，隨帶軍裝，並拖拉水桶多箇，向岸邊裝水。及舢舨航近岸邊時，先遣一舢舨靠岸，由通達本處方言者一人，先行登岸，探詢土著購買淡水之事。未幾，通譯者詢悉一切後，由心氣和平之西班牙土人數位，竭誠援助，領導吸取淡水之區域，土人探悉余船所儲貨物，正係彼間需要之品，但余等早已聞及西班牙

之人，信用薄弱，與之交接，須格外留神，方不至受其欺詐。所以舢舨向岸邊汲水，係分批前往。頭批先拖水桶數箇，由隨帶軍裝之水手，結隊送至岸邊附近之處，汲取淡水。其餘舢舨，停泊於海濱，舢舨前頭之小礮，亦已裝配備用，礮程所及，能達到頭批水手汲水之處，以備救急之用。頭批水手，向前汲水，可稱十分穩妥，並無危險之虞。全隊水手，依此款式，輪流工作，約三點鐘期間，將所拖帶之水桶，均裝滿推至岸邊，束縛妥當後，即盡數拖帶回船。余等是在是處海濱，繼續工作兩日，汲水之事，始稱完畢。余船船主，極為滿意。船主以賤價購買小牛三隻，就岸邊屠宰，洗濯潔淨，將牛肉運至船上，以充前後艙食品。余等在海上海上多食陳舊物品，刻得此三牛，足供數日之用，大眾無不喜形於色！

余船停泊港內數日，舢舨時常向岸邊航駛，有時搭載本地商人，來船購貨。與余船附近西班牙船主，購辦余船之貨品，為數最夥。該船將貨物接卸之後，於十二日早晨，起錨向所預定之港口加勞港灣航駛矣。

四月十四日，余船與是間陸地，斷絕交通。因該處由內地機關，新派來陸軍一大隊，禁止該處商民，不准與余船交接何種商業。當地長官，且出宣言曰，倘余船欲在是埠貿易，凡每百分之貨值，須完

納當地進口稅二十分，爲報效當地官廳費用。余船船主，以此種宣言，近於欺侮，遂決計與此處商民斷絕往來，日內卽航向他方，另尋貿易之路。

余船停泊柯奎傑港灣時，所窺見遠處安達斯山（Andes）爲南美之大山脈百餘坐，火山之系也，南起於合恩崎，達於巴拿馬地峽。山峯極高，爲世界第一高峯。山頂整年積雪不化，狀極美麗，其景象之奧妙，殆非筆墨所能形容之。早晨，太陽光線，從危峯之後，逐漸高昇，照耀羣峯雪景，反映於天涯光潔水線之上；加以殘雲數朵，飄零於空際，傳射千紅萬紫之光芒，映照於此繁華景象之中，演成一幅天然之圖畫。使身處其境者，竟如置身於天神世界之中。余箇人一生從未觀此特殊景象，此次得觀此狀況，沒世不能忘也。一日清晨，適爲余當值之期，余由艙內至艙面應值，彼時夜間暮氣初消，太陽光線，從危巖之後，向空中早晨烟霧水汽穿鑿而出，其所發現之異像，較上節所述之情狀，更形美妙。此種特殊幻景，在天際停滯，約一點餘鐘，余身觀此特異景像，不知不覺，忽生畏懼之心。私自敬服天帝智慧與能力之偉大，所表演宇宙之奇觀，非凡人夢想所能及之。

四月十五日早晨，天破曉時，余於睡夢之中，忽聞艙而號笛尖聲，並頭目口號呼喊，船上水手齊

集，起錨出口。未幾，錨已起訖，船帆立即受風，船身於俄頃間，即離柯奎堡海灣，向他處航駛矣。此時風力尚強，船主發令疊摺大帆，俾船身航行稍緩，方可沿海岸向荷斯柯（Husco）海口航駛。按此口與柯奎堡相距約九十味。

船主達博遼，爲人機警，彼已慮及余船在此間洋面之行動，於加勞海灣所遇西班牙商船，必代爲宣揚於附近各港埠。西班牙各機關，得此報告，勢必通飭各港埠，如遇見余船進口時，必作種種之掣肘無疑矣。且加勞海口，近日駐有西班牙軍艦，彼等如果偵悉余船之航路，恐將出海追襲，亦未可知。船主均預防及之，故此次在海上航行，較前數次，更形慎密。

航行兩日之後，已抵距荷斯柯南向祇二十味路程，至上午十一點時即駛至該處港口，由口外窺測港內，此港形勢窄狹，祇能稱之爲船舶暫停之所，不應以港埠稱之。余船即遣舢舨一艘，向港內測量水道，並探查沿岸登陸地點。據舢舨回船稱：「近岸之處，海底頗深，堪以泊船；惟潮湧之力猛烈，海水衝打海邊，勢極兇狠，舢舨欲靠岸邊，恐被波浪推翻，有性命危險之虞」等語。余船既已航抵是間，必須略帶冒險性質，且他處又未得相當區域，與此間陸地溝通，船主無已，將船航入港口水深之

處下錨。錨位與海岸相距，約一咪之譜。泊船區域，水深二十尋。船錨拋妥之後，即派舢舨兩艘，航向岸邊，探覓登陸地點。舢舨臨行時，隨帶大汕繩兩捆，流錨一枝，錨標一箇，小繩一條，以備舢舨航近岸邊時，將流錨與錨標拋下，並將小繩繫於舢舨之他端，俟海浪稍平之時，乘機登陸，以爲束縛舢舨之用。舢舨配件安置完妥之後，即向岸邊航駛。但是處海浪洶湧，勢極兇猛，槳在浪頂推動，不甚得力，浪由舢舨後身衝來，狀極暴厲，似將立時吞沒舢舨及舢舨上全部人員之概！此時余聞率領舢舨長官高聲吶喊曰：「爾等欲保全性命，當竭力鼓槳，爾不覩舢舨首端之浪未去，後端之浪又來乎？右舷之槳，用力盪之，則舢舨之首，方能向前猛進，再有數槳，即抵安全區域矣！」等語。長官言未終止，突聞咆哮之聲，追隨舢舨而至，一巨浪勢如邱山，向余舢舨衝撞而來。此浪被舢舨衝散海水散潑十餘碼之外，而舢舨前後段，進水不少矣。及第二浪來時，余等竭力盪槳，舢舨遂隨第二浪之力，向前猛進，再掙扎數分鐘，舢舨已航抵岸邊。余等即跳躍上岸，將舢舨拉在穩妥之區，避免海浪之衝擊。此次由船登陸，舢舨中途遇如許巨大海浪，實爲余航海以來，所遇最危險之狀況，致使余終身不忘之。

余等將舢舨安頓停妥，即揮一旗號，知會未近岸之他舢舨，拉牽大繩。未幾，此舢舨亦即靠近岸

邊，舢舨內槳及零件安排就序。余等登陸之後，即晤見在地西班牙士著三人，詢悉此間人士，早已得悉余船不久卽至。因所遇三人，兩人係內地經商者，新近由柯奎堡蒞臨此地，彼等經商至柯奎堡時，余船已離該埠矣。或云，余船或逕向荷斯柯航駛，亦未可定。彼等係奉令先至此間，探查余船之蹤跡，今竟於此間相遇，實出意料之外云。初入是間市鎮時，民衆甚爲詫異，余等遂不免有驚恐狀況。稍久，人民表示友好態度，余等極爲欣慰。由人民之情狀觀之，似有多數貿易，可與接洽。但余船在此間，不便延攔，卽暫行停泊，亦須格外防備不測之事。因彼等洩露，彼政府已偵悉余船，在此間各海口作違禁之商業，日內已通飭各海口，禁止余船入口；並遣派軍隊，至各口岸制止余船在其領土內經營商業云。余等偵知以上情形，不便在岸遲留，時天色亦不甚早，遂決計回船。舢舨推離岸邊，未遇若何危險，誠爲萬幸。兩商人隨舢舨同登余船，向船主商購貨物。余船在此間，逗留五日，用舢舨往返向岸邊裝卸物件，極形忙碌。按荷斯柯市鎮，係在南緯二〇度二六分，西經七一度一五分區域。岸邊附近，僅有二十五所茅屋，散佈於其間。茅屋構造，外面極形惡劣，但其屋內，亦殊舒適。屋內面積寬大，全家之人。無論男女老幼，同住於一屋之內，其狀況不問可知。是間，出產熱帶水果甚多。但蔬菜極少，因蔬菜

須人力勤苦培植，方能應用，水果則否。西班牙人民，素性懶惰，不事生產，故食品不甚齊全；猶幸天公仁厚，給予多數水果以資其生。

第六章 裝運淡水被人襲擊

四月二十二日，有一西班牙商人登船，以私人之情誼，密告曰：彼已偵知政府得悉余船現駐泊此間，即遣派雄兵一支，前來逮捕。此項兵隊，由柯奎堡出發，爲時已久，日內到埠。船上員兵，當與此間商民，斷絕關係，免生枝節。且此間土著，已悉爾船裝載之貨物，正設法引誘爾船員與兵丁，同時登岸，彼等即乘機劫奪貨物與舢舨云云。余等聆此危言，不勝驚駭，即不敢冒險上陸。至二十三日早晨，已解纜張帆在海中航駛矣。

余船在是間，沿岸經營商業，爲西班牙當局所反對。所以余船之狀態，及一切行動，爲濱海居民所注目，固係意中之事，不足爲怪。但余船遠涉重洋，冒若干險阻，始得蒞臨此地，原欲貿易貨物，以求厚利；今枝節叢生，進退維谷。船主達博遼不得已，召集船員，討論善後之策。遂向衆言曰：「以余之見，此時當向下風區域航駛，庶可避免與西班牙匪類衝突。上風之海岸線，防守嚴密，若冒險前進，誠恐

凶多吉少；不如下風區域廣袤，籌備不周，余船或可尋覓相當錨位一二處，少作勾留，交換物品，以求利益而資彌補。如此著行之順利，再向他處進行，或向呵呵島（Cocos Island）停泊，此島在西班牙防線之外，極爲穩妥。且該處與柯斐亞坡（Copiapó）口岸相距不遠，余等不向危險口岸航駛，則一切災難，自可消除。余於冒險之中，取穩健計策，未審諸君以爲然否？衆無異議，船主卽駕其船，向此航線航行。

二十五日早晨，余船航至柯斐亞坡與尼加拉地角（Point Negra）之間，至上午十一點鐘時，航近尼加拉地角，與大陸相近，能窺見岸上土屋數間。此間沿岸石壁嵯峨，地勢險惡，並無港汊以爲船舶停留之所。惟余船一時不願他去，必須暫時停泊，派遣舢舨向大陸，藉探附近一帶之風土人情，以定航行之方向。

不久，獲一相當錨位。船錨拋妥之後，卽飭舢舨兩艘，向岸邊尋覓港汊又登陸，探查一切。余適奉派充大舢舨首槳之人，此間岸邊，山石崎嶇，海潮洶湧，盪棹舢舨，靠近岸邊，誠非易事。且船身錨位，與海濱相距極遠，長途盪槳，更覺費力。余得此命令之時，本不願擔任此種職務，但年輕之人，好勝者居其

多數，余爲好勝之心所迫，立時應命。自以在船服務許久，一切工作，均能竭力奮鬥，若此次畏難退縮，表示懦弱無能，豈不前功盡廢耶？祇得努力而前，方不至爲同伴所奚落！

余等盪棹舢舨許久，雖盪近岸邊，但無合式港道可以登岸。其後，於叢石之中，見一小石，由岸旁向外伸長數呎，面積亦尙平坦，遂將舢舨向此石盪棹，及將近小石時，窺見小石之南，有一港灣，可以着陸，實喜出望外，卽航至港灣，沿岸而登，不稍費事。當舢舨靠岸時，卽有西班牙騎兵兩名，前來問訊。此兵未着軍服，祇攜手槍而已。余等全隊計十四人，均隨帶軍械登陸，故遇見彼等時，不稍惶恐。同人等以蒞臨荒僻區域，自應格外留神，以免被人暗算。據來兵聲稱，彼等係奉令前來偵查余船之行止，彼等在荷斯柯海灣時，卽深悉余船在此洋面所經營之事跡。彼等遂將私人之意見，與余等談貿易之事，擬邀至附近村落，暢談一切。遂從其請，與之同行。

不久，卽回船，將以上經過情形，報告於船主。船主處事謹慎，不願冒昧與之貿易，除非西班牙商人，自臨船上接洽，方爲穩妥。

翌日早晨，船主命三副凱爾，督帶舢舨兩艘，向岸上擬與土人接洽商業事。及靠岸時，卽有西班牙

牙士著數人，在岸邊守候，表示願與交換物品。通譯者聲稱，彼處果品極佳，可運往他處發售。言時，卽指示其身旁筐篋所裝水果數事，以備轉運上船。土人狀貌和藹，並無輕侮藐視之意。余等遂放膽與之接談，通譯者立時介紹凱爾君與商人接洽，允准兩商人，隨帶果品兩種爲標本，運儼回船任憑彼等與船主當面交易。

余等回船時，測得距岸三百餘碼之海濱，水深四十尋，堪充泊船之所，余船遂移泊該處。此時船上有西班牙兩商人，指導余等在是間交換貨物，購備水菜肉食等件，爲數甚夥，往返運儼自如，毫無恐慌之狀。

西班牙商人，與余船所交換之貨物，交割完訖，余船不願在是間延擱，聞商人傳述，荷斯柯一帶，宣傳與余船爲難之消息，極爲猛烈。船主得此凶耗，遂決計暫時離此海濱，以避免與西班牙兵艦，在海中相遇，發生衝突危險之事。西班牙兵艦，既在海中偵邏余船，躲避之爲上策。船主等，遂決計先航向吉利巴古島，藏匿一時，再圖進取。該島一帶，鼈魚衆多，軀幹偉大，較他處所產者，性質殊異，誠爲世界之美品。船至是間，販運他物發售，或亦有利，未可知也。

船之航向決定後，船主即發令揚掛滿帆，向西北向航駛，擬赴該島，以避敵鋒。太平洋與緯線三十度平行一帶之區域洋面，風力平和，洋名太平，誠符其實也。余船自出海以來，第一次航路，即向貢寨桑海島航行。該島即在太平洋洋面，彼時洋面亦極和平，揚掛滿帆，航行亦極順利。四月廿九日，為星期日。余船自離美洲航駛以來，無論在洋面或停泊港灣，星期六日工作，最為辛苦。如洗刷衣服，抹擦前艙上下段，收拾水手箱櫃等等。調換新鮮空氣，將所有零件，清理整齊，則星期日可免除大部分之工作耳。每至星期日，所有船上之人，必須經船主，或其他當事者，按名檢驗其身體與衣服潔淨與否。船主檢驗完竣之後，照例演講訓詞一二則，所講者，均係道德之言。言詞簡單，語意親切，船上之人，無不傾耳聽之，以其言足為處世為人之良箴也。船上人員，對於是日船主之行動，無不肅然起敬。所以所發之命令，無不敬謹遵行。凡航海之人，重視星期日，成為慣例，余船更特別注意。是日，船上水手，除一部份分派值更外，其餘水手，准予休息。但船上地方狹小，水手無所取樂，所以在海中長途遠行，星期日亦無甚歡樂之事，足以告人。每逢星期日，水手中有在前艙繪畫船型者；有繪寫所經歷山川形勢，及其他風景者；有抄寫行船紀錄，有求人教授航海科者。老水手，則將油布自製帽罩，或以柳條

纏製小篋，藏貯服裝。又有一班水手，面容嚴肅，讀講聖經，似幼年時即受宗教沾染，悟道較深之概。總而言之，每逢星期日，船主檢查之後，前艙水手，彼時各行其是，雍容和藹，不相擾亂。

船上每逢星期日，食品亦與平時殊異。至下午鐘敲八響，即四鐘點時，前艙艙面中區，陳列一小木桶，內貯鹽水，煮熟鹽牛肉，鹽硝尙凝結於皮面，旁列一他木桶，內貯糕餅麪食，即布丁，重約十餘磅，又餅干少許，並糖汁瓶，醋罐及其他零件甚夥。每組列坐於小箱，或類似小凳者，約十餘人。消耗食品極爲歡樂。食時言語錯雜，形態不一，似非筆墨所能描寫之。每一星期中，凡平日所餘食料，及星期日特加之物質，均羅列於前。所以餐時，食品種類較多。其平時食量素宏之水手，遇此休息之期，無不努力加餐，壓其口腹。俄頃間，祇見餐具狼藉，所有食物，均分藏於水手脾胃間矣。食後，鼓腹歡欣，醜態百出，局外人若身臨其境，必以此等行狀爲可笑也。

余船此時之航路，爲西北向，海上天氣清和，風力平穩。凡潛心研究天文者，均可借用船員之紀限儀，窺測天象。余得乘此機緣，推測太陽與月球距離之數，以定船位之法，此爲余第一次學習天文之算法也。余將所測之數，求船位確實之方向，與船員所預測者，頗相符合。余又推算，由現時船身所

處之地位，航向察杉姆島（Chatham）應駛之方向，及其航程之數。其後，航至該島，所取之方向，並路程，與余私人所推算者，相差無幾。足見余在船上所習之航海學術，大有進步，私心極爲欣慰！

余船此時，繼續向西北航行。途中風平浪靜，氣候清爽。凡潛心研究航海技術之水手，多借用船員之紀限儀，觀測日球與月球距離之數，以推算船舶位置之法。余初次習得此法，所測之數，大致不差。由所測余船當時之地位，估計向察杉姆島航行之航向，及航程之數。嗣後余船航抵該島，始悉船上日記簿所載之航程與方向，與余當時所推算者，相差有限。則余在船所習航海技術，於此可見矣。余船依預定航向，繼續前進。在海上飄流八九日，並無特別事由，堪以記載。至五月九日，已航距吉利巴古島不遠，擬先赴察杉姆島後，再向吉利巴古島停泊。

五月十日上午八時，聞前桅桅頂值更水手，高聲揚言曰：「前面大陸」。此地卽船員所定之目的地點也。就余前此所測之航路，相差二十餘哩，此島在余船北北西向，船位距海島約十哩。及航近時，始悉此島不甚巍大，且地勢荒涼，草木不長，似係火山爆裂後之荒島也。至上午十一點鐘時，船上用輕帆之力，航駛至島之他端士提反海灣（Stephen's Bay）。船抵該灣時，卽能窺見島之東北地

角。午刻，船航抵十尋水深區域。用小錨作暫時之停泊。泊船處，距海濱不及一咪之數。翌晨，即探悉島邊鼈魚，爲數衆多。刻先休息一天，次日，飭舢舨赴岸邊捕獲之。

次日，天初破曉，即放舢舨五艘，配置水手六十名，向岸邊航駛。以半數之人，任捕獲鼈魚，其他半數，任捕獲大龜之事。

余等登陸後，即合力工作。工作成績，竟出意料之外。計捕獲鼈魚二十餘箇，大龜之數，亦不亞於鼈魚。大龜之重量，大小不一，小者重五十磅，大者重三百磅。捕獲大龜，頗爲費事。不特龜體碩大，且皮色淡黃，與土色相等，伏在岸邊，難以辨識，捕獲之甚不易也。

停泊此間四日之久，捕得鯊魚一百五十，大龜一百七十箇。余船之航抵此間，原爲避免西班牙敵人仇視之意，其實亦爲船上淡水缺乏，特來裝水，並獲取龜鼈。不意在此島詳細尋覓，亦無淡水，大爲失望。島上無一草一木，即無淡水之明證，不足爲怪。惟是龜鼈亦多藉淡水以資生，既無淡水，亦能蕃育於此間，殊令人不解。或係因島之岸旁低處，有荆棘叢生，龜鼈或藉此荆棘之水氣而生活，亦未可知也。余船不願急速回航，遂決計再航向附近其他海島，尋覓淡水與柴薪，以濟急用。

五月二十日，抵雅各島（James Island）。此島在南緯一二分，西經九〇度四一分，其面積雖不如察杉姆島之大，但其南部之土質肥沃，草木暢茂。在此島附近，停泊五日，費不少苦力，終未尋得淡水，祇捕獲鯊魚數十箇，並採取山木少許。此島不產大龜，無從捕獲。

余船在是間沿岸航行，將及一箇月矣。按航海日記簿計之，若向上風區域（即指阿利加（Arica）在智利海灣，航行至少需十日，或十五日。船主達博遠，審視此間島嶼，既缺乏淡水，到處逗遛，亦不濟事；不如改變方針，再作長途遠行，重整貿易之策，或能順利，亦未可知。

余船在察杉姆島所獲鯊魚與大龜，足以補充船上之食料。此兩物，味並鮮美，船伙均喜啖之。此時船上糧食缺乏，鹽肉脯等，所餘無幾，且肉脯之製，頗不容易，其始須購備多數黃牛宰割，變成多數肉條，用鹽泡浸兩三天，然後懸掛空處，任太陽曬乾之，此謂之曬乾牛肉脯，為最上等之鹽牛肉也。此物初製之時，食之最為適口，亦不亞於新鮮之肉；但擱置太久，原汁乾竭，肉質堅硬，滋味損失，則非補品也。余船兩次所捕獲之龜鯊，誠為世上珍品，且為數衆多，足供三箇月之食料。船上以鯊魚調製羹湯，其味不亞於豆糜湯。至於大龜肉，和麪粉燻烤之，與鹽牛肉相伯仲也。海中最適用之食品，以大龜

爲上乘。因大龜易於養活，雖經數箇月，不給食物或淡水，亦能生存不死。余船此次所獲大龜，即圍屯於前艙上艙尖角，用時，任便取之。其最後一箇，七箇月後，始烹食之，其肉質肥美，竟如初獲者相等。

六月十三日，天初破曉時，前桅頂值更水手，高聲喊曰：「前面有大陸」。余船即暫行停駛，審視阿利加港埠，即在目前。此處港灣，有小炮台一座。船主爲慎重起見，遂調集船員，討論是否入港停泊之問題。船員等均以暫行進口，察看形勢，再定航路。議決之後，即航向砲台灣對面下錨，以船之一舷，與砲台相對峙，船之他舷，足以衛護水手等登陸探查一切。

余船進口時，懸掛美國國旗，並升西班牙國旗，向砲台施放禮砲，而彼處砲台，即照例回砲，船上舢舨，均拉至船旁，以備派遣登陸。舢舨應配軍械，安配齊全，命二副施克，率領水手五十名登陸，三副凱爾，爲護隊之人。

舢舨航向岸邊，一切行動，均由船主發令指揮之。船主令通譯者一人，登一舢舨，並令送通譯之舢舨，先行航駛近岸。其他舢舨，當距岸稍遠。倘第一舢舨近岸時，有甚阻力發生，則遠處舢舨，方有從容不迫之力以援助之。船主訓詞發訖之後，各舢舨登時離開，向陸地航駛。船上水手，大聲吶喊，以表

鼓勵之意。舢舨水手，亦高聲吶喊而回答之。及舢舨航近岸時，費若干苦力，始能靠岸。因該處岸邊，海潮湧力極猛，舢舨無力與之抵抗也。至於不近岸之舢舨，在海中受海潮洶湧，且距岸遙遠，所攜槍彈，在遠處射力薄弱，不足以爲靠岸舢舨之奧援。所以於第一舢舨靠岸後，其他亦相繼前行，尋覓適當區域，爲寄泊之所。

余隨第一舢舨登陸。初靠岸邊時，卽遇見西班牙土著數人，中有着不齊整軍服，類似兵丁之狀。此數人，卽來問訊言詞和藹，並無仇視之意。彼等探詢余船，是否卽二箇月前，在荷斯柯所停泊之船等語。通譯者以他種言詞搪塞之。據稱來人等係奉地方長官之命，偵查余等之行動。余等告以船上缺乏淡水，船泊此間，半爲取水，半爲經紀貿易，並無其他軌外行動。後略施以賄賂手續，承彼等允准自由吸取淡水，並許任便經商。

余等與此數人交接妥後，卽回船報告船主。臨行時，偵得是處砲台，僅有老式之砲四尊，砲械不全，戍兵無幾，總數不過二十餘名。船主聆悉以上情形，遂決計明日早晨，再飭舢舨登陸，進行一切。翌晨，余等隨同舢舨，拖帶水鼓數箇，向岸邊汲取淡水。但有淡水區域，距海邊路程不少。余等欲

裝淡水，必須將水鼓推進山村，方能裝備。由海邊至水源之處，計五百碼，山路不平，推動水鼓，頗爲費力。且初次蒞臨是間，未悉此間除砲台戍兵之外，村落尙有其他伏兵否。余等冒昧進行，驚心吊膽，然舢舨既已近岸，大衆祇得振刷精神，向前工作。多數水手，推水鼓向前裝水，留數人在小舢舨拉牽繩索，以備淡水裝妥後，拉出海邊，拖帶回船。

余等將所帶水鼓，推至水源之處，裝妥淡水陸續推送至海邊，束縛妥貼，預備拖回船上。忽有一人前來知會云：「本地長官，欲赴船上謁見船主」。余等卽以兩舢舨，拖帶淡水回船。留兩舢舨，以應彼等之用。該長官到船後，巡視一週，船主以私人名義，與之結交，並獻禮物以表友誼，均承其收納。離船時，允許竭力援助，可在此間自由貿易，他人不至阻撓。

余等遂用舢舨，往返裝備淡水，水量裝滿爲止。由民間購辦大薯及水果並食料，爲數不少。船主又發各種禮物與戍兵及居民等，以表聯絡之意。余船在是間停泊兩星期，所經營之商業，亦頗順利。惟是西班牙人，利心大重，至無利可圖之時，卽有仇視之意。船主默察彼等，漸有猜忌之意，恐不久發生意外變故，不得已，停止與岸上交通，預備航向他方，再圖進取。

六月念八日早晨，余船卽揚帆他去。及航離原有錨位約半味之譜，砲台突發一砲，攻擊余船。此時距砲台稍遠，所以未受其害。西班牙之人，存心不善。行爲卑鄙，余等早有所知，然當時若非船主見識之高慮事之遠，再滯留數日，則必受人暗算無疑矣！

第七章 海洋遇敵同伴傷亡

余船此時依照預定航線，繼續向下風航駛。至午夜時，疊摺風帆少許，以減航力。按航程計算，至天曉時，即能航抵依羅 (Ilo) 港口。

翌日早晨，即於該港三十尋海灣泊船處下錨，暫行停泊。由船位地點，遠望大陸，祇見岸左小屋十餘間，地勢荒涼，並無佈防之景象。縱有戍兵駐守，此兵亦係由阿利亞指派而來，為數無多，不足為患。港口礁石頗夥，所以海浪湧至岸邊時，其權力即被岸邊山石所推折。舢舨向岸邊航駛，極為便利。但余等係初次蒞臨此間，凡一切行動，均格外留神，以免禍害。

舢舨靠岸時，鄉村中有多數男女，馳至海濱，查詢一切。內有一人，自稱為愛爾蘭人。此人品貌端方，衣履整飭，似係上流人物。據此人面稱：「三星期前，由波斯頓航來一商船，名俾利沙威趣 Belle Sauvage 號，甫抵是間，即被西班牙巡洋艦捕獲，送往加勞處置」等語。余等深悉該船，原係向西

北航駛，後竟改變方針，亦航抵此處，或係爲貿易宗旨，到港求售貨物，亦未可知。但余船所經之港埠，未有人以此事實相告，其幸災樂禍之心，於此可見矣。此間沿海居民，排外之心極盛，彼等不以「沙威趣號」被獲之事相告者，似係盼望余船不久亦爲西班牙軍艦所捕拿，方足以快其仇視之心。彼時愛爾蘭人，自行表示，彼係該處商人，前在南美亞利奎巴（Arequipa）經商多年，來此間爲時未久，現極願與余船接洽貿易之事。余等即允准其附搭舢舨回船，此人到船，謁見船主，接洽各種貨物之後，船主即派遣舢舨兩艘，運送物件，隨彼同赴海濱交卸。兩點鐘之後，舢舨回時，此人將擬售物品之樣本數種，以備余船船主選擇購辦，舢舨向岸運送貨物，貨物交割清楚之後，此人又上船數次，探訪貿易以外之事。船員等遂生疑心，其後祕密查詢，始悉此人爲西班牙政府之奸細。

次日，余船復遣兩舢舨並通譯者登陸，擬探辦某種貨物。及舢舨抵岸，始悉愛爾蘭人，係受西班牙之指使，伴與余船交易，實則欲將舢舨與水手捕獲以獻功。猶幸舢舨靠岸時，祇有通譯與一水手登陸，即察覺岸上之人，行爲不當，通譯者即向督帶舢舨官員狂呼曰：「余等迅即回船，否則有不測之禍。」通譯者與水手立刻奔登舢舨，舢舨所有之手槍，亦已預備禦敵，通譯者與水手退回舢舨時，

愛爾蘭人與其他數人，飛奔岸邊，擬欲捕獲此二人，通譯者與水手，被人追迫近身，由岸上取粗砂一捧擲擊之，敵人等兩眼與面部，受砂土之害，不能再追。且彼時舢舨上手槍，亦已舉齊，立向岸上射擊，彼等睹此惡狀，故亦不敢窮追，余等以爲既無損失，遂亦不發彈傷人，免結仇恨也。余船自是日起，卽與依羅港斷絕往來，揚帆他去矣。

船在海中航行，將近加雅哇港灣時，船主心大恐慌，不知應向何處港灣停泊，方爲穩妥。因此間附近各口岸，對於余船之行動，既如此仇視，倘航進不穩妥之商埠，恐被敵人捕獲，則無脫險之希望。後與船員討論，遂決定先航至伊德利海口，該處在現時船位西南，距依羅港口二十五哩，此時船向下風航駛，極爲順利，未幾，卽抵該處。

伊德利海口，四週巉石環峙，海面風浪洶湧，極爲猛烈。由東至西，石崖林立，船舶難以航近，僅有東南角一隅，除東南風之外，停泊船艘，尙無大危險。其餘海岸，雖寬有一哩四分之一，無一處堪充船舶寄泊之所。所以此口實不足稱爲船舶之港口也。港之後面約一哩四分之一，巉石極多，由北至南，錯雜陳列於水中，嵯峨可怖，大浪向山石推擊，勢極兇惡。余等在船中，能聞及港後海浪澎湃之聲，繼

續不斷。

余船航至東南隅穩妥區域，暫行停泊，船錨停妥之後，即遣舢舨兩艘，向岸邊探詢該地情形。舢舨離船時，船主囑咐曰：「舢舨抵岸，水手等不許即時登岸，俟通譯者一人，先行登岸，探詢該處情形，再定行止。」

舢舨將靠岸時，即望見岸邊數箇西班牙人，在彼處迎接，由外貌觀之，彼等似無仇視余等之意。舢舨靠岸，通譯者先登岸，與土著數人，接談甚洽，議定翌日黎明，再遣舢舨到岸，接洽貿易之事，並帶貨物標本到船，以定貨物之價目。余等次晨，依約乘舢舨前往岸邊，果見西班牙商兩人，已在海邊守候。余等將貨物樣本並其人運備回船，船主即與之當面交易矣。由此兩商人，探詢與余船有關切之消息如下：據彼等聲稱，渠等風聞其政府，已遣派三枝桅砲船一艘，船首配置三十二磅機關砲二尊，船旁並有巨砲數尊，子彈充足，全船砲兵水手等，計二百五十人，隨同單桅式軍艦一艘，於六日前，由加勞海口出發，向海洋巡邏，捕獲余船，現今該船等，諒距此間不遠矣。余船人員水手等，聞此消息，驚恐萬狀，彼此相顧，寂然無聲，大眾正不知如何躲避之。此時環視四周，毫無所有，太陽光力，照射於太

平洋洋面，分外明亮，海面綠水無波，光明似鏡，似此太平景象，當不至爲敵艦所逮捕。惟是余艦現在此種緯度區域，又值是處大風之季，而洋面竟現風平浪靜之狀態。此種狀態，恐係不祥之朕兆，刻又聞敵艦來攻之惡耗，致使船上之人，逾形戰慄。余船是夜，在該處寄泊，風暴雖未降臨，而船員水手等，恐懼敵艦之襲擊，更有甚於風暴，整夜戒嚴，無敢懈怠。至翌日午刻，前後桅頂值更水手，同時呼喊曰：「前面有船，前面有船」。此船相距遙遠，卽用千里鏡窺測之，亦不能辯識其形狀也。迨來船逾駛逾近，始悉爲追捕余船之敵船。於是大爲恐慌，全船人員，預備作戰。水手站立砲位，以便迎敵。所有站砲位人員，入夜時，仍守原站砲位，不許擅離，船上燈火，盡行熄滅，景象森嚴，岑寂無聲，耳鼓祇聞岸邊海浪打擊崖石而已。是夜風平浪靜，天氣甚佳，船在海上，竟如浮鷗在洋面休息，鷗首伏羽翼之下，安心睡寤狀態，極爲舒適。翌日天初曉時，卽見太陽東升，如熱烈之火球，狀極可愛。未幾，船首北北東向，忽現黑雲一大塊，值更官卽趨告船主，船主服飾尙未穿着完訖，卽奔至船面，窺見黑雲塊重疊如山，在天際滾蕩而來，勢極兇狠，似欲衝壓余船之概。船主此時，亦無所措手足，正不知用何法術而躲避之，祇聽其發令曰：「疊摺最頂之風帆」。水手等立刻攀登各桅頂，實行工作，不久將風帆疊摺完妥，並

將所有繩索，收拾穩妥，橫杆放下。余等工作將畢之時，有一大雲塊，由余船桅頂衝撞而過，黑雲過時，風力極猛，空氣極寒，微霰滿佈於空際，四週之景象，陰氣迫人，實足令人戰慄恐怖。海中風浪大作，勢如大山，向余船攻擊，來勢極猛，船主狂呼曰：「風力狂暴，海浪兇橫，爾等急躲至後艙面以避其鋒。」船主立時令舵工，將船首偏左舷航駛，當風力猛烈之時，余船祇餘前桅頂帆之三角帆一面，任憑風力之飄蕩，所以如許巨大海浪，衝擊船首，亦未受若何之損傷，此爲老成船主，駕駛精明，故能履險如夷也。未數分鐘，惡風過去，船藉海浪之餘力，每點鐘尙能航行十一哩，足見此次風暴之猛烈也。

黑雲風暴經過一點鐘之後，又繼一大颶風，較前次更形利害，風力衝動海浪，一浪高於一浪，繼續衝撞余船。附近突現黑雲一大塊，偉大如山，形狀鬼怪，船上水手人員，覩此惡狀，驚恐至極，不知如何躲避。船上正驚惶失措之時，空中雷聲大作，閃電交加，電力沿桅杆繩索而下，狀如烈火，余等見之，目迷頭暈。此次大風，從西北向前來，余船適當其道，故受此恐慌，當大風猛烈之時，形狀極爲嚴肅，船上水手船員，寂然無聲，祇聞船主呼喊曰：「舵向右。」此種聲音，格外響亮，由其聲音推測，船主對於抵抗大風，似尙鎮定，而有把握，執意轉舵後，大風忽然改向，由西北改爲東北向，所以余船適受橫浪

之打擊，前桅桅頂小帆，被風撕碎，一旦浪由船舷中段衝進，將舵工衝離其位，跌於艙面，與原有地位，相隔十餘碼矣。此時船身搖擺，愈形利害，大眾無法處置。船在海中，任憑風浪飄流，危險之狀況，非筆墨所能形容之。

舵工查克，爲航海有經驗之老水手，船上之人，多欽佩之。渠雖被大浪衝跌之後，立時與海浪爭紮，匍匐至船中段之右舷，並大聲喊余曰：「小子速來援余一手，將中桅絞亂帆索割去」。未幾，前桅上桅杆及斜桅杆折卸停妥，船身立刻穩定，船員上下同心，合力將船上此次被暴風所摧殘之物質，如風帆及帆索等等，略爲整理。大眾工作一點半鐘，始稍就緒。此時風力，亦不如以前之狂暴矣。

此時船上大副埃羅，在船橋用窺遠鏡，向天邊窺探，忽向船主報告曰：「余船左舷天涯遠處，隱間有帆船一艘」。二副三副，聞此消息，均趨前用窺遠鏡窺探，果見一帆船向前航駛，船主即發令曰：「將左舷之邊砲備妥，以便迎敵」。船員與水手等，無不振刷精神，以備奮鬪。但爲時未久，是船又改航向，船身竟被大陸遮蔽，又無從窺探其形影矣。

余船與是間土著，交易尙未完訖，船主遂於半夜時，乘夜色朦朧之際，遣派舢舨兩艘，由三副督

率，將已售貨物，運至岸邊交卸，以完手續。並令三副，迅速督率舢舨回船，以免別生枝節。

是夜，船上雖戒備嚴密，但未發生事故，殊以爲幸。及次日即七月十日，天初破曉時，桅頂值更者，窺見敵船，停泊遠處島嶼之間，足見昨晚船員所窺見之敵船，尙在是間，守候機緣，與余船爲難。據值更水手聲稱，敵船船身大小，狀態如何，無從窺測之。在桅頂，祇能窺見其船船桅橫桁一部分而已。船上人員水手等，得此兇耗，極爲恐慌，因敵船與余船相隔之距離，爲砲彈所能及，且大風之後，忽變爲風平浪靜，余船此時，雖欲起錨他去，躲避敵彈之轟擊，亦不可得。

五點三十分時，天已明亮，余船即將紅道與白星之旗（美國國旗）懸掛於旗杆，中桅桅頂則懸船主旗帶。船旗掛妥之後，即放一無彈空砲，以警告敵船，而示余船有防禦之意。敵方聞警，立即揮揚其國旗，並發射三十二磅砲彈一粒，向余船轟擊。此彈墜落於余船船尾後方水面，余船與敵船戰鬥，自是開幕矣。

船主在飛橋發令曰：「速將余船砲彈射線，向最高度瞄準。如是始能轟擊敵船桅杆與斜杆，方資得力。」船員水手等遵命射擊，惟余船砲力薄弱，不足以摧殘敵船，而敵方子彈猛烈，少頃，余船左

舷，中彈燃燒，濃煙四散，船員水手，竭力救援，即行撲滅。船員等一面救火，一面攻敵，努力奮鬥。但敵方子彈之效力，較余船所發者爲優勝，余船漸入於不利地位。忽聞副砲弁揚言曰：「此役余船定獲勝利。」渠言猶未已，突來敵彈一粒，其火光照耀余船，竟如烈日，此彈將余船桅頂之伙伴，送上天堂，並將後桅大桅繩轟毀兩段，余船雖竭力用砲彈回敬之，然效力極微，以致敵方攻擊余船，愈形猛烈。余船艙面木板，被敵彈射擊，破碎不堪，中桅與後桅帆索，及前桅橫杆繩鈎，均被敵彈所毀，水手死亡者三人，受重傷者七人。船主觀此情狀，極爲着急，但欲保全船員水手性命之安全，與船身之穩妥，祇有引用詐欺之法，引誘敵船，脫離崖石之屏蔽，迫近而襲擊之。不然，立將余船航離此間，以避敵船之砲火。船主正在猶豫未決之時，由大陸方面，突來大風一陣，船主立時發令曰：「大砲止放，預備開船。」余等登時攀上橫杆，解放風帆，所有船上各項之帆，均已放妥，船錨亦已吊起，約十分鐘之後，船首已向船位右邊而前進矣。船上舢舨兩艘，半夜時，始從岸邊回船，因余船匆促應敵作戰，所以未及吊回舢舨，此頃祇得拖帶前往，但由大陸吹來之和風，約十五分後，又行停頓，船在海洋之中，任憑海浪洶湧，此時兩舢舨繫於船旁，大生障礙，且是處洋面，浪力極猛，船若任浪飄零，殊屬非是，無已，俟船經浪

力推送至遠處巉石附近相當之所，卽行拋錨，錨位水深四十尋，余船爲舳舨所拖累，所以祇用流錨，暫行停泊。

敵船窺見余船移動船位，立即停止攻擊，以節省其砲彈。不久，亦卽起錨，似係向余船停泊之所航駛，余船船主，向衆勵聲揚言曰：「敵船以爲許久未見余船之砲火，諒係爲彼所征服，無能力足以抵抗，刻擬乘人之危，前來捕獲，吾儕當不受其欺凌，此刻迅將子彈裝妥，非敵船航至余船砲彈最有效力之時，不可輕發，爾等須知美國國旗之下，勇健男子，不能屈服於西班牙敵人，爾等當謹守砲位，將左舷邊砲，裝實開花彈，待至恰好期間方可發射，則子彈必不虛擲矣。」

敵船果自石島之後，向余船停泊區域航駛，勇往直前，無所顧忌。

船主曰：「敵船近矣，爾等砲彈齊備否？」衆答曰：「已齊備。」船主曰：「彈道線，須向敵船船殼中線瞄準。」砲弁名杜森者答曰：「遵令。」此時余適奉派在該砲弁之旁服役，余聞該砲弁私自向砲機作極懇切之言曰：「爾當代余割斷敵人之咽喉，結果其性命。」言已，復以手撫摩其砲，其行動實足令人發噤。未幾，敵船航行與余船相距僅有半砲彈之距離，船主復令將船上邊砲，向敵船瞄準，

予以致命之傷。此時余船之右舷，正與敵船船身相對，船主復大聲喊曰：「前後大砲齊備否？」衆答曰：「齊備矣。」船主曰：「放」所有右邊大砲，同時發放，此排砲彈，射擊敵船，效力不小，祇見敵船船面，濃烟瀰漫，難明真相，數分鐘後，始能窺見敵船之後桅桅桿，中桅桅桿，與船首凸出之斜桅帆樑等，均已不翼而飛，不知去向矣。事後，由彼方傳出消息云，此役船上員兵死亡十七名，重傷二十八名，並推翻大砲一尊。據余船砲弁杜森聲稱，敵船後桅桅桿，爲渠所發之彈所轟毀。杜森目覩其所發之砲彈，成績優美，歡喜至極，口吻其噉，手舞足蹈，狀若癡狂。敵船受此重創之後，立即轉舵，向岸邊航駛，無力戰鬥矣。

余船船主復發令曰：「爾等將大砲瞄準，繼續攻敵，速將敵船擊沈。」其實船主末次所發之號令，無關緊要，因彼時船上被敵攻擊，船身受傷，水手死亡，忿恨達於極點，竭力砲擊之，無待船主之囑咐也。惟敵船逃避迅速，余船續發之砲彈，轉瞬間，卽不生效力矣。船員水手等，窺見敵船，竭力向岸邊而逃，藥不可支，遂歡呼三聲，以示余船之勝利。當時船員與水手，懇求船主，遣派舢舨數艘，前往捕獲之。船主不允，且曰：「爾等既已如此奮勇殺敵，殊堪嘉許，敵人經此末次反攻，受創較深，實有類於喪

家之狗，無窮追之必要，追擒窮寇，事屬冒險，縱之可也，吾儕前途遠大，性命尊貴，何必與此卑鄙無賴之西班牙匪類爭雌雄耶？船上子彈無多，理應愛惜珍藏，以爲他日緊要之用。

船員與水手等，聞船主懇切之勸言，追敵之心，亦即平息，立將船上傷殘物件，略爲清理，並將舢舨吊回船上，束縛完妥後，拉起流錨，以備航往他處。

船錨起完之後，適由大陸方面，忽來大風一陣，余船於數分鐘之內，即解纜離開原有錨位，在海面收拾一切，並預備葬埋尸體，至太陽將沒時，已不見大陸之形影矣。

是夜，風力極好，船身行駛，極爲順利。船主命航工，將船首北向航駛，船上小帆，暫行收束，以減船之速率，俟次日天破曉時，舉行死者水葬之禮。

翌日早晨，天朗氣清，空際無雲，所以日球出現於天涯，倍形脩潔，四週幽寂嚴肅，余等與敵血戰之後，船上陳尸三具，並受重傷者二伙伴，其情狀實足令人傷感，刻又目覩此淒涼景象，倍覺傷心。同人等用帆布吊鋪，將死者尸體，用細繩縫妥，以備放入海底。

十點時，船主飭令將風帆疊摺，祇留中桅大帆一面，帆疊妥後，船員水手等，奉令齊集艙面，參預

葬禮。卽將尸身擡至梯口。

書記官奉船主令，執行葬禮，此人亦爲聖公會會友，故引用聖公會之禮。彼時老班水手，齊立尸傍，手如堅鐵，面帶憂容，卽新水手，亦莫不肅然，及聞教友誦葬詞之時，全船之人，均墮淚悲傷，迨葬詞讀至將終，執禮者呼曰：「送尸入海」。余此時斜目窺視船主與船員之態度如何，而彼等亦傷心慘目，眼淚由眼眶如泉湧出不止。足見此時景象之悲慘也！尸體落水時，風平浪靜，船身停留海中，竟如停泊港灣之內，余耳鼓祇聞尸體墜水之聲，剎那間，余之同伴，已沈沒作海底長眠矣。

原书空白页

卷下

第八章 黎利佐海灣貿易勝利

余船此次所受支離狀況，已於前章敘述之。水葬禮畢後，立即解放風帆，向呵呵島航駛，因船上缺乏淡水與燃料，擬向該島購備補充之。

船上自從同伴傷亡之後，人人各懷傷感之心，數日未能冰釋，死者三人，年富力強，精明幹練，不特船主視之，如同親屬，即同伙中，亦多敬愛其爲人，以其和藹可親也。

船上水手，偏信神鬼之說，較之他種之人爲特甚。自從三伙伴死亡之後，疑鬼疑神之說，在水手艙，傳述更爲利害，據多數老水手聲稱：「余目覩敵彈射至余船，擊斃三伙伴之後，其彈復躍入艙內，如圓球式，在艙內旋轉許久後，不知去向，其殺人氣焰，似尙在船內，未曾銷滅，吾儕若衝撞之，恐難幸

免，且航程尚有如此之多，同伴中恐或不幸受災，且不止半數也。」同伴等聞此危言，更加恐慌。甚至入夜時，奉派桅上值更，不敢前去，派往後桅桅頂值更者，愈形惶恐，因死者三人，均在後桅桅頂，爲敵彈所傷，其靈魂或尙滯留桅頂，殊可怖也。尙有一老水手聲稱，渠於某夜，在舵艙值更，及鐘將八響之時，渠目觀秦佛斯（死者之一）手提海水一桶，向後艙沖洗艙面，精神活潑，形狀如生。並云余有妄言，天必譴之，以證其所見之確實也。

上文所述，余船水手迷信鬼神之事，如何真確，且不具論。但自是次戰役之後，上帝安息日（卽星期日）竟爲大衆所重視，從前不信教之人，現至星期日，竟肯專心致志，誦讀聖經。

前次所受傷之伙伴，除兩人受傷較重，一時不能復原外，其餘均已痊愈，照常工作。船上受傷各段，亦已整理就緒，前艙水手公餘之暇，所談敘者，無非前次與敵作戰之情形，但水手等所述之故事，大半不實，常含誇張之意，實無記載之價值，故從而略之。

在海上航行數日之後，復抵察杉姆海灣（見前）在口外淺水區域水深十尋之處，用流錨暫行停泊。立時放舢舨數艘，向岸上裝載淡水與柴薪，以濟急用，是處海灣，停泊船隻，極爲便利，海灣地

勢甚佳，無論任何風力，或颶風，船舶錨位，均甚穩固，即貿易風發生之季，風力猛烈之時，又爲他向大風之力所吹散，所以港口海面，風平浪靜，水清如鏡，凡船舶蒞臨此間，採辦貨物，以及其他日用需要之品，均極容易，因該處地力膏腴，物產亦豐富也。

按察杉姆，原係一海島，周圍約四哩，附近又有兩小島，小島與察杉姆，相隔不遠，此三島，土地肥沃，樹木暢茂，叢林之內，野豬繁殖，椰子衆多，島上山泉，清而且潔，爲世界最優之飲料。船舶航抵是間，用水龍皮帶，卽能汲取泉水，較之他處，用舢舨與水鼓，往返運載，便利良多，誠爲船舶天然之港澳。

余船既已停泊如此優美港灣，遂乘機滿載貨物，以及船上需要物品，船主之意，擬於此間停泊三星期，或一個月，暫行休息後，再向他方航駛。船上現時分班工作，或斫採山木，或汲取清泉，或獵取野味，或檢拾椰子，至礮匠礮兵，亦奉命製作焦炭。

小島之上，野鳥衆多，余等每日，在海邊檢拾鳥蛋甚夥，野鴨成羣結陣，更不計其數，小者性極馴良，舢舨抵岸，隨手卽能捕獲之，且其味比鴿子較覺鮮嫩，至於在島上狩獵野豬，極爲危險之事。一日，余同伴等數人，分爲兩股，深入叢林，尋覓野豬，行未數武，突遇大野豬一隻，巨體長牙，狀極兇惡，兩隊

之人，協力圍攻，此獸竟敢向人羣中衝圍而逸，余同伴等俟其奔至近身時，發彈射擊之，是獸雖中彈受創，但傷勢極微，登時張牙奔向射者衝撞，觸傷射者之腳，幸他同伴發射一彈，始克擊斃。

余等在叢林中，獵取野豬三十餘，運回船上，以充食料。惟是間天氣酷熱，獸肉不能久存，祇有用鹽醃之，以待不時之需。野豬所食者，均係林中椰子，所以豬肉之味，含椰子香氣，細嫩適口，可稱爲肉食之精品也。

按月份牌所記載，八月一日，爲大不吉之日辰，余船中，竟演成一段死亡悲慘之事。船上機械匠，曰約瑟，大關者，隨衆登陸，攀登岸旁高樹之頂，捕獲雛鳥，此樹在危岩之上，高約八九十呎，岩下巉石嵯峨，危險萬狀，而大關竟敢冒險而上，以左手攀樹枝，以右手向旁枝捉雛鳥，樹枝忽然中折，大關由樹頂跌下，粉身碎骨，腦袋破裂。余等是時，適在島旁，採取薪柴，以爲船上燃料，目睹此慘狀，卽馳前救援之，及奔至岩上，而大關之靈魂，已歸天上矣。余等遂將其遺體，運載回船，船上立即代其製配木棺一具，以備次日葬埋於陸地。是日，船上水手及船員等，形容慘淡，似有兔死狐悲之概。入夜，島之四週，寂然無聲，余等在船上，愈覺悲涼，此種支離境遇，余歷久未或忘之。

翌日，太陽東昇，狀如初開玫瑰，美麗可愛，海面綠水無波，光明如鏡，艙面陳列棺木一具，船上之人，觀此景狀，倍覺心酸。未幾，卽進餐，下半旗，水手等預備登岸，執行喪葬之事。

船上放下舢舨兩艘，以一艘緊靠船旁，裝備靈柩，以國旗一面，鋪於柩上，他舢舨用繩拖之，向島邊附近約三百碼之譜，其處有一高邱，樹木暢茂，因擇以爲死者葬身之所。靈柩入壙之時，由船上書記官誦讀誄詞，禮極隆重，書記官前充禮拜堂小牧師，於此道研求有素，故此大葬禮，頗爲整肅可觀，葬事完訖之後，整隊同登舢舨，回船復命。

八月八日早晨，船上裝妥三百簍木炭，此炭均係島上樹枝，積聚於島旁土坑，用人工燒製之物，適合廚房燃燒之用。是日，船上戰役傷殘之處，修繕亦已完竣，遂揚帆向北方海岸線航駛，時風力極好，不久，卽航離察杉姆海灣矣。

余此時，忽念及離家航海之時，叔父臨別贈言，囑無論處何地位，執何事業，當檢定時間，誦讀聖經，以除罪過。現時前艙人心不定，疑神疑鬼之說，實足令人心神不安，不如姑照老人之言，定期誦讀聖經，或能得力，亦未可知。良由余在前艙許久，且目覩死亡之慘狀，心神恍惚，日夕不安，聞同伴云，過

此以往，在船水手，其死亡者之數目，將更衆多，私衷愈益恐慌，雖余年事漸長，現將屆十八歲，而於世故人情，閱歷極淺，旬日以來。目所見，耳所聞，處處艱難險惡，以視生命存亡，覺非人力所能自主，特一任造化者之消長耳。余心情惡劣，正不知如何以排遣之。

余船向下風之海岸前進，風力尙佳，至八月十日，已航近海岸線，該處爲北緯九度三十分。船主達博遼，估計余船，現在地位，與敵國軍艦，距離較遠，當無危險之事，遂決向摩洛赫薩海灣 (Moro Hermosa) (北緯九度四五分西經八五度五分) 航駛。至下午二句鐘，窺見大陸在船首東北東，此時與大陸相距約四哩，上午五點，航進海灣，預備下錨，暫行停泊，錨位水深二五尋，與岸邊相距約一哩之譜，此間海岸線，多半朝北，所以岸邊海浪湧，極形猛烈，舢舨傍岸，殊非易事。

八月十二日早晨，余船放下舢舨三艘，舢舨內裝配流錨，錨標，及其他應用傢具，預備向岸邊探查本地風土人情。余允第二舢舨首槳之人，隨衆向岸邊航駛，將近岸時，按照舊法，先下流錨，將舢舨一端，繫於流錨浮標小繩，再用一繩，將舢舨他端，拖繫於岸上，三舢舨逐漸靠岸，岸邊海浪猖狂，余等登陸，費力不少矣。登陸後，尋覓許久，始見土屋兩間，餘無他物，據此中人聲稱，距此約里許，尙有市鎮，

余等即指派一人，前往該市鎮偵查一切。不久，即有西班牙士著十餘人，騎馬馳至余等舢舨停泊區域，接談少頃，似未悉余船前此所經歷之狀況，及海上作戰之事，彼等急切欲登船上參觀貨物，以便購辦，據稱該鎮現正缺乏衣服原料，如蘇布及其他粧飾品等等，船主以是項貿易，利益甚多，所以即在該海灣停泊數日，用舢舨往返運備貨物。

西班牙來賓中，有美國水手一人，余等初次見之，極爲詫異，據稱渠於數日前，遭難流落此間，渠原充二桅方帆小舟水手，該舟由葛耶奎(GuaYaquil)出發，航至加勞時，即與敵方戰鬥，死亡者二十餘，受傷者亦甚夥，舟身被敵方礮彈攻擊，桅杆，舟前斜杆，帆索，毀壞無存，全舟人員，各自逃生，余一人落魄於此云。余船船主，憐其苦況，收留之，爲船上之助手。

余船所售貨物，駁卸完訖，又購回本鎮之貨，約合美金四〇、〇〇〇元，余船船主，不願在此間稽延太久，致生波折，即掛帆向他方航駛，所擬第二次之港埠，爲黎利佐(Raulejo)，此次航行沿海岸而前進。

按黎利佐海灣，在北緯一二度二七分，西經八七度五分，海口寬四味，海水甚深，無論任何風向，

海外並無屏蔽，海灣之內，村落極小，祇有小屋三十餘家。其風土人情，與赫莫薩市鎮，大略相同。若從其人民房屋外面之狀況觀之，似極貧苦，余船似未便在是間久泊，後登大陸，與土著交接，升堂入室，觀其所用之器皿，均係金質之物，不勝詫異。據彼等聲稱，該處居民，從古以來，未曾窺見是種船舶。前二十年，有西班牙之小船，蒞埠一次，其規模甚小，不足動人觀感，彼等讚揚余船之偉大，均欲登船瀏覽，以開眼界。船主允許之，所以全鎮人民，不論男女老幼，爭先恐後，登船參觀。是處人民，謙恭有禮，和藹可親，船主乘機挑選數種貨物售買之。

數日之後，余船航向其他小港埠，停泊一二日，所到之處，均售出不少貨物，所以在此數星期之內，發售貨物，為數甚夥。

十月念五日，由彪都佛利托沙 (Puerto Veritosa) (北緯一六度六分西經九五度二二分) 港口出航，向亞卡拔柯 (Acapulco) 海灣前進，此次係向大海而航駛，為避免與是間海濱西班牙軍艦之衝突也，余船在大海，日夜航行，頗為順利。

十月念六日早晨，海面突然風平浪靜，四週岑寂，未幾，天際黑雲叢集，天空墨黑，至八點鐘時，雷

電交加，大雨傾盆而下，船在海中，竟如一葉，任聽海水漂流，迅雷衝耳，閃電耀目，爲狀極可怖，實爲余生平所未觀也。此次大風暴雨，至下午五點鐘時，方稍停息。

當風狂雨暴之時，四境嚴寂，祇見海面沙魚，成羣結隊，繞船旁而游泳。余船船身，由前桅至後桅，計長一百三十五呎，而沙魚長有船身之半，約合八十呎，其體質之偉大可知矣。船旁海豬，亦甚夥，有爲余船釣鈎所繫，及拉上船時，多被海中沙魚所掠食，殊爲可惜。風力至太陽將落時，忽然改向，余船卽酌定方針，向北方航駛。

第九章 歇威克海島獵捕海豹

十月二十七日，天初破曉時，突聞桅頂值更水手狂呼曰：「後面有船，後面有船」，該船在余船尾下風，向前航駛，與余船相距不遠，狀似軍艦，但爲何國之軍艦，一時尙未能辨識之。船主得此凶耗，遂飭令全船水手，攀登桅頂，揚掛全帆，促船前進，船主竭力窺探後方爲何國軍艦。余船此時仍就原有方向航駛，對方軍艦之速度，比余船稍快，不久，卽能辨識，所懸爲西班牙國旗，由其航向推之，似有向余船挑戰之意。未幾，相離不遠，彼此距離爲礮彈射擊之力所能及，船主觀此情狀，極爲恐慌，一面催促水手等，速放滿帆，並拉緊帆索，一面改換針向，冀可脫離敵艦，避免戰爭。

十五分鐘之後，余船所有風帆，張掛完妥，此時風勢，亦甚得力，船身前進，極爲順利，每點鐘速率，爲七海浬。但敵艦航力，亦逐漸增加，卽就余船航線水痕內，繼續前進，余船船員與水手等，觀此惡狀，不勝惶恐，余船水手等揚帆及整理帆索，費時十五分鐘，在此片刻之間，敵艦竟追迫，如此迅速，實爲

意料所不及。

余船船主大聲呼曰：「敵艦近矣！可奈何？爾等速將船首之礮，併力移動至艙面，以備迎敵。」此項命令俄頃之間，即遵行無阻，此時船上人員及水手等，無不側目注視敵艦之行動，而敵艦之航線，向右航駛，未幾，敵艦艦首大礮，發出濃烟一陣，有一敵彈，轟毀余船左側斜帆帆桁，余船船主，立時發令曰：「速將斜帆繩索拉緊，另以他斜桁代之。」此令立時遵行，數分鐘之內，斜帆帆桁，即安配妥貼，照舊向前猛進，敵艦隨後緊追，不久，相距更近，彼此艙面之物，均能辨識，但追隨約半點鐘，無甚衝突。海上風力忽猛，余船速率驟增，每點鐘航行十海浬又半。如照此種風力，向前猛進，至黃昏夜色朦朧時，或佔優勝地位，亦未可知。且敵艦一時如不轟擊，則帆桅亦不至損傷，余船前行甚為順利，倏爾之間，距離較遠，為敵彈之力所難命中，敵艦觀此狀況，立改航向，擬欲緊追，並用礮彈攻擊，但礮彈多墮落於余船之左側，余船一老水手歡呼曰：「爾等不觀敵彈落空乎？」常有機可乘時，彼等乃不知攻擊，刻雖再用數尊大礮轟毀，恐未必能命中矣。但敵艦仍不願示弱，隨追隨時發彈，竟無甚效果，實為萬幸。

次早八點鐘，有大沙魚一頭，隨余船航線前行，按船上老水手之見解，在海上航船，遇見此種水族，追隨水線而前行，爲不吉祥之徵兆，且敵艦尙竭力追踪，不稍鬆泛，所以船上人員，愈覺擔憂，猶幸此時風力極強，船主命再將桅頂最高之小帆，亦同時掛滿，以增航行之速率。未幾，敵艦又發射一彈，此彈似係三十二磅大礮之彈，彈落於余船船首附近之海面，船主觀此情狀，稍改航向，向敵艦回射一礮，此彈適擊敵艦之中桅，中桅上節桅杆，及風帆，立時折斷，敵艦艙面，登時紛亂，余船艙面水手等，遂吶喊三聲，以頌發射此彈礮手之功績。船主發令曰：「將中桅艙面而九磅長礮，移至後艙面，以助戰。」發射此礮礮手爲老水手，名曰南峙，南峙對於礮彈射擊學，極爲精到。船主令其迎敵作戰，彼卽踴躍備戰，且向其伙伴揚言曰：「余發射礮彈時，必將敵之咽喉割斷，以制其死命。」言詞未竟，余船船桅，已揭開美國國旗，船主發令立時開礮，南峙卽遵令發礮，礮彈出口時，藥烟籠罩空際，敵艦受傷如何，無從辨識。未幾，烟散，用窺遠鏡窺之，見敵艦之後桅斜桁，被余船所發之子彈擊毀，敵艦立即發礮，反攻余船，由是兩船彼此互相轟擊，約有半句鐘之久，彼此礮火，始互相停息。此時海面風勢甚佳，余船轉瞬之間，竟與敵艦相距三昧之遠，敵艦既不能追踪，余船卽改變方針而他駛矣。

余船此時，航行速力，每點鐘行十一海裡，上文所述沙魚尚在余船航路水線之後，追隨前進，船上水手等極爲詫異。或曰水面之敵艦已去，而水中之妖物不離，禍事尙未終了。余此時適在艙內，據其他老水手聲稱，彼前此在東印度洋航海時，有一沙魚，追隨其船行走三天，該船船上，在此三天之內，竟有水手三人，繼續得病，且症極危險，至第三天，一水手因病而死，船上同伴，即用吊鋪將死者裹之，擬將屍體葬埋於當地海底，當屍體殞殮十五分之前，沙魚尚在船後，隨船前進，及屍體行水葬時，沙魚已杳如黃鶴而不見矣。又一水手云，彼在西印度洋航海時，亦有一沙魚，隨其船後潛行，歷二十四點鐘之久，不肯遠離，船上之人，均以爲不祥徵兆，未幾船上一水手上桅工作，無故失足，跌入海中，竟葬於沙魚之腹，可謂爲無妄之災也。

翌日上午十一點時，即不見敵艦之踪跡矣，至午刻，風力向左轉帆，船主發令將右小舷收疊不用。將左舷中桅小帆揚掛，余適奉派在前桅頂工作，並與一同伴爲伙，及號令發後，余二人同時升旗，解纜，有一索梯之繩，忽然中斷，致余失足，跌壓同伴之身，同伴被余衝撞，跌於海中，余手靈便，立時提梯旁小繩一根，幸未墜海，按索梯之繩，爲前幾日修整之物，堅實之極，而竟然中斷，殊令人不解。船員

窺見同伴落水，立將船身回轉，以備救援，但船頭回轉時，即不見余同伴之形影，海面發現紅色血水少許，沙魚亦不知去向，則同伴之結果，不問可知，沙魚隨船行走，爲慘事之預兆，更足堅人之迷信也！

余船此行，原擬向加利佛尼亞海灣，但船主素性謹慎，誠恐敵艦此時正在加利佛尼亞海灣之亞卡拔柯港口航行，余船當航向他處稍遠區域，稽延許久，再行前往，方不至相遇，所以改換針向，先行航至歇威克海島（Shelvack's Island）獵捕海豹月餘，以資休息，並可避免敵艦之襲擊也。

航行方向決定後，即揚掛滿帆，向西北西航駛。此時風從東來，風力不甚強大，船在海中徐徐而進，不值更之水手，在水手艙中，高談闊論。有人曰，余船運氣欠佳，爾等不觀新近一同伴，渠爲船上之老水手，技藝優長，手腕靈便，無故慘死，倘船運亨通，何至發生如此禍事乎？又有年輕水手云，渠爲波士敦士著，當此船在船廠製造時，船內有一橫木，安配未妥，突然中折，打碎一工人之頭殼，並擊斷其他工人之脇骨，其後此船第二次航行，將至利物浦港灣時，某日中夜，一水手升桅摺疊中桅桅頂之帆，失足墮海，其屍體亦無從撈獲，船上發生意外之事，不勝枚舉。余傾聽此種危言，極爲戰慄，遂憶及

老水手查克，平時向余勸告，在船上工作，固當勤謹，但毋過於冒險，以免受害；並警告余上桅工作，須格外當心，前次衝撞，伙伴沒淪於大海，足爲爾前車之鑒，爾是次未受沙魚之吞沒者，實爲特殊之造化也。查克爲人誠實，與余最爲親暱，其勸言多由胸坎而發，余實欽佩之。

不久，余船航抵歇威克海島，停泊數點鐘之後，始見多數海豹，爬上沙灘，曝曬太陽。該處海豹，每日午刻，由海邊爬至沙灘曝曬，成爲習慣。余與同伴等登臨此島，躲藏於島旁崖石之後，約一點餘鐘，窺探海豹之行動。其行動特殊，茲姑誌之於下：時至中午，由海中現出一老大之雄豹，爬至沙灘左端，休於沙上，其後小海豹成羣結隊，依次陳列於島旁沙地，其地與海水相距約五十碼之譜，所最奇者，小海豹雖伏於沙灘時，其背脊向大陸，面部向海外，似爲遇險或他物攻擊時，潛逃入海之預備，全隊之右端，一雌豹爲壓隊，至正午時，太陽光力，曬照豹身極熱，全隊小豹，未久卽入睡，作短時之睡眠，此時左右壓隊之雌雄兩老豹，不敢合眼作小睡狀，似負有看護小豹之責，以免受他物之傷害也。余等此次登岸之伙伴，人數無多，並未攜帶器械，故未便殺戮之，余等在崖石之後，靜默不動，目視彼等小睡，約兩點餘鐘後，復依次爬入海中，隨浪而去，兩老豹守候全隊小豹，安然入海，隨後始去，秩序整

齊，令人驚訝。

余等將此狀況，回船報告，船主擬於次日，飭令四十水手，清晨赴島邊，捕獲海豹。離船時，隨帶傢具，如木鎚鐵環木桿帆桁等，以爲曝曬豹皮之用。

次早，即十一月八日，余隨同伴四十人，於清晨赴島，計分作兩組，一組向島左端崖石後藏匿，一組向島右端崖石後躲避，以免海豹之恐慌，俟海豹整隊陳列於海灘時，兩組用暗號知照，同時合力捕殺之。余等在島上，佈置完妥後，守候四點餘鐘，尙未見海豹之形影，至十點半鐘時，海邊發現雌雄兩豹，由海中向沙灘前進，小海豹成羣結隊，隨首領而前，照上文所述之狀態，陳列於島旁，成爲一字雁行形，極爲整飭。至十一點半鐘時，最後之海豹，始就其應躡之地位，彼時太陽光力極大，未幾，所有小海豹，均入睡鄉矣。余同伴中有兩人前曾充捕獲海豹之役，據稱欲捕獲此種海豹，須俟午後半點鐘時，始可動手。

余等守候至相當期間，兩組之人，用暗號彼此關照，同時由石崖之後，馳至沙灘近海水之旁，截堵海豹之歸路，竭力擊殺之。小海豹抵抗力薄弱，殺戮之尙不費事，但稍大之海豹，及其首領，體大力

強，性極兇狠，不易取之。假如被豹衝倒於地，此人之肢體，必被撕碎無疑。此種海豹，巨口狼牙，搏力如獅，獵取之誠爲冒險之事。且余係初次觀此惡狀，私衷倍覺恐慌，當大衆實行收獵工作，人羣吶喊之聲，與小豹呼號救援之聲相參雜，洶湧悲咽，致使余心更形紛亂，彼時實無處可以躲避，否則余將逃出獵場，不願閱歷如此淒涼之景象也。

殺戮之事，不久卽行停止。大多數之海豹，已入海逃生，然被余等所獵獲者，亦不爲少數，最後統計，在是島所捕海豹，有二千五百隻之多，足見余等在該島行獵之勝利也。是島海豹之皮，物質極佳，爲用甚廣，余等當時卽將所獵死豹之皮，分班剝刮，卽用木桿等曬於高崗之上，豹皮未刮半數，天色已晚，余等卽回船休息矣。

翌日清晨，余等復登岸工作，至午餐時，昨日未竟之工作，卽已完妥。余隨隊中數人，冒險前往探視該島他方面之狀況，及行抵該處，忽見多數海象之骨，散佈於地面，再往前窺探，則見人類骸骨七具，陳列土坡之上，余等不勝驚恐。以余之識見，猜此七人係乘舟至此島，獵取海象與海豹之油，其舟遇險沈沒，困頓是開，缺乏糧食與淡水，無以資生，饑渴而死，慘不可言。余等又前行，窺見茅屋一所，附

近復現竈座數處，足見所付度之事理，不甚參差，遂合力將此骸骨，收集一處，用土掩埋之，以盡同胞之義務。

海豹之皮，曬乾之，非五六日不爲功。此種獸皮，倘不曬乾而收藏，必至霉爛，成爲無用之物。余等卽於岸旁，搭一布幕，數人輪流在島上住宿，以防護豹皮之損失。島上未見他獸踪跡，祇於山峯石壁間，望見小鹿一二隻，俄頃之間，卽不見其形影，此種膽怯之獸，不足以害人，故余等雖住宿於荒島之上，亦並不擔心。余等在島住宿期間，又捕殺海豹七百頭，合前此所獲者，統計三千二百隻之豹皮，其後此種豹皮，連往中國廣東海口發售，獲利不少，該處人民，珍視此物，故高擡其價，而發售之。

余等窺見島上有鹿，卽回船報告船主，卽遣派水手二十餘人，乘舢舨三艘，赴島獵取小鹿。余等抵島之後，分爲數組，或登山峯吶喊，或向深谷追尋，此種小膽動物，果爲余等恐嚇而出現，彼等被迫逃至海邊，竟被擊死七隻，又活擒小者兩隻，帶回船上喂養，性極馴良，在艙面行走，如同家畜，其後隨船旅行各海口。

余船在是間獵取海豹之後，又獵取海象。該處海面海象，爲數無多，獵之不易，守候許久，僅射獲

兩象。海象體大力強，一象須費十數顆子彈之力，方能結果其性命。象體剖割之後，每象熬成象油七
大桶，其體積之重大，非親自窺見或以余言爲不足信也。

第十章 向印第安人收買獾皮運往他埠

余船在荒島附近，寄泊二十一日，船主達博遼，以為在此間已逗留如許時光，則此處沿海人民，對於余船違法貿易惡感之空氣，諒已消除淨盡。此時若航向加利佛尼亞，中途諒不至有若何危險。船員與水手等，聞船主如此主見，均覺喜形於色，且艙中所剩貨物甚多，必須航至加利佛尼亞海口發售，俟貨物售脫後，始能航向他口岸，經營他種貿易，獲些厚利而歸。余等得此消息，極為欣慰，以為前途航路雖遠，不久，終有回歸故里之一日，所以雖開荒島之時，船員與水手等，均有歡樂狀態。

船主達博遼，精明幹練，對於西北海濱貿易，極為熟悉。渠擬航赴加利佛尼亞附近兩口岸，將船上存貨發售完訖之後，不再在西班牙沿海逗留，擬向北航駛至印度洋一帶，購辦水獾皮及其他貨物，運往他埠發售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早晨六點鐘，已航抵貢瑪斯海灣（Guimas Bay），此處在柯林提地角（Cor-

rientes (Cape) 之東，相距約二十味。貢瑪斯之市鎮雖小，而海防之設備，極爲堅固，該鎮有大礮臺一座，配置大礮十尊，礮兵五十名，由陸軍上校管轄之，因該處係太平洋之要隘，爲墨西哥重要之門戶也，余船暫在口外寄泊，擬先探詢港內情形，再行進口，但守候整日，未見往來之船艘，無已，起錨航至港內，停泊於礮臺前面，余船之錨位，爲礮彈所能及之區域。所以夜間格外守備，以防不測之事，余船停泊近岸者，實爲舢舨登陸之便利也。

次日早晨，船主依照日前預定之方針，遣派舢舨一艘，前往大陸，探詢是處情形。三副凱雷並通譯一人，隨余等登陸，舢舨離船時舢舨頭尖，插白旂一面，以示和平之意。舢舨抵岸後，竟承當地長官陸軍上校優禮相待，並云，彼等窺見余船壯麗可愛，據通譯者傳述余船抵埠之宗旨，彼等甚爲滿意，彼等聲稱：「是間爲外國船舶永久不臨之地，貴艦到埠，實爲破天荒之事，俾本地人民，大開眼界，幸何如之！本處及內地，缺乏他國物品甚多，如洋紗、棉花、麻布及他種洋貨等等，沿海一帶無從購辦，人民如有需要此種物質，須赴墨西哥，方能置辦」等語。

余等請上校到船瀏覽，彼即允諾，本地西班牙士著，偵悉余等言詞誠實，行動文明，遂無恐慌狀

態。老幼男女，成羣結隊，奔馳至舢舨靠岸區域，矚目注視，狀態和平，未顯若何仇視之意。

余等邀請本地長官，即乘舢舨，親赴余船，參觀一切，當承其允許，及彼等到船時，船主以上賓之禮待之。校官校閱余船，外容壯麗，內部修整，不勝詫異。據稱彼等生平未覩如此偉大船舶，蒞臨該埠，此次竟有如此良好機緣，登臨巨艦，實爲欣幸。船上員兵，紀律修明，禮貌周到，可稱爲人上之人。其讚美稱頌之詞，似有逾越範圍之外，反不令人欽佩之。船主與之接談許久，渠面允余船在是埠貿易，但須俟渠向墨西哥總督請示批准之後，方能開始交易，請示公文，擬專差投遞，且所擬貨物稅，亦甚低微，余船船主，以其所擬辦法，尙屬公允，祇得忍耐，在港暫泊，以待墨督之批示。不久，竟承其長官允可，船主復函請上校，及附近商民，到船參觀各種貨物，任人隨意購之。

余船水手中，善音樂者，頗有其人，各就所長，遂湊成一軍樂隊。隊中樂器，雖不甚齊全，但就現有樂器，連彈合演，其音調雖不能與完全之軍樂隊相比擬，而未聞軍樂隊完全之音調者，聽聞之，亦有一種和諧特別之聲浪，不至爲人所厭惡也。船主飭令演習樂器之水手，服裝靴帽，格外修潔，以壯觀瞻。奏樂時，用和諧音調，以怡悅西班牙人民之心，船上各部位，洗刷潔淨，零件陳列，極有秩序，艙面整

齊，至最優美之程度，西班牙商民，蒞臨船上參觀者，無不異口同聲，稱讚余船船主船員管理船務之得當也。彼時船上水手，除往返迎送本地商民到船參觀之外，亦無他種工作，狀極清閑，此爲余船出海以來最安適之景象也。

每日早晨，余船發放空礮一響，船之前後，即用各國國旗，及其他旗幟懸掛，以壯觀瞻，而表敬意。船上官員與水手等，咸盡心與本地商民及其眷屬聯絡感情，有時招待彼等，在船上午餐。船上軍樂，不甚完備，上文已述，但爲本地之人最愛聞之，船上水手，體格魁梧，形容修潔，服裝又極整齊，西班牙之閨女見之，似有傾心之狀。

余船在該港停泊未久，而余船之狀態，及船上人員之行狀如何，已傳播於遠邇，以致沿海人民，成羣結隊，跋涉到港參觀，爲數極夥，甚至攜帶布幕，沿岸駐紮，以爲家人棲息之所，而使研究余船之狀況。人民瀾聚成羣，行帳比連，狀如軍旅。所有飲食小販，亦乘機前來，作投機小生理，所以布幕之前，餐具食盤，觸目皆有，其箇人自備者，非常精緻，且有銀質之食具。據云是次附近居民，前來參觀余船，所費不貲，將及百萬元之數，其人數之衆多，不問可知矣。該處人民之餐具器皿，雖如此精細，但男女

之服飾，粗俗不甚雅觀，足見日前陸軍上校所言，該處沿海人民，缺乏洋紗棉花麻布，及其他洋布等等，非浮虛之語也。余等窺見當時其人民之裝飾，大略如是，男人頭戴草帽一頂，身著極粗麻布短衫褲一套，腳穿舊絲襪一雙（當係墨西哥所購之品）並薄底拖鞋一雙；至於婦女之衣服，與男人略有不同，其外衫寬大，不甚整飭，惟其首飾，頗有價值耳。余登岸時，見一年輕閨女，衣服雖濫褻，而領頸所佩一串大珠，照耀奪目，倘售之歐洲市面，可值數千元之代價矣。

十二月七日，當地長官，接奉墨西哥政府允准余船在本港售賣貨物，但須照例繳納該港進口稅。此種好消息，余等聞之，極爲欣慰，船中貨物，本不甚多，數日之內，即能售罄。貨物售罄完竣，余船即不向西班牙沿岸他處航駛，另覓新航線而他去矣。自是日起，所有船上人員，合力工作，專心致意，售賣物品，各種綿織物，最爲暢銷，即極粗愛爾蘭之土布一疋，亦售八十元或一百元，德國綿布，Holland，每疋八十元，絲襪每打八十四元，各種洋布 Calicoes 每碼四元或七元不等，價值之昂，言之令人難信。布疋之外，他種物品脫售，亦有同等之速率。本地土著，亦將其土產之物，私售於船上，所得價值，亦不爲少數。

余船在該埠貿易，極爲發達，與商民感情亦甚融洽，所以時有西班牙商民，在船上聚餐，商民等亦邀請船主船員或水手等，登陸宴會，兩國之人，彼此情意相投，和諧達於極點。前艙水手，與本地男女，交際尤爲密切，甚至規勸余之同伴，拋棄浮海職務，在該處組織家庭，另謀生計，彼此感情之熱度，不問可知矣。

余船在是埠，耽擱十五日，余等在此時期之內，幫同售脫貨物，並運送貨物，向大陸交卸，其工作之辛苦，非筆墨所能形容之。船上貨物，未幾售賣將罄，祇餘洋紗二十箱，此貨爲市面不通行之品，所以難以脫售，至於其他零件，無人過問者，祇能運至北海岸，作爲調換獺皮之用。統計在本處所經營物品之價值，約合美金一四〇、〇〇〇元，折合西班牙金錢九〇、〇〇〇元，其中四〇、〇〇〇元，爲古代金銀質之家用器皿，一〇、〇〇〇元，爲白金質之首飾與珍珠之屬。物質交易完妥之後，舢舨運送多數水桶，汲取淡水，裝備水牛二十隻，及多種水果，並番薯及其他需要食品。余船此次航抵是埠，貿易得法，辦事順利，且購置許多糧食，所以船上人員水手等，無不喜形於色。

余船定於二十五日，解纜放洋，船主遂發帖邀請當地紳商男女來賓，各五十位，到船聚餐，以爲

紀念。二十四日早晨，船上懸掛滿旗，各桅橫杆，水手分段站立，並施放禮砲，以表敬意。是日宴會，賓主歡洽之情形，達於極點，至傍晚太陽西墮前一點鐘，水手又分段站立於帆桅橫杆，歡送來賓，作別離之表示。來賓離船時，無不表顯其感謝之意。

二十四日下午，余適奉派隨舢舨登陸，余始得窺察當地之商民，對於余等感情實在之狀況。余同伴等，有以小件之物，如十字架小模型，贈送當地婦女，婦女亦以當地宗教小神物，及珠寶之類酬答之。有一閨女，奉送余同伴一仙女之小模型，並告以若臨難之時，禱告此仙女，彼必能保佑爾等，脫離苦難，種種別離特別狀態，余箇人處於旁觀地位，窺見彼等彼啼此哭，其種種留戀之情形，是否果衷心所發，亦無從辨識之。

余船前此在西班牙屬地沿岸航行時，與其軍艦衝突，現時此種支離景象，當永久消滅矣。余船所販賣貨物，已銷售殆盡，僅剩洋紗數箱，及不關緊要之零件數種，是種物品，向北航行一二港埠，當能脫售淨盡矣。

正月五日，航抵吐都沙士斯海灣（Todos Santos Bay 墨西哥附近加利佛尼亞海濱）後，

即遣派舢舨，赴港灣尋覓相當地點，以便登陸，偵查是處風土人情。舢舨離船時，船主囑咐余等格外留神，如當地印第安土人，對爾等有仇視行爲，立時退出，不可近岸。及舢舨近岸，祇見岸旁殘石嵯峨，沿岸半咪，礁石尖利，舢舨無從靠近，費時良久，始能靠岸。余等能由險阻港道登陸，本地土人及西班牙之人見之，不勝詫異之至，彼等立時指點舢舨，應航至西邊良好港灣停泊，較爲穩妥，余等從之。同伴等登岸之後，即將余船到埠之宗旨，向彼等宣告，當時即有數商人登臨余船，驗看貨物，未幾，以若干貨物，交換若干獾皮之貿易成矣。余船在北海岸，與土人互市，須俟土人先將所交換之物品，携登余船，方能與之交易，而此間之土人，與西班牙之土人，雜居一地，稍爲文雅，並無野蠻惡習，亦無仇視余等之意，故敢放膽與之交易也。

余船在是間貿易，格外細心，因本地土人看貨時，乘人不備，隨時竊取貨物，即舢舨運送貨物到岸時，水手等亦當在舢舨之處行走，倘一二人單獨向遠處遊玩，則衣服必被土人剝奪無疑矣。余船在該處，暫泊數日，竟有同伴兩人登岸，被土人剝奪衣服而逃，無從追究。自是之後，與土人交易，凡舢舨運送貨物到岸，時將土人款留五六人在船上，藉以爲質，船主爲人之謹慎，於此可見矣。

在是間寄泊三十四天，本地土人，竭力向遠近區域，收集不少獺皮，調換余船貨物。船上所餘零件，銷售淨盡。船上共收獺皮一七〇〇件之多。余船此次在海灣貿易，不懼西班牙軍艦之攻擊者，因隨時款留土人若干人，以為質品也。至於舢舨往返向岸邊運備貨物，亦未受土人之殘害者，亦因該處海灣，海浪極猛，余船水手，技藝高強，駕馭舢舨於狂風大浪之中，亦無所顧忌，土人等見此情狀，雖欲乘機加害，但無隙可乘，生命與貨物，均未曾損失，亦云幸矣。余船又遣派舢舨，向大陸汲取淡水，添購生牛，並椰子，檳古聿，番薯，及他種水果等，以備向他處航行。

余船貨物，除洋紗及鐵器並毛氈兩束外，均已售去，船上現有之貨物，與銀元之價值，給合西班牙元六五〇、〇〇〇元，內中古式金銀質家用器皿，值四〇、〇〇〇元，白金與珠寶值一〇、〇〇〇元，此外尚有海豹皮三、二〇〇件，並獺皮一七〇〇件。余船在此間沿岸之貿易，業已完訖，次日，擬即解纜前行，航向中國（China）海濱，進行他種新交易耳。

翌日早晨，余等耳聞船上頭目，口吹號笛，並用尖利之聲喊曰：「前艙水手，齊來艙面，起錨解纜。」余等聞此好音，無不喜形於色，余同同伴等，立時奔至艙面，就各人應守之部位，或至絞盤之前，同心

合力，綏起船錨，並解放帆索，在十五分鐘之內，余船之帆，已飽受風力，船身航出港外，與吐都沙士斯海灣作長久之別離矣。船上水手，在西班牙海濱，受無數次之災難，滿望早離苦海，另覓航程，今日船主，竟然發令他航，余與同伴等，實樂不可支，所以船出口時，全船水手，突然吶喊三聲，以示歡樂之意。船出口時，風力頗佳，至午刻，後面大陸，已沉沒於水平線之下矣。船身由北方向南方航駛，風勢得力，倍形迅速，船上前此不吉祥之事跡，當可銷除淨盡，爲余船現時所擬貿易之方針，多半合於法律，且所航行之區域，與祖國之大陸，逐漸接近，人心歡樂，則晦氣遠離，據余最親密之伙伴查克聲稱，由吐都沙士斯海灣航赴廣東，航程極遠，但數日之後，必先至森威支島（Sandwich Island）太平洋中一島與夏威夷島附近，余船航行時，余等依次值更，不敢稍懈，余有一二次與查克同時當值，查克爲人，雍容恬靜，腦筋清晰，將其生平所經歷之境遇，爲余敘述之，彼之所言，雖非謊語，但多屬於彼箇人之事，故余不願於茲篇贅述之。

第十一章 阿威希海島男女來船參觀

余船航離吐都沙士斯之翌日，余用紀限儀，推測月球，以定船位之經緯度，並規定航向阿威希海島（Owyhee）此島與夏威夷海島相距不遠之航向。余船航行未久，窺見海面海鳥甚多，立即審查，始知余船與森威支島相距不遠。此種海鳥，每翱翔於水陸之間。所以船舶在海面，一見此種海鳥，則知與岸邊相近矣。同伴等，得悉余船將抵阿威希島，皆大歡喜。因日前有曾至是島者，敘述島中，此時出產水果與青菜甚多，且價值極賤。該島居民，性情敦厚，品行優良，招待異族之人，禮貌更爲恭敬，故吾人聞船將到此島，莫不欣幸。

余船此次在海上航行，多遇貿易風，海上天氣漸熱。是日，前艙水手，忽有謠言云，日內船上，將大設筵席，慶祝華盛頓壽辰。余深知船上凡有慶祝，前艙水手伙食，除加添額外食品，並少許雜酒外，並無所謂筵席也。而水手等因突然增加額外食品，亦即樂不可支，極爲滿意。余船是次，欲得額外新鮮

食品，殊感困難。船上現時所餘新鮮食物，祇有活鱈魚三箇，吉利巴古島所獲山禽數隻而已。至於由吐都沙土島所市之牛數隻，均已屠宰，醃成鹽肉，亦非新鮮之品。

二月念二日，爲美國慶祝華盛頓第幾次之五十週紀念日。是日早晨，天朗氣清，日球初昇，一塵不染，高懸於天涯線之上，倍形修潔。海面無波，而風力順利。余船此時，在海中徐徐前進，船上之人，幾不自覺船在水中之行動也。值茲令節，四周之景象，如此和平，所有船上人員及水手等，倍覺歡樂。船上水手等，按照船規，早晨所應有之工作，如拉緊各部位之繩索，及洗刷艙面等事，清理完訖。至八點鐘時，船上上旂，施放二十一響禮砲之後，船上例行之工作，業已完訖。所餘者，祇有整理風帆而已。前艙艙面不久即陳列酒漿（如 *Grog* 雜質之酒）及特種麪食，*pudding*（此種麪食，爲麪粉與脂油和合而成之糕點）。假如烹調得法，爲麪食之美品；設火候不合，則堅硬如鋼鐵，雖用力拋之，高至桅頂，跌落亦不破碎。但水手等在海上航行日久，得此新鮮麪食，再和以糖汁，格外滿意。是日船上，前後艙艙員與水手，歡樂一日。末後，後艙面與前艙面拋球取樂。

余船不久即航近阿威希海島，由月球高度之法推算之，大約翌日天破曉時，即能窺陸地之高

原矣。

次日，余船航近海島時，即窺見該處多數特式方舟，沿岸邊行駛。是時，余船航率，每點鐘航行十里，而此種小舟，竟能與余船並行而進。余船航近岸邊，即預備拋錨，余船船主，對於此間洋面，頗爲熟悉，遂一直航向加拉葛哥亞海灣 (Karakakooa Bay) 下錨。錨位水深十五尋，距登陸之碼頭約一里之譜。

是日下午三點鐘時，該島國王，名曰塔瑪亞摩亞 (Tamamaoa) 蒞臨余船參觀。來時，由六艘方舟護衛之。方舟構造特殊，裝飾華美，在水面航行，捷速無比。方舟舷側，附設突出之橫木，用以支持方舟在水面航行。倘猝遇風暴，不至有傾覆之禍。此木條謂之 *Outrigger*。尙有大臣兩位，隨國王同登余船。跟隨國王與大臣同來之人，未著何種服裝，僅披一種草製短衣，束於腰部，此衣謂之 *Tappa*。國王與大臣所服者，除草製短衣之外，肩際尙披紅色闊布一長條，（此紅布當係舶來之物）狀如外套，腰間又束一美麗紗帶，頭戴羽毛纏成之冠。

余船船主，以上賓之禮，款待國王。國王喜形於色，面允余船所需要之食物水漿等等，可任意購

辦。國王等在余船，逗留一點餘鐘，饗以果酒，並贈送禮物，盡歡而去。

二月念六日早晨，有多數方舟，運載老幼男女，携帶熱帶所產各種各色水果，及大蕃薯，並鴿鴨豬羊等等，貢獻余船，並登船參觀一切。此島婦女服裝，與男子有別。婦女腰間束縛鮮色美艷之布帶一條，其餘全係天然狀態。婦女體格，多半較男子矮小，體態勻融，狀貌窈窕，爲南北美洲黑種人之最美麗者，與歐洲白種人婦女之品貌，不相上下。

此島出產豐富，居民心性和平，有溫良恭儉之風。極願與余船通商貿易，凡爲彼所心愛之物，卽不計其值而購之。彼等所愛之物件，如利器，刀叉之類，並鮮亮直條之布疋，及寬緊帶等等，彼等以水果與家豬，爲調換他物惟一之品。甚至一豬重約一百磅，祇願調換一呎徑寬緊帶一條，船上水手，以少數之款，能購許多水果。據云，是種水果，不特有益於人之身體，且能防禦敗血之病。

船主遣派一班水手登岸，運載淡水。一班水手，尋覓薪料，向該島運水與取薪，本非易事；尤幸該島國王，已飭令岸邊居民，竭力援助。居民將水鼓裝滿，推至岸邊，改由舢舨運載，較爲便利。至於薪料，亦已探割堆積於岸旁，俾余等便於携取。所以淡水與樵木兩物，不久，卽已轉運完妥。

余與同伴數人，乘往島運淡水與薪木之便，前往島之中區遊覽。有一伙伴，已蒞臨此島數次，並諳本地方言。渠請士著，引領余等數人前往禁地。參觀柯克船主（Captain Cook）之墳墓。（按柯克爲英國著名之航海家，督帶兩船，至太平洋探險，經過北美洲，於一七七九年，航至此島，誣陷當地土人爲盜，後被土人暗殺，埋於此島中區之山巔。）墓爲圓形，周圍栽種芭蕉果樹，與椰子樹甚夥，墓地狀態森嚴，臨其地者，不期自行發生嚴肅畏懼之態。據土人聲稱：「柯克偉大人物，不幸爲匪人暗算，命喪此間，國人至今尤爲悲悼！現國人每年於一定時期，會聚於此，按照本國宗教之禮，追悼祭奠之，以表哀歎之意。」

余船停泊此間，當地土著，均以厚禮接待。水手時常上岸操演，余等多乘機前往內地鄉村，參觀一切。村中老幼，以厚禮接待，其謙和狀態，亦不亞於海濱之漁民也。

余與同伴，有一次旅行至島上大山，此山極高，在山頂能窺視較遠區域，此山之頂，原係火山，有時爆發，爆時火焰冲天，鎔石四溢。余等行至半山之時，即覺空氣濃厚，皮膚寒冷，難以前進，無已，敗興而返。據該島民人聲稱：「火山之頂，有神人居之，不可輕犯，大神雖爲人民所未及見，但島人無不竭

誠崇拜之。」

居民中，有一白種人，（英國人）名曰約翰容格，（John Young）據稱此人前於「榜德號」（Bounty）商船水手叛變時，隨衆乘舢舨漂零海上，後爲比特加爾（Pitcairn）海島附近之獵鯨船所救，流落此間，已三載有餘矣。英人雖風聞此人已被魚船救活，但其後生死未能明晰。該島人云：「此人在本島，威權極大。其權力，較國王僅低一級。凡國中緊要之事，及與其他島國戰爭時，必請其主持戰事。此人英勇多謀，國王信任之。阿威希海島，能征服莫威（Morue）海島者，此人督戰之功也。」島上居民，均係赤身裸體，上文已敘述之。國中法律嚴明，國人守之，不敢違抗。國民階級同等，財產均平。但其人民，沾染文明國之惡習甚深，所以飲酒之醉人，科罰極重。對於飲用猛烈醉料，科以重罪，毋稍寬恕。

國中不識耶教之真理，後由容格竭力勸導之，亦未得若何效果。至於文明國道德之格言，及社會之習慣，多未之識。島民所供奉之偶像，均係泥刻木雕，獐狷粗劣，形狀可怖。亦有崇拜火山大神，以爲天帝者，其愚魯可知矣。惟島民識見，雖如是淺陋，而接待余等，則仁厚謙恭，至於極點。余等登岸遊

行，頗覺穩妥，且有時人衆集聚千餘人，探詢其他國外之狀況。

島國居民，泅水之技能，可稱爲世界海濱泅水之特等者。余船寄錨區域，距島邊約一哩又半，余船停泊之後，時有婦女或男子，泅水至船上參觀。觀後，復泅水回至岸邊。比之乘坐方舟，往來水面，尤爲捷速。該處沿海，沙魚衆多，彼輕視之，爲一種之魚類，毫無驚恐之狀。有時泅水者，在海中受沙魚之攻擊，彼等竟能在水中將沙魚格殺，兩人將魚拖至岸邊，以爲記念之品。其技能實足令人欽佩也。

第十二章 船抵廣東黃埔埠運貨回國

余船離開加拉葛哥亞海灣之後，向廣東（Canton）航行。此次航程較遠，在海中時間較久。一夜，余奉令在前桅桅頂值更，適彼時查克亦奉派是處當值。時天朗氣清，風力頗佳，余船速率，每點鐘能行七咪。余與查克兩人，在桅頂下風之處，遠望碧海蒼天，渺無涯際，不禁淒然發生去國離鄉之感。查克乃向余敘述其陳舊之歷史以相解。所述多半關於美國與西班牙戰爭之真情實況。但敘事太長，余不願於茲篇重述之，因與本篇之事體無關也。不久，左班之人，前來值更，余與查克即回至中甲板休息。

余船在海上航行，風力極佳，天氣清爽，甚為難得。余用月體推測經緯之法，推測船位之區域，為西經一八〇度此處與英國格林尼區（Greenwich）相距十二點鐘，余船倘再向西航駛，則船位東經度將逐漸減少矣。

凡船舶在海上航行，海面之風力與海浪，無不隨時隨地而變化。未聞有人言及，海面有一處，其風力與海浪，爲一律永久不變之區域。此次航行，經過一〇〇度經度區域，其風力固定，天氣清爽，乃能久乎不變，不亦奇乎？余船在此距等圈航行，係屬偶然之事，惟航行多時，從未觀大陸之模影，目力所及，祇見天連水，與水連天，且在此海水中，亦不見魚類之形影。船上官員與水手，除以鹽牛肉鹽豬肉充饑外，每日照常服務，有辦索花，打索繩，修桅索等等工作。故海面景象，雖異常岑寂，惟余等前艙水手，於不值更時，在前甲板艙內，作各種娛樂之事，以消磨時光。以視靠岸時，整日登陸，尋歡取樂，亦不過如是而已。所以時間雖如此長久，竟任憑船在水面，一度一度流滾，徐徐而前進，此爲海洋遇見貿易風不能避免之狀況也。四月十日，余在船上，窺見一怪事，爲從波斯頓開航之後，在海面所見，最特別者。窺見一長尾沙魚，與一鯨魚，在海中爭鬪。彼等雖爲同類之物，而彼此相殘之心，極爲兇狠。其始船上聞一巨聲，如遠地雷鳴，繼即互相爭鬪，其爭鬪區域，距余船僅兩百碼，故窺見其情狀，甚爲清晰。其先沙魚縱身直立，幾離水面，用其死力，向鯨魚衝撞，繼續衝撞三四次，所以四周之海水，水花衝起，類似水滾之狀。鯨魚亦瘋狂與之掙扎，將其尾部，反攻沙魚，故其尾部，在水面出沒不定。沙魚又乘

機重擊之，彼此死力奮鬪，約數分之後，鯨魚即沉沒水中，不再出現矣。據船上老水手聲稱，彼等前在捕鯨船服務，亦曾見有此類沙魚與鯨魚掙扎之事，當鯨魚與沙魚掙扎時，尙有劍魚，乘鯨魚受創之際，向其腹部攻擊之。大凡世界體積龐大之物，多爲他物所忌，所以鯨魚受創之時，劍魚亦乘機而擊刺之也。

沙魚與鯨魚爭鬪，經過兩日之後，大副埃羅，與三副凱爾，發生齟齬，船主將三副停職。至於大副與三副爲人，性情如何，余已於上文敘述之。此次大副當值，三副不順從其命令，大副以其侮辱長官，難以忍受，無已，訴於船主，船主立即停止三副之職。過數日之後，經人排解，和平了結，三副遂照常服務矣。三副凱爾之爲人，性情刻薄，擅作威福，實不足爲余等所敬仰。渠在船上，權力極小，但當執行職務之時，氣焰乖張，欲令其屬下之人，敬謹順從，如違背其意者，彼必令此人執行極不滿意之工作以磨難之。如天氣惡劣之時，令其攀登最高桅頂，油洗梯索等等。余不甚敬禮其人，故受其虐待者，不止一次。船上之人，受其欺侮者，爲數衆多。所以當其遇事停職，休閒於房內之時，同人等無不額手稱慶。

四月十六日午刻，窺測日球高度之數，所得船位之區域，爲北緯二一度四〇分，東經一四〇度

三〇分。由此地點，余船船向，係向巴錫島（Bashee Island 與台灣島相近）而行。余船在海面飽受貿易風，甚爲順利。惟航行未久，不時忽起大風，繼以暴雨，倏爾之間，又變爲風平浪靜之景。如此循環，日復一日，至四月廿八日早晨，桅頂值更水手，大聲疾呼曰：「前面有大陸，前面有大陸！」此大陸，卽巴錫島羣島中之山羊島（Goat Island）其經緯之數，爲二〇度二四分，北緯一二一度五二分，東經此類小島，共計十六島，羅列於海面，爲支那海灣之門戶。各島陳列於海灣之西北向，延長一百三十味。余船初次窺見之兩島，陸地距海面不高，四週草木青綠之色，遠望之，實足以娛目騁懷。至下午三點鐘時，此兩島在余船偏東之處，逐漸沉沒而不見矣。

余船向西繼續前進，此次航程，極爲順利，無甚特別事體，有記載之價值。至五月六日早晨十點鐘時，窺見巴都白蘭柯（Ladone Blanco）小島（此島與廣東九龍附近。）西偏北向，與余船相距約七哩，計由加拉葛哥亞海濱航駛以來，已七十二天，除中途在森威支島停泊十六天不計外，在海面航行之時間，爲不少矣。是日，仍繼續向西前進，至太陽沉西之時，始摺疊大帆。航行未久，卽窺見拉敦尼小島（Ladone Islands）藉帆之力，航駛一夜。至次早，卽五月七日，天破曉時，海面風力極佳，又

解放所有風帆，向前急進。途中，遇見多數中國式帆船，從其外貌觀之，似係盜匪之船。至下午五點時，航至澳門 Macao 港灣，水深十五尋之處。下流錨暫行停泊。停泊錨位，距大陸約半哩。入夜時，船上謹緊戒嚴，風聞拉敦尼小島，爲海盜淵藪，故不得不防備之。

五月八日早晨，遣派一舢舨登陸。未幾，帶一引水人回船，並領得入港批准之護照一分，蓋有當地長官之印。次日早晨，天朗氣清，風力平和，起錨航駛進口。口內有懸掛美國國旗商船兩艘，據引水人稱，一船名「亞尼阿比號」。一船名「阿美利加號」。余船自航離本國之後，此次爲第一次窺見美國之船舶。此間之風土人情若何，諒此兩船，必能指導一切耳。是夜，余船尚在珠江，徐徐前進，引水人一時疎忽，在江內航駛，竟衝碰及一英國印度商船，以致船首斜檣，及前桅之上桅桅杆，均被印度船所折毀。

五月十日早晨十點鐘時，航至黃埔港，就相當錨位下錨。由是日計算，余船離開鄉國，已一年又半矣。黃埔江面，停泊各國商船，爲數不少。美國商船，亦有數艘，等候貨物運備出口。黃埔港鉅廣東省城，約十五哩之譜。由黃埔江向省城，水道逐漸淺狹，所以運載較重之船，未便向省城航駛。中國政府

亦祇允各國商船，航至黃埔江爲止境，不許他國船舶，航進省城。

船主達博遼借書記官，同赴省城，經營商業。翌日，由城內知照船上，遣派多人，護送貨物標本到省，以便交易，因黃埔港與省城一帶，爲拉敦尼海盜淵藪之所，船舶在珠江航駛，盜匪不辨皂白，無論本國或他國之貨物，莫不乘機而劫掠，故不得不派多數水手以防護之。余船費四日期間，將所有物件標本，及海豹之皮等，均已運送至省城，待價發售，並在黃埔江面，將船大加修整，艙面所有桅索帆索，全行拆卸修整或調換。並檢驗桅頂及各部位，是否穩固。檢驗後，即重行鑲配。不久，帆桅繩索，燦然一新，在江而與他船較之，倍形美麗。此節工作完竣之後，將艙面上甲板及中板板縫，全行打鑿，鑿打完工之後，繼即油漆船之內外部，及所有一切修整工程完成後，遂爲黃埔江中最美麗之船舶矣。

船主從廣東省城，發來一函，知照船上，預備迎接約翰杜克，卽是埠之理船廳，專爲查驗進出口之船舶。兩日之後，理船廳果蒞船驗看，隨帶屬員，爲數甚夥，排場極爲闊綽。彼等檢查余船，爲時頗久，較之美國測驗船舶二十艘之多，亦不過如是之長久。據云船主受他方之勸告，以厚禮待遇此班之人，並略爲饋贈而善遣之，免生其他枝節，因彼等新俸稍薄，藉驗船公務之名，以資彌補也。

或曰，余船在廣東黃埔江面，停泊較久，預備裝備茶葉他往。此時茶葉，尙未上市，故行期尙難預定也。如此長久時間，逗留於珠江，正不知如何消遣之！

余船油漆裝修及一切工程，均已就緒，船上水手人數，又較多於其他商業船舶之水手。所以船主允准前艙水手，分班前往廣東省城遊覽。余船當離開本國口岸時，船上水手，各人均帶少許小件貨物。此等貨物，已在西班牙海岸重價出售，所以船上水手，手邊銀錢，頗爲充裕。一開船主允許彼等輪班前往省城，無不喜形於色。至省城時，窺見市面繁華，物美價廉，年輕者隨意購買物品。有購天青綢衣，有買婦女服裝，着在身上，在街遊行，亦不自知其形狀之惡劣也。本地之人，觀此怪狀，小偷扒手，遂乘機竊取其財物。某日，余船同伴三人或四人，結隊至省城，購買茶葉與玩物，均已選定，價值亦議妥，及付款時，付以足色銀元，而鋪內之人，於轉瞬之間，竟將好銀元調換，小鋪貿易，如此刻薄，殊爲可惱！遂與之爭鬧，彼等竟作一暗號，調集左右鄰舍十餘人，携帶器械竹杆等，似欲格鬪之意，來勢兇猛，余等人數不多，難以抗拒，無已，放棄所購茶葉與玩物及銀錢等，逃離此鋪，以免受其侮辱。自是次受虧之後，非結伴至十多人之外，不敢再至此種小鋪購買物件矣。

船上水手，依照班次進城，購置物件，事畢之後，均不願登陸。此次，余船蒞臨珠江，所得歡樂之境，不如前此未至其地時理想中之景象，爲有趣味也。因水手由陸地遊歷後，回船休養，未幾日，即起痘疹之病。前艙四十餘人，莫不傳染，殊爲可惱。船主即將此種病人，送至附近鄧任小島（Dean's Island）病院醫治。彼等港內船舶，在本船之內，均設備臨時病房，余船初次到此口岸，又未悉本地風土氣候，故未及設置此種病房等等。此次同伴等所得之症，尙無性命危險之虞，經醫生細心療治，不久亦即痊愈，亦云幸矣。

余船停泊黃埔許久，中國人之性情習慣，前篇已略述之。余不願於此篇，再品評其特性。但凡外國船舶，初至廣東者，無不驚訝。在黃埔江心，有居留之一族人民，據確實調查人聲稱，此種居住水面之人，其額數約在三百萬以上。其先世遠犯大罪，奉令世世貶於水面，永遠不許登陸居住。此族之人，以艇爲家，在水面自求生活，其境遇之苦痛，不問可知矣。有一種小艇，運備零星小物，售於外國船舶，有一種小艇，專代船上水手洗濯衣服。入夜之時，小艇即盪至岸邊停泊。此等小艇之人，生活極苦，常航向大船船旁求乞，無論何物，給之均肯承受，即船上所棄肉屑殘物，亦裝載而去。

在此間停泊，爲時太久，船上人員缺望至極，急不可耐，甚盼早日起錨，航回美國。至八月二十四日，景象突然光彩，竟如船上人員所期望，開始接收運備回國之貨物矣。但事之最可怪者，莫如余船在此間開始裝貨，竟裝備至一月餘日之後，始能完竣。此種虛擲時光，殊令人不解也。

第十三章 航抵爪哇即添購糧食

余船於前一夜，已將所拋之雙錨收回，改爲單錨。所以至九月念九日早晨開船時，船上應作之事無多，祇有收回船首單錨，船身即能前進。全船水手，早起即通同合作，協力起錨。當旋轉錨鍊絞盤時，尙高唱美國小歌，足見余等航海境遇之快樂也。數分鐘後，已揚掛滿帆，由黃埔江向外航駛矣。適彼時亦有一商船名「波羅的號」，在珠江裝滿貨物，亦向港外航駛，彼在前航行，余船則殿其後。

航至澳門灣時，即將所僱內河引水資遣之。當時有荷蘭國商人三名，來船充搭客，彼等搭至爪哇島，即登陸，船主許之。是日上午十一時，余船各帆，飽受風力，向前航駛，極爲順利，因風從東來，風力頗猛也。余船之航率，較「波羅的號」略速，所以至下午一點鐘時，即「與波羅的號」分道揚鑣矣。至下午四點，窺見「波羅的號」在天邊航行，渺如一粟。即廣東省一帶之山川崖石形影，雜陳於天邊，由東至西，在水線之上，儼如雲景一片，即其口外之拉都崙羣島，(Ladrone Islands)不久亦逐

漸消沉。至夕陽西下之時，都不見其形影矣。余船此頃，又於大洋之中，任憑海水飄零，未卜何日何時，始能達到目的地。當時眼簾中所能窺見者，祇有碧海蒼天，環境之景象，如是寂寞，能不使余與離鄉去國之悲耶？至次日晚間，風力更佳。且余船在廣東所裝貨物，體積較輕，船上存貨，亦不甚沉重，現又有如此好風，在海面航行，竟如賽跑之快馬！以余之私心忖度，船主亦欲乘此天氣良好機緣，航程迅速，早日達到目的地，略資休息，所以船上之帆，盡量揚掛，以利余船之邁進也。

是夜，天氣如此佳妙，鐘敲八響，值更水手，已換班輪值。退休者，除少數之人，已入吊鋪安息外；大多數之人，在前艙上艙面，三五成羣，有高談闊論者；有唱小調洋歌者；有敘述海賊之行爲，及強盜之英俠等故事，此爲老練水手之常談，船上前艙之人，極欲聽聞是種事蹟，更有一班之人，圍立於艙面風筒，作嚴肅之態，計算余船，當於某月某日，航抵波士頓港口。中有一老水手揚言曰：「爾等所估計，不啻將未孵之鷄子，先計算其出雛之日期，未免神經過敏！余前此在某船服務，該船由某埠欲航某埠，兩埠相隔，航程並不甚遠，而在海上航行，六箇餘月，尙未能達到目的口岸，船主又係一年輕之人，因風力不順，無法進行，在船上船橋，往返行走，時時以手搔其頭頂之髮，及遇風順，航行順利之時，亦

復以手自搔其髮，迨船航回本埠時，其首竟成一禿子，類似基內亞無毛之豬耳。同人等聞此人之言論談諧，樂不可支。水手等圍繞其身旁，人數逐漸加多，彼亦振刷精神，敘述歷年在海上航行所經歷之種種故事。言談正在熱烈之時，忽聞副頭目吹笛，並揚言曰：「左班水手換。」大眾聽此笛聲，立時鳥散，各人皆應命奉行其職務。

十月七日上午十點鐘時，窺見蒲洛沙包小島（Pulosapa）。此島本極矮小，加以當時海上霧氣朦朧，所以船航稍近時，方能辨識之。島之前部，有礁石兩塊，此石相距約半哩之譜。彼時風勢不佳，且是處流水甚急，欲航過此島與礁石，頗覺困難。不得已，擬從兩礁石中間水道航行而過。然此種行爲，危險極矣。礁石中間水道，尚有小礁石甚夥，俗稱之爲鬪鷄場，小石高低不一，船舶若觸之，恐難幸免。余原充前桅桅頂管帆之役，當經過此仄道時，船主令余在前桅桅頂，瞭望前面有無其他小石，阻礙航路，及航至仄灣時，始知礁石中間，水路極狹，較余船船身，僅寬三倍。余在桅頂，目視如此危險狀況，衷心忐忑，極不安寧。未幾，竟能平安出險，亦云幸矣！不特全船之人，皆大歡喜，即余箇人之心，亦甚欣慰。自以爲過此以往，尚有佳妙之運氣，因此次之事，臨危而不危也。

余船出險之後，不久，即窺見邦卡島 (Island of Banka) 及俾利敦島 (Billiton Island) 至十月十五日，窺見爪哇島之東隅地角。未幾，即航近大陸，依照荷蘭人所示之地點，余船逐漸靠岸。至下午四點鐘時，荷蘭人及其行李一切，穩登彼岸矣。此次荷蘭人之附搭余船，度所費必不輕。不然，余船主，不作如是欣悅之狀態也。荷蘭人離船之後，又揚掛滿帆航行。離岸時，風力雖不甚強，尙能徐徐前進。天際多雲，所以入夜時，海面愈形黑暗。

十月十六日早晨，余船與爪哇海島相距不及二十哩。海面風浪平和，惟大雨頃盆，勢極兇猛。此間天氣特殊，在此三四十日之內，天氣變化不定，忽雨忽晴，忽大風，忽暴雨，余船偏值此時期，在此間航駛，其辛苦之狀況，實不足爲外人道也！惟是余等在此困苦情況，增長識見，亦不爲少數。按照前此所經歷之境遇推之，雖臨極危險情狀，亦能穩度而過。則後此尙有若干之佳運無疑。船員協力將航程細心測算，改變方針，縮短航線若干哩，冀以免除海上風暴。余船即依新航線，向前航駛。海面忽平和，忽暴雨，有時風力稍強，氣候變遷無定，不及一點鐘或兩點鐘，即行變相。余船按照所定航線，不分晝夜，繼續向前航駛。

是間天氣晴雨不定，風力細微，在海面進行，極爲疲緩。前此所云縮短航線，原欲早日航抵目的地點，天氣不湊巧，雖縮短航程，亦無補於事實。據前艙謠言傳說，現時船上糧食缺乏，余船不久將航抵好望角（Cape of Good Hope），以購備食品。因船上糧食不足，或朽壞難以應用。

十一月二十日，海上天氣大變，風向改爲東南風。按船上航程日記簿計算，余船在海上平風靜浪，任憑海水飄零者，已三十五天。在此長久期間，所航行之航路，離爪哇尙不及二百哩之數，其航率之疲緩，不問可知矣。

海上天氣改變，風力增加，船上官員與水手之心理，亦因之而變換矣。前此怨天尤人之態度，及苦惱愁眉之狀貌，俄傾之間，而改爲歡樂雍容之氣概。前艙水手，前此所述之謠言蜚語，兩三日之後，亦逐漸消沉而不述。惟聞老水手等，沿途各演講其航海所遇新奇之故事耳。

第十四章 好望角洋面突遇暴風

十二月十七日天破曉時，窺見洋面遠處，有船七艘，結隊向東方航駛。以余等之意猜之，大概係英國印度洋之艦隊，此隊軍艦，日前曾停泊於廣東珠江，彼等於十日前離開該處，故於此間遇見。彼等窺見余船在洋面單獨航行，頓起疑心，遂派出一艦追襲。因當時法蘭西有許多匪船，在大海洋肆行劫掠，東印度一帶商業船舶，遭匪陷害者，爲數甚夥。英國船舶，在海上航行，恐遭不測，所以英國特派軍艦一隊，在聖赫勒拿（St Helena）一帶，時時巡弋。該艦隊在洋面航駛時，無論遇任何中立國之船舶，必令其航至聖赫勒拿海灣，任其檢查。因此在該港擔擱十天或十幾天不定，須等候該艦隊離港後，方准放行，蓋恐走漏檢查之消息於匪船也。

余船船主，審悉前而英國艦隊，已派艦追趕余船，船主登時發令揚掛滿帆，向前航駛，以避免英艦檢查之延擱。且此時風從東來，勢力極猛，余船掛好滿帆，所以向前航駛，極爲順利，英艦在余船下

風前行稍爲疲緩。航駛達三句鐘，所追之路程，亦無幾許。彼等見此情狀，似恐一時未必能追獲，且其艦離隊太久，與大隊距離太遠，亦不甚妥當，因此遂舍棄余船而不追矣。

入夜之時，風力變化不定，忽大忽小。至十八日，天初破曉，忽然窺見英國艦隊，尙在後面航駛，由其所航之方向猜之，似係追趕余船之概。此時該隊與余船相隔之距離，約有六咪之譜，英國艦隊，如此緊追，無非欲擒獲余船，帶至聖赫勒拿港，受其檢查。至中午十二點時，余船與英國艦彼此相距，僅有三咪之數，彼等審視此種距離，須費良久期間，始能趕近，遂放棄不追矣。至太陽沈西之時，即不見英艦之形跡，此乃爲入夜時，余船略改方向，與彼等分道而行之所致也。夜間天氣大變，狀極可怖，天上黑雲濃厚，由余船之西向趨東衝撞，勢極兇猛。不久，天空閃電發光，雷雨交作，余船各部位，已佈置就緒，以防禦此種風暴。如放下最高節之桅，及其橫杆，船首之斜桁，亦收入艙面所有舳舻及礮械，束縛穩妥，以避免風力之摧殘。至中夜之時，風向改爲西北西，余船急將中節之桅及橫杆亦卸下，大帆亦摺疊兩段，以避暴風。

早晨四點鐘之時，風力更大，余船收疊後桅頂上風帆，至是日天晚之時，前桅之帆，亦摺疊不用。

余船首向北，船之左舷受風航駛，入夜風力更狂，海面風浪，更形偉大，浪花白沫，四向衝撞，似欲吞沒余船之概。天際電光閃灼，能使船員眼力糊塗，雖欲辨識船首之物質，亦不可得，黑雲遮天，狀極可怕，雷聲轟動，霹靂之聲，繼續不斷，浪濤洶湧，令人耳鼓不寧，心膽震懼！

余船構造堅固，雖遇如此狂風大浪，而在海面航駛，尙能勇往趨前，毋稍退縮。惟是風力太狂，余船船身，雖極堅實；余船船主，雖學識優良，經驗宏富，每遇大風浪，亦無畏怯之心，但對於此次之風暴，澈夜不停，亦有恐慌之狀。

至晚十一點鐘時，風力愈大，因猛烈之勢，爲余船出海以來所罕見。巨浪與風力，從側向吹來，致使船面爲海水所洶湧，狀極險惡。不久，中桅大帆帆緣之索，被風力吹散，船身略爲鎮定，其後後桅之帆，亦被大風吹失，船身之向，因之大爲變動。船舵不生效力，船身任憑風力飄蕩，狀極險惡。船上大副睹此惡狀，遂厲聲喊曰：「風力過猛，爾等各自小心！」

余聞大副大聲警告，遂拉一帆角所餘索尾，束余腰際，以眼窺視船旁風浪之狀況。適一巨浪湧而來，向船旁橫向衝撞，勢極兇猛。余觀此狀況，心膽震裂，余船焉能與此巨浪相抵抗乎！此浪之來，

恐難幸免矣！余此時震懾萬分，魂不附體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矣。未幾，海水浸及余之手腕，精神方稍覺悟，私心欣幸。海浪已掠余船而過，船面裝水雖多，尤幸水孔甚多，不久又奔流入海，不然，余船竟被海水重載所壓沈矣。

余船船面海水，由船旁水孔，奔流入海之後，船身略定，惟是尙未脫離危險之期，因船上所有索箍，及束縛礮械之繩索並櫂木，均已鬆散破壞無餘。船上中甲板之大礮四尊，倘再被波浪衝撞，則船身必至傾側無疑矣。

船主得悉中甲板大礮之繩索鬆散，船身又爲風浪所簸蕩，危險至於極點，遂大聲呼喊船面水手曰：「將大礮推入海中，否則船身反側，爾等將由船底見天日。」因彼時兩礮被風浪鬆動，已衝撞至船舷，船主不得不行此下策，棄礮而保船也。惟是際茲風浪洶湧之時，趨前推礮入海，爲極危險之工作。余目睹二副，一聞船主之命令，手執大斧，與木槓，挺身而前，余之擊友查克，亦跟隨其後，毫無畏懼之概。余私心以爲凡事至危急之秋，能勇往趨之，方能表顯其英勇之狀態，余思念及此，立即追隨兩人之後，向前工作矣。

余等趨至礮位之旁，將穩礮之鈎索等割斷，因兩礮之鈎索大半已被海浪摧殘折斷，礮身已推至船舷，將其餘之鈎索割斷，再力推送，則兩礮滾入海中矣。此外尚有兩礮，亦爲海浪摧殘浮動，現時船身如此簸蕩不寧，留之亦恐發生禍害。所以余等三人，拚命用盡心力，費半句鐘時間，始將此兩礮亦奉送於龍王。此種工作，不特費力，且極危險，故此時之情狀，使余永久不忘也。

至半夜之時，風浪更形猛烈。但爲時未久，又逐漸平息，不如上半夜之暴烈，其狀況亦不如上半夜之險惡，余船不久，即將中桅之小帆解放，下半夜，船在海中，航駛穩定，船上人員水手，心稍舒適矣。余船憑此風向，航駛三晝夜，無稍更動，因風力平勻，船行順利也。當風狂浪大之時，船員及水手，因廚房爐灶停炊，祇得採用生豬肉與餅乾以充饑。所有余船開行時所購備之新鮮食品，及三桶淡水等，均被大海浪推送，奉獻與波神，誠爲余等意料所不及。

船員用天文測算余船現處之地位，據云已航過好望角 (Cape of Good Hope) 矣。彼時船身將向北向與西向航駛，是問東南風甚爲得力，所有船上風帆，倘揚掛之，均與航程有便利。余等目覩船首向西北向航駛，極爲欣慰，以此種航向，係向母國航駛，且無其他地角旋繞之必要，不久，必能航

抵鄉關矣。惟是航程遙遠，非短促期間所能達到，船上所有糧食，均形缺乏，所以日間食料，愈形惡劣。有人云，余船將航赴某島，購備各種食品，以應要需，否則恐有絕糧之患。船上現時人員水手所食之麪食，多半爲蛀蟲所蝕，餅干陳舊腐化，幾成粉質，實難果腹。余等祇有將餅干內之蛀蟲挑出，聊以充饑，所餘餅干餘屑，勻和於濃茶或咖啡內飲之。

余在船上，受用是種惡劣糧食，實不甘心，且在前艙上艙面，與水手等，隨班餐宿，處此艱難困苦之狀況，則自艾自怨之心，不覺油然而生，回憶前此在家時，食用刀叉盤碟，如何舒適，尙不甚稱意，今處此苦境，能不傷心乎？不特前艙水手，因食品缺乏，大不適意，即後艙官員等，亦因糧食不能適口，大發牢騷，且作其他之惡狀。三副凱雷，素性暴戾，近因處此苦境，愈形暴躁，船上之人，幾不敢與之親近。余等自從出國以來，困頓於窄狹船舶之內，抑鬱無聊，至於極點，且此次回航，沿途稽滯，實出吾人意料之外。官員之性情暴戾，水手之體氣衰弱者，皆由糧食惡劣構造之所致也。余船此時在海面向西航行，每點鐘僅有一味或二味之速率，徐徐前進。余私心以爲航程雖如此疲緩，但能繼續前進，此後不發生其他枝節，終有航到鄉關之一日矣。

余船在海上航行速率，雖不甚快，而天氣頗佳，船上減少若干工作，余等甚爲快意。余摯友查克，允許余於晚間值更時，演講其前此未完之故事。查克與余最爲親密，余乘機課導其讀書識字，現時渠亦能拼音寫字，且所學進步捷速，同伴等見之，無不驚奇詫異。查克獲得是種學識，心性亦逐漸和平，行動亦大改變，較前此判若兩人，據云感激余情，無既極矣。

船上鐘敲八響，爲右班水手當值之時，查克與余所派值更之地位，係在前桅桅頂，查克與余上桅後，卽坐船桅右邊，乃繼續敘述前此在海上所經歷之事。查克在海上，飄零一十五載，聞見較多，其所遭之境遇，比他人殊異。故余傾耳聽之，而不生厭惡。惟事體冗繁，余不願於此篇記載之。余等值更期間已完，查克更向余曰，尙有許多之事，俟下次有機緣時，將再爲余道之。

余船此時航程將至赤道，余在前艙甲板，聞他人敘述，船主決意將船航至此間附近之佛那都 腦羅哈 (Fernando Noronha) 海島，設法購備麪包或與麪包類似之食品。近日前艙水手血枯之症，日形蔓延，此種症候，大概由食品陳舊，菜蔬惡劣，其精液不足養人肢體之所致。

余等急盼卽日到達該島，但余船速率疲緩，至一月二十九日早晨九點鐘時，始聞前桅桅頂值

更水手，大聲疾呼曰：「前面大陸，前面大陸。」船上人員水手，聞之，無不喜形於色，額手稱慶。爲余船航離東方爪哇島之後，向西航駛，許久未覩大陸，今突然見之，其歡欣之狀，非筆墨所能形容。

船員立時飭令水手，將舢舨備便及船近岸時，遣派兩舢舨，向島中探詢一切，並尋覓麪包及其他食品，以符余船航抵此島之宗旨。未幾，舢舨回船報告云：「島上無麪包，僅有蕃薯。」此物曬乾，研成粉質，烤爲餅干之類，食之亦尚適口。惟是島地勢窄狹，物產無多，卽此卑劣之物，欲求多數，亦不可得。後以芋頭代之，芋頭價值，較爲昂貴，卽所購之鷄鴨及豬等物，價亦不輕。船上缺乏糧食，亦祇得以重價購備之，以救急也。

島上無淡水及水源，島人所飲之水，多係由雨水蓄積，有以水櫃藏之，有以公共建造蓄水池貯之。該島下雨時間頗多，所以雨水足敷島上人民之用。余等承島人之厚意，允准余等於山頂蓄水池，裝運十箇枇杷桶之淡水。山頂與海岸，相距稍遠，搬運此十桶之水，頗不容易。後用大繩，逐漸鬆落山下，再拖至海濱，裝載回船。余船在是島附近，停泊兩天，竭力向島中尋覓食品，願出較大價目而購置之，故所得食物，爲數不少。

按佛那都腦羅哈海島，地居南緯三度五六分，西經三二度三三分，小平行圈之內。島之面積較小山峯亦不甚高，除西邊地面，土質稍佳，可以種植外，其餘及東邊地面，均爲崖石，不能栽種植物。此島無所遮蔽，亦無港澳，爲船舶駐泊之所，惟下風一隅，有錨位足爲船艘暫時寄泊之用，船艘停泊是間，亦無若何危險，因該處風暴極罕也。

腦羅哈海島，爲葡萄牙政府流放犯人之所。該島現有流犯二百五十餘名，犯人類數，與其國之戰兵，不相上下。余等赴島時，窺見其居民狀況，困苦至極。犯人在島，無惡不作，彼此互相偷竊，爲島人所不齒。余等聞此惡習，未敢與之親近。不久，船亦起錨而離島矣。

第十五章 波士敦碼頭回家休息

自離腦羅哈海島之後，向西航駛。未幾，即越過赤道，西經三四度三〇分。余等由實驗審悉此間氣候，變化無定，殊爲可惱，且所經航路，未曾遇見任何船舶，更爲着急。船上所購備之蕃薯，以爲官員水手代替麪包之用，但數日後，前艙水手且已厭惡，後艙官員，更不喜食之。

二月七日，余船已在北緯二〇度航駛，此間風力，爲東北貿易風，雖掛滿上下風帆，每點鐘亦祇航行八哩。是日爲特別之星期六日，前艙水手，極重視之。所以是日所有工作，悉提前辦理，多留時間，以爲飲酒作樂之用。是夜稱之爲特別禮拜六夜，前艙水手，暢飲作樂，各人將其本地是晚行樂之風俗狀態，各盡其力，貢獻於衆，以消此長夜。有人演講故事，有人議論愛情，以助餘興。飲酒愈多，興趣愈足，所有日間工作辛苦，及船上境遇艱難，均置之度外矣。是晚行樂，使余永久不忘。

余等屈指離別鄉關，已兩載有餘。現處此糧食缺乏之境遇，思家之心，倍形迫切。而余船每點鐘

前進路程，與生長之鄉關，逐漸接近，由是前艙水手，所有言談及思想，均以回家為主體也。海面所漂流海藻，逐漸增多，從船旁漂蕩而過。觀此情狀，私心自慰，以爲如許遠大航程，不久竟能達到，樂不可支，甚至精神恍惚，儼然到家。其實此時尙在海上航行，與波士敦相距數百味之路程耳。

余再將特別禮拜六夜同人取樂之狀況，爲讀者詳細敘述之：是日下午，前艙艙面，清理潔淨，晚飯用畢，已六時矣，所有盤碟等，收回廚房。不久，復裝貯新鮮特種餚饌，並參雜酒漿，陳列於艙面。水手等各就其原有席次，開懷痛飲，說古談今，盡歡樂之能事。余摯友查克又鼓其如簧之舌，大放厥詞，彼時艙面行樂之狀態，無奇不有，似非筆墨所能形容之。其後忽聞水手頭目，吹其清銳刺耳之笛，並大聲呼喊曰：「左班當值」。前艙同伴，突然而散。

余船不久航至與巴巴都 (Barbadoes) 海島成平行線，是間爲船舶航行之孔道。船主遂飭令船上官員水手，細心瞭望。緣船主深悉，余船所行之洋面，凡往來船舶，須先向巴巴都海島航駛後，再行改向其他目的地前進，途中若遇見一二船舶，冀可向其讓渡麪包及其他需要之品，以濟眉急。但運氣不佳，瞭望多時，亦未遇此種船隻。至二月十七日早晨，窺見船首偏西遠處，有帆船一艘，向前航駛，

不久，即航至與余船橫樑平行，其航向似係向西方前去。余船遂緊收帆索，擬飽受風力，趨前追趕之。計航行三點鐘，始與此船接近，彼等似已窺見余船前桅桅頂所懸之國徽，遂不作規避之狀態。未幾，即能辨識此船爲兩枝桅帆船，名曰「遂生號」，由新倫敦向馬丁尼克（Martinique）海島運送貨物，船上所裝者，均爲美洲土產之物，如番薯、洋葱、牛油、麪包，此種物質，爲余船現時所需要之品。

船主即遣人至船上，敘述缺乏糧食之困苦情形。彼船船主，性情乖張，佯作不理狀態。余等復宣稱，無論要求之物品，價值如何高昂，亦願承受。但彼船船主極力推辭，且宣言貨物現時封存艙內，不願啓開艙口，零星售賣。余等以此人不近情理，與之辯論，徒費口舌耳。不得已回船，將此實情，報告於船主。船主立時遣派二副，並告以爾再往彼船，在艙面當大衆之前，允許彼船船主許多財物，以酬謝之；如彼船船主，仍不答應，爾等可當大衆之前，自開其艙口，攜取吾儕水手人等急需要之物品少許，將其餘他物，仍歸原位，並將艙口照舊封蓋妥善，舢舨亦依原處束縛穩固等語。

余船二副，至其船上時，即將財物獻於彼船船主，彼堅辭不受。二副立時發令，依余船船主之號令，當衆執行。當時彼等雖極忿怒，反對此種強暴行爲，但一時又不敢冒味抵抗。至下午三點時，余船

所需要之物品及舢舨，已在余船之艙面。未數分鐘之後，「遂生號」已趁風力推送，向西北向奔馳而去，未幾，此船與其兇惡之船主，已在天涯之外，渺如黃鶴矣。

余船此時，向北航駛，途中氣候，逐漸變更，余等值更，倍覺辛苦。至三月五日早晨，打水舵之人，報告海底前此均屬沙泥，現水舵底座，發現殼質。余等聞此報告，即知已航至佐趣（George）海灣，極爲欣慰。翌日，天破曉時，窺見柯得地角（Cape Cod）之沙土小山山頂，此山頂當時在余船之側向，余船前而，即爲馬薩諸塞海灣。海面有細小船舶兩三艘，往來航駛。余船向前稍進，即窺見多數各款式之船舶，有順風趨前，狀如海鳥，在水面隨浪奔馳；有逆風不能前進，狀如海鷗，在水面任憑風浪洶湧。余等睹此景致，極爲歡樂！因余船在廣大海洋飄零六箇月，除日前在好望角窺見英國帆船一艘之外，踽踽獨行，狀況極慘，刻窺見如此境界，能不令人快心乎？

船上之人，此時狀態紛亂，大約爲急切回家之所致。艙面水手，極形忙碌，爲進泊波士敦港內應有之籌備。如用砂石磨擦上下艙，洗刷船面前後段，以求潔淨而壯觀瞻。

未幾，安爾地角（Cape Ann）之高原，與柯哈什大石。即在眼前，此時四週之境界，大有可觀。船

上之人，無不歡天喜地，爲回歸故里，竟然實現也。及引水人蒞臨艙面，船上之人，無不喜形於色。此時船主所發之號令，水手執行，特別愉快，因水手等在海外受盡風波，爲時頗久，現竟安全航抵故鄉，其歡樂達於極點，不亦宜乎？

余船進口時，每點鐘祇行五哩，彼時風力尙佳，而航行如此疲緩者，因船上裝運貨物甚多之所致也。余船將近岸時，亦不欲航行太快，須留意海底一帶之水線。因此之故，將前桅最高之小帆收疊不用。立時將應用之旗號，卽行懸掛。不久，船東等得悉余船此行滿載而歸，（余船爲合股公司所創辦）極爲欣慰。所有水手館及倚賴船舶進出口之小販等等，以余船離港已兩年又半，刻已抵港，遂成羣結隊，乘坐小艇，趕至口外，圍繞余船，滿面笑容，表示歡迎之意，此時有人將其隨帶之酒漿，遞送與前艙水手，不欲令後艙官員窺見之。但查克對於此種行爲，與前艙水手全體名譽有關，不甚贊成之。不久，船主發令，凡非船上人員，立刻離船，所有舢舨，亦不准其靠近船旁。

此時風力尙佳，約一點半鐘之後，余船到港下錨，或停泊於印度碼頭，屆時始能決定。船上賀慶，業已裝藥備發。各班水手，已奉派解放橫木，洗刷桅頂，及解放各罩套等事。號令一發，各人各行其職，

務。未幾，桅頂及橫杆等，繩索罩套，另件均墮集於艙面，數分鐘之後，余船可稱爲進口美麗雅觀之船舶，與兩年半前出口時之狀態相若，雖長途飽受風波，亦不改變其本來之面目也。

船面整理，非常潔淨，前艙錨鍊，艙口錨鍊，亦已清理妥貼，以爲進口之用。此時余船引用三角帆，向前航駛，由港內羣島窄處，徐徐而進，因港道窄狹，不宜捷速。不久，經過最後小島，此時波士敦之城堡與醫院，即在目前。余船立時收疊所有風帆，將旗幟懸掛於首尾，及船身航至與印度碼頭成平行線時，船主發令下錨，計余船航離黃埔海口，航抵此間，爲一百七十日。船錨下妥之後，所有水手，全班站桅，同時放賀礮一十八響，以示敬意。

俄傾之間，艙面卽形擁擠，有海關人員及各色人等，勢極紛亂。而尋覓親友之人，因一時未遇其人，狀極焦急。探訪新聞者，亦在人叢中，向水手探查一切，水手等盡其所知者敘述而善遣之。

彼時余亦瀾雜於人羣之中，窺視一切。突然窺見年事較輕者兩人，細視之，始知爲余之表兄弟，渠等卽上文敘述余親屬老人之子也。余初見之，歡喜至極，據稱彼等見余時，幾不敢認識，謂余狀貌，已大改變。彼等告余云，爾之所有親友，無不關切於爾，爾姊更爲惦念，自爾船離航之後，卽四處偵查，

祇得一次之消息，其後風聞爾船在某處口岸，與敵惡戰，船上死傷人數不少，又未悉死傷者之姓氏，爾姊更不安心等語。

余船不久收緊錨練，船身向船首地位前進，逐漸拉近印度碼頭縛妥。余亦按照水手習慣例，登岸洗浴，立時穿着短衣，由箱內取出，由廣東經營小貨所得之款，裝於衣袋內，向船主請假後，即跨登大陸。余與此地別離已兩年四箇月，刻竟安然重登彼岸，豈不樂哉！

第十六章 第二次出海受冤被逮

余登陸之後，即隨同表兄弟二人迅步前行。向羅斯北里訪候親友沿途窺見故鄉風景，不覺觸景生情。回憶十餘年前，余總角時往返讀書所經之路，此頃均在眼簾。未幾，經過近村大街，山川如故，人物已非，不勝今昔之感焉！余此次禁錮船上，爲時太久，所以現時對於陸地步行，頗覺辛苦。其始以爲由碼頭到家，路途並不甚遠，孰意步行許久，尙未能到達，方知碼頭與家鄉，相距路程，爲不少也。至五點鐘時，腳力疲乏，遂在羅斯北里山坡，稍事休息。不久，繼續前行，約十五分之後，竟然抵家。初入大廳時，即被親屬包圍，探詢一切。彼時余姊亦在其內。因余離家二年半，與家人少通消息，此次突然回家，出於彼等意料之外。所以到家與彼等初見之時，倍形親切。余當時將航海辛苦情形，略爲敘述，彼等殷勤款待，使余非常舒適。寬心在家，休養一時。但光陰似箭，一轉瞬間，余在家已虛度三星期矣。在此期間，家中親友，促余詳細敘述此次航海所經歷之境遇，及他國之風土人情等等，余據實報告。彼

等聽及余船上航行如此危險，余箇人受許多災難，遂竭力勸導，此後切勿再向海上謀生，作此無價值冒險之事。彼等且云，爾已受盡風波，諒早已覺悟，似毋庸吾儕之饒舌也。但彼等所言，殊多欠解，其所執理由，與余之宗旨不合，彼等所言，不特不能使余回心轉意，改圖別業，反觸余趁早覺悟，決定終身之執業，以免延誤時機。

余每次由家中出外赴他處時，中途常遇見摯友查克。初次遇見，即覺其面容與性情，全然改變，余甚爲詫異。彼述自回家後，便即戒酒，刻已滴酒不飲。當時查克執余之手曰：「余日夕不忘余同桌聚餐之摯友，且爾在船上，教余讀書寫字。臨別時，又諄諄勸余回家之後，勿日夕在酒肆酩酊濫醉，將歷受風波，冒險所得微薄之資，作無謂之揮霍，殊爲不值。此種金石之言，余銘之肺腑，不敢或忘耳。」繼又言曰：「余現時於東印度公司商船，又得一位置，爾不觀此衣袋內，尚有數板釘以爲證乎？爾日後再向海外航行，當從一較大船舶，大船在海面，雖遇大風，亦不甚簸動，則爾之飲食起居，可以照常，如風浪狂猛之時，在艙面工作，細心留意，須將手邊繩索拉緊，或橫束於身上，以避免危險之事。自後，爾當自知查克之言，爲金石之言也。」查克言訖，與余作極親切之握手，決然而別，忙向前方

而去，似有其他職務之概。其後，余於中途，又遇見之，彼時彼正向碼頭登商船，據云：該船翌日即解纜放洋。余與查克交誼至深，其離別情狀，似難描寫，由讀者忖度之可也。彼時余兩人衷心紛亂，雖欲作離別言詞，一時又說不出口。其後彼此對視許久，查克決然轉身而去，余耳鼓微聞其聲音曰：「余行矣上帝錫爾之福」。

余到家日久，無所事事。新近交結年輕摯友二人，據稱彼等不久將乘「波羅的」號（*Baltic*）商輪，前往里約熱內盧（*Rio de Janeiro*），地居北緯二二·五四度，西經四三·五〇度，爲巴西之首府，亦重要之海港，占巴西東岸之好地位。西臨同名之海灣長十七里，世界中最美麗之自然港也。有十哩沿長之海岸。背則與山脈平行。有植物園、砲兵工廠、醫學校及廣大船渠咖啡。輸出之重要品。人口十二萬三千餘。創設貨物貿易所，特僱「波羅的號」運載，自選特色貨物，以爲開辦之用。此船所裝之件，業已妥便，不日即將啓行。友人急切勸余，到船扶助航駛，充當二副之職。余箇人私心，以爲學識尚淺，誠恐不能勝任；但友人等誠心勸解，並引余謁見「波羅的」號船主愛勞。此人爲余友之摯友，即告以余之來意，余立刻即與之接談，並將余之舊船主達博遼之薦書與之閱看。彼甚滿意，

立時允准，每月薪金二十五元金幣，官艙住宿，諸事說妥之後，余即迅速回家，籌備到船就職。余之親友，得此消息，亦來幫余檢點行裝，作第二次之航海。余將前次由廣東所購未售之零件裝妥，又添購該埠易售之物品三百餘金，帶至該埠發售。

一八一〇年四月三日，余隨帶行李等，上「波羅的號」。船主愛勞，介紹余謁見船上大副亞爾。余雖與彼初次會面，覺此人聰明幹練，似可與之爲伙伴。余謁見大副之後，即至余之房艙，執行職務。始悉此船之職務，比「多羅摩號」船上，較爲繁難，且預備於兩三日內即行出海。船上水手等，統計祇十四人，爲船主、大副、二副、廚子、管事，並水手八人，及前艙小廝一人。

四月五日，船上貨物裝備停妥，預備出口，其航路擬先向里約熱內盧，其次則至特里斯丹達苦夏 (Tristan de Cunha) 海島。(地居南緯三七·〇三度。西經一二·八度。在南大西洋中。自三島及二小島而成之羣島。距聖希利那西南一三〇〇哩。拿破侖戰敗被放於聖希利那島時。英吉利置海陸軍之屯所也。此羣島於西曆紀元一五〇六年，爲葡萄牙人所發現，一八一六年，歸於英吉利領轄。全島皆火山系，其最高山峯達於七六四〇呎。人口甚少。) 船至該島，專爲護送莊那森蘭伯 (Tonga-

than Lambert) 此君由美國喬遷於該島爲僑民，從該島運獵取海馬之獵戶若干人，及其所獵各種皮貨回國，順道再航抵里約，裝備貨物，運回波士頓。今日爲余船停泊此港之末日，余託詞登岸，回至羅斯北里，與親友告別。

翌晨，爲四月六日，引水人並水手及搭客三人，其中兩人年紀稍輕者，爲余之摯友，上文已敘述之。此時船上人員，業已齊備，余船於上午九點鐘時，解纜揚帆，船離碼頭，未幾分鐘，卽與波士頓別離耳。船初離碼頭時，水手歡呼三聲，以爲離此港口之記念，從俗例也。彼時岸邊閑人衆多，注視余船之出口，海面風力頗佳，余船航行順利，在水面遠望波士頓山川秀麗，屋宇高昂，誠爲天然之圖畫，余此時能在後艙面自由行動，以有二副之銜名，水手等亦不敢輕視，余私心頗爲自得，較之第一次所處之地位，實有天淵之別。未幾，海面風力，突然改變爲東風，余船無力前進，無已，於南達峽港灣暫行停泊，當時將船上不急用橫杆水鼓，及其他不需要之傢俱，妥爲束縛，以免出海遇大風浪時發生禍害，至晚八點時，水手照例調換值更，余船船主，立時調集全船人員，當面訓話，船主向大衆大聲揚言曰：「余等現爲同船伙伴，向海口航行，約六個月或八個月，爾等對於海事，閱歷較深，船上工作又極諳

熟可稱爲水手中之優秀者。假如爾等在船工作，各盡其職，不與余爲難，則彼時爾等必自知余之爲人，極易於相處也。但爾等若懶惰乖張，則此船可稱爲爾等地球上之地獄，則爾等何苦到此間，受此活罪，爾等當謹記余之勸言」。隨手指示亞爾曰：此余船之大副，指余曰：此余船之二副，順從彼等命令，照章工作，並留意余之勸言，訓話已畢，各回本位可也。

船上值更期間亦已派定，余之期間，由六點至八點，余在值更稍暇之時，遂思及余船船主爲人之性行如何，余素性勤謹，不敢懶惰，且此行專爲在船上履行應盡之職務，以資歷練，而增識見。余昨聽船主向船上官員水手所說之訓詞，與余簡人之宗旨恰合，不覺自慰。船主愛勞，年事在四十五歲以上，學問根底，雖不甚深，而航海技藝，極爲諳熟，但行動舉止，粗魯至極，余於其當衆訓話之時，已窺其大半矣。彼對於船上人員之等級，及尊卑禮貌等等，均十分注意，凡水手等工作不力，或託詞規避者，責罰之不稍寬假。余目覩此情狀，遂反躬自省，余現充商船二副之職，理應格外勤勞，所有船上應有之工作，余均擔任之，不亞於他船船上之二副，惟是船主，性情特殊，乘機測驗余之學識，余遂竭余智能而貢獻之，余對於船藝一門，閱歷較淺，現亦潛心研究之。

大副亞爾，年歲約三十左右，性質與船主相反，學識高深，而船藝不熟，面容常和藹可親，待人接物，諸多厚道，惟發號施令，非常疲緩，以此種之人，管理全船之事體，不甚相宜，所以水手等多輕視之。

余船船主，及船員之性情狀態，已於上文敘述之。現將余在船所處之地位，及應守之職務，再爲讀者細述：余充此船之二副，由船主一方面視之，現時所處地位，係在水手與官員之間，較前桅超等之水手相埒，余睹此情狀，自思更當勤敏自愛，以將來余之身分如何，將由余箇人之勤惰而定也。余現時在船上所經管者，多半爲帆纜料件，如大小備用繩索，三股索，滑車，穿網針，解結錐，錨索，無論何時艙面需要是種料件，余當立即供給，以應其用，當疊摺頂帆之時，余則攀登於風力狂暴之橫杆，摺疊風帆，此爲船上優等水手應有之職務，而余兼任之。余在船上，雖稱爲二副，其實所執行之職務，與總頭目相等，日間工作，不特管理船上料件，並須留意帆索之絞纏，及帆桅各部位臨時發生之損壞，如有以上情形，當奮勇當先，進行補救，以爲水手之表率。余船規則劃定，水手分班當值，一班上午，一班下午，余箇人則照料兩班之人工作，如此則余能有若許空隙期間，足以偷懶乎！

余不願將此次海上航行所受辛苦情形，爲讀者詳細敘述，因是種苦況，余於上次航海時，已敘

述之。所以此次僅將情形最特別者記載之。余在船上，事務紛繁，辛苦之至，因此次船上之人數，與上次之人數，相差甚遠也。余船爲三五〇噸之帆船，每次僅有五人值更，所以每次摺帆之時，未有不徵集不值更之人幫同工作者，此種情形，爲他船所未有，而余船行之已兩三次矣。所以余等在船上二十四點鐘之內，睡寤常不及四點鐘，苦惱至極。

幸余年富力強，無論若何辛苦均能承受，假如余分內之事，雖險阻艱難，亦竭盡心力而爲之，不特不稍退讓，且工作之時，亦無怨天尤人之觀念，余船船主，目覩余平時如此行狀，由輕視之心，而反變爲稱許與敬愛之意，余於船藝缺乏之點，彼竟肯謁誠指導而扶助之，余私心不勝欣幸之至！

大副亞爾性情懶惰，舉止乖張，且海事不甚明了，船藝亦不諳熟，不特船主時常責難，卽前艙水手亦輕視之，所以彼現時所處之地位，極不舒適，惟是彼爲船東之親戚，船主亦未便十分薄待。

不久，得悉余船船主，酗酒無度，初得此種消息，殊爲詫異，余以爲船主爲一船之主，負如此重大責任，豈容任性縱酒，船上風帆，時常被風力吹脫，或海浪狂暴之時，應行疊摺之帆，未及疊摺，以致被風力摧殘破壞，甚至風力過猛之時，船身任憑風力推移，余船幾將衝入海底，種種險惡之事，多半由

船主酒醉之所致也。

凡爲船主者，不特應負全船責任，卽貨物及船上所有人員生命，亦歸其擔保。而愛勞船主，竟矇不察，日在醉夢糊塗之中，航駛其船，渾噩之狀態，由旁觀者視之，實有不可思議之概。余私心以爲用此種之人，負如此重大責任將來他人之性命與財產，遭其毀滅者，將無底止，其罪孽之深重，可勝言哉！

余目睹此種險惡，遂私自判決，從此次之後，倘再執航海事業，斷不與此種嗜好甚深之船主爲伙伴也。余在船日夜擔心，祇有聽憑船身之造化，與船主之時運而已。滿擬俟航抵里約熱內盧時，託故辭職而他去。

余因處此恐慌狀況之下，遂私與運貨之二客人，私行接洽，願與彼等同至里約，經營商業，彼等無任歡迎。據云：彼等已與當地某行家合股，創辦當地航業，彼等稱彼時如本船船主，准爾離職，爾可就該公司新船船主，往返航行於里約與伯諾亞勒（Buenos Aires，南緯三四·三六度，西經五八·二二度，南美安基的共和國之首都，距大西洋岸一五〇哩，人口六十九萬）之間。運載客商與貨

物。余船行程，已越半數，兩客人遂以余將於里約抵埠時辭職他去之意探詢之，船主不甚願意，並云彼時余在里約，如能尋覓同等之二副，執行其執務，始能允准，否則當完成該船所行之路程，至終局爲止。船主以余既擬於里約登岸，則將余之名號，列於搭客名簿之內，因該處葡萄牙人，性多疑忌，凡美洲船舶到埠，盤查極嚴，彼等防阻法蘭西人，假冒他國國籍，乘美洲船舶，混入巴西疆土之內，圖謀不軌。

五月十一日，余船航過赤道，計由波士頓航抵此間，已三十四天矣。在海上沿途工作，艱難險阻，似非筆墨所能形容之。船在海上航行日久，糧食亦逐漸缺乏，前艙水手，現時食品，日趨惡劣，因麪包與其他麪食，業已告罄，水手等極不滿意，余船沿途受風力壓迫之力過猛，以致裂罅漏水，上部裂縫更甚，漏水更多，所以每點鐘，須用抽水機抽水，以防不測，船上人數不多，日間應作之事，已不輕省，現時又加添每點鐘抽水之工作，水手等更形不悅，水手等均歸怨於船主，航駛其船不甚得法，以致發生種種禍害，水手等其始祇有怨恨之意，其後由憤怒而至不聽號召，竟有叛背行爲，所有船主號令，均置之不理耳。

余在船處此境遇，愈覺困難，船主迫余督飭水手等，遵從其命令，勿許違抗，但余就良心正理言之，船主待人苛刻，竟以奴隸之禮，施之水手，其背叛之行爲，由船主虐待之所致也。余既奉船主之命，祇得私用和緩手腕，向水手等勸導而平息之，此種行爲，雖與余之良心抵觸，但船上之秩序，不能不設法保守之，以完成此航路也。水手等經余設法解勸不久，即恢復原有秩序，照常工作，惟此種勉強之事，祇可實行一二次，終非長久之策也。

五月十四日，窺見非里阿地角（Cape Frio，在得撒南部之國名內有同名之河）在余船之西南西向，相距僅十四哩，彼時余船仍向前航駛，至水深七尋深度時立即下錨。柯布拉斯（Cobras）海島，在余船之側向，當時在港之葡萄牙軍艦，立刻派員詳細檢查，並通知余船員兵人等，非候當地警察嚴密偵查之後，不准擅行登岸，一切動作，均行停滯，至傍晚之時，尚不能與該處岸上通消息，及天色黑暗之後，突來一巨大舢舨，運備軍械完整之陸軍一大隊，緊靠余船船旁，其隊官即躍登余船，立時發令，即飭余船所有搭客，與余一人同上舢舨，並不許辯論，其陸軍且以其槍梢刺刀刀尖，指迫余等即下舢舨，其無禮如此，余等雖衷心不服，然無法抵抗之。彼等運備余等登陸，情形嚴重，且守機

密，未幾，將余與搭客等，交與他隊兵丁，彼等護送余等至監獄，該處專爲收留重犯之所，余等由船上押送入獄，沿途無禮狀態，實足令人抱恨終身也。

牢獄一偶，尚有黑奴三十餘人，每兩人繫於一鐵鍊，獄之他端，尚有污穢不堪形容狼狽白種犯人甚夥，似係重犯，其後余偵悉彼等在社會中，無惡不作，屢犯重罪，以致囚於此獄，獄內污穢，達於極點，蚊虱及其他小蟲甚多，四周之濁氣濃厚，余等困頓是間，整宵不能合眼，迫不得已，遂給予兇殘獄卒數枚銀幣，彼始允許站立於鐵窗前高凳之上，以呼吸窗外之新鮮空氣。余等站立於監獄鐵窗柵欄前，一宵未曾合眼，因境遇支離，且不知此種意外之災禍，從何而起，就余等之良心，自行判斷，並未違犯本港之規章，至於船上之船單，及入口護照，亦曾十分注意，並未違背本港之規章，余等追思及此，料想本國駐港公使，不久，必能向本港官廳交涉，立時請求將余等釋放自由。

但釋放一節，頗不容易，據云其中情節困難之處，有兩種原因，（一）美國公使，在此間與巴西政府要人，感情極薄，一時恐不成功，（二）此事其中情節較多，釋放須經若干手續，勿促間恐未必即生效力，次日，有多數商人，到獄探視余等，據云：「現交涉已有把握，我國公使遜姆達（Mr. Sumpley）」

聲稱，已嚴責巴西政府，限定明日早晨，將爾等全行釋出。」

余等得此消息，極爲欣慰，但在獄中，尚須苦守一夜，此夜之飲食，獄中均置之不管，殊爲可慮，尤幸有年紀較輕之人，設法救濟余等，始得忍耐苦守一宵。及至翌日清晨，獄中得令，將余等釋放，余等離監獄之後，卽赴美國某商人之住宅，乘余船之搭客年輕者兩人，卽與某商合股創設航運公司。據某商詳述余等抵埠入獄之原因如下：巴西近接某處報告，稱日內有一美國商船，由法蘭西國開行，經合衆國航抵此埠，其實此船潛由法蘭西國直抵此埠。船中搭客，似係法蘭西間諜，且余船款式特殊，更足令人疑忌，一聞是種消息，所以余船抵埠時，立將余等送入牢獄監禁。

余等此次所遇不測之事，或云，因葡萄牙國王約翰（Don John）同其眷屬，由波士頓擬赴里約避難，法蘭西竭力設法欲擒獲之。葡王此行，須經過大西洋大海，敵人偵騎四出，探其踪跡，而英吉利與葡萄牙兩國，均反對法蘭西此種行動，而法人置之不理，特派法人潛乘船舶，作軌外行動，故當地長官，對於入口船舶，嚴密偵查，誠恐法人潛行到此，爲非作歹。

我國視余等被逮入獄，於國制體統有關，認爲嚴重事體，所以駐當地美國公使，向巴西政府，嚴

重交涉，自是以後，余船駐泊該港，極承當地官民之敬禮。

余從監獄釋放之後，立即回船，彼時船上貨物，裝卸亦已完訖，壓載之物，亦已裝妥，余船備便航向他處，船主愛勞，由岸上覓得年輕一人，代余二副之職，實爲幸事，船主既得助手，即喜容悅色，正式准余辭職，且優給薪俸，余心極爲滿意，即預備離船，臨行時，照例向船主與大副亞爾及全船水手告別後，即攜行李向余友人處暫住，彼等即畀余以相當職務。

余在余友處充當書記官之職，計有六個月，所得利益不少，使余冒險之心，更爲濃厚。在此六個月內，彼等所經營航業公司，亦已就緒，彼等令余充當新製兩桅帆船船主之職，此船在里約（Rio）蒙特斐杜（Montevideo）與比奴亞利（Buenos Ayres）等處，往返航行，連載貨物搭客。余在此船服務十四個月，在此期間內，余船向各埠往返航行五次，爲公司獲利不少，余個人所得花紅，將及三千元之數，余請其代爲存蓄，以該公司經理得法，余甚信任之。